

文選卷第十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紀行下

西征賦

善曰滅榮緒晉書曰岳為長安善令作西征賦述行歷論所

潘安仁

述向曰岳為長安善令作此賦

善曰岳榮陽中牟人晉惠元康二年岳為長安令因行役之感

而作此賦岳家在鞏縣東故言西征

歲次玄枵

許喬月旅蕤賓丙丁統日乙未御辰

也銑曰歲在子為玄枵旅亦次也蕤賓五月律也丙丁統一夏之曰乙未則岳行之辰善



曰岳傷弱子序曰元康二年元康在二年五月余之長安
以歷推之元康二年元康在二年五月余之長安
八日也爾雅曰太歲在子虛危之次也然玄枵歲星
慎曰歲在星紀而滂於玄枵杜預曰歲星
也玄枵在子虛危之次也然玄枵歲星
困敦太歲所次今論太歲而曰玄枵歲星
鄭玄周禮注曰旅中猶處也禮記曰玄枵歲星
律中對賓鄭玄曰旅中猶處也禮記曰玄枵歲星
賓律應也呂氏春秋曰仲夏其日以丙丁統夏
曰丙丁火也呂氏春秋曰仲夏其日以丙丁統夏
也左氏傳云日月十二月之會所會謂辰故以丙丁統夏
預曰一歲之日月十二月之會所會謂辰故以丙丁統夏
也子丑配甲乙然其日御猶主也未潘子憑軾西征
也鄭玄禮記注曰御猶主也未潘子憑軾西征
自京徂秦濟曰潘子自謂也馮衍揚節賦曰馮子耕於
曰潘子自謂也馮衍揚節賦曰馮子耕於
鄴山之阿憑軾已見魏都賦爾雅曰馮子耕於
乃喟然而善本無歎曰古往今來邈矣悠哉

寥廓忽恍往虛化一氣而甄延吉三才遠也言久
聲一氣其後化甄成一氣分三才也天地善曰論
語夫子曰鵬為賦曰寥廓忽恍也列子曰太易者
未見氣也易變而為一者形變之始
也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冲和之氣
者為人張湛曰所謂易者窈冥惚恍不可變
也一氣恃之而作化故寄名變耳甄已見魏
都賦周易曰兼三才而兩之人道此三才者天
馬有地道馬兼三才而兩之人道此三才者天
地人道唯生與位謂之大寶之大德曰生聖
人之大寶曰位言人之生獨貴在位大寶曰善
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善
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之
字作能要聖智弗能豫要豫此鬼神聖智尚予能

善也東征賦曰脩短之運愚智不同通塞猶窮
達也班固覽海賦曰運之運脩短不豫期也
當休明之盛世考託菲薄之陋質盛代謂休明
也菲薄陋質自謙也質菲薄而無由馬融
論語注曰休明楚辭曰質菲薄而無由馬融
非薄也納旌弓於鉉台讚庶績於帝室
納招也左傳云陳敬仲曰招我充為太子曰
招大夫以旌鉉台謂三公也時賈充為太子曰
辟岳為府掾故讚衆官之切於帝之室庶衆
績功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岳弱冠辟庶衆
尉陳敬仲曰詩云夫招士以旌大我引旌左氏
傳陳敬仲曰詩云夫招士以旌大我引旌左氏
曰鼎金鉉鄭玄尚書注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
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
疑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言王室者也
鄙夫之常累兮固既得而患失無柳季之直

道佐士師而一點翰之心岳稱鄙夫謙也懷常
用又患失之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季惠字也岳
以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季惠字也岳
遷庭尉平為公事免官故云無此直道而有
此庭尉平為公事免官故云無此直道而有
平為公事免官論語曰臧榮緒晉書曰岳遷廷
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不可與事下
惠為士師三黜人焉往而不三黜武皇忽其
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武皇忽其
升遐八音過於四海良謂崩也八音武帝也升
竹籥善曰華木之音過絕也天子崩故絕此樂
也崩謚曰武禮記曰天崩告喪曰天崩告喪曰
安尚書曰帝乃祖落三載四海過密八音孔
安國尚書曰帝乃祖落三載四海過密八音孔
遺絕密靜也天子寢於諒闇兮百官聽於
冢宰喪曰諒闇故三公聽事於三公時揚駿

為太傳當此正度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禮
記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于實晉紀曰揚
為太傳百官揔已以聽於駿尚書曰百官
己以聽彼負荷之殊重兮雖伊周其猶始
謂揚公尚猶人臣危殆况駿不任事者乎
相太甲致相宮之師周公輔成王有流
謗此二人尚爾於駿可知也善曰伊尹之
相太甲致相宮之師周公輔成王有流
之謗左氏傳曰子產曰其父之輔薪其子
負荷爾雅也漢庭疇疇誰也無危明以安
曰殆危也漢庭疇疇誰也無危明以安
在族也皆漢庭重受誅無一姓在者今駿
趙任是取戮之地度亮表曰向使西京七
姻黨夜而悉全決不盡敗聲類無危明以安
曰壽亦疇字也爾雅曰疇誰也無危明以安

位祗居逼以示專陷亂逆以受戮匪降禍之
自天重銑位但危高也言駿既無高明之道以濟
曰駿既專已是以自陷於亂逆之地以受戮非
天降禍及之也善曰言無見危之明以安
其位祗為逼主以順已專也守危鄭玄曰能
被誅禮記曰明於順然後能守危鄭玄曰能
守自危之道周易曰危者安其位者孔隨時
也毛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孔隨時
以行箴遠與國而舒卷苟蔽微以謬善本作
彰患過辟亦匹之未遠捨之則藏遠伯玉則行
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易曰君子知
微知彰岳為駿主簿故自數不學孔丘行藏
難及於我躬固不遠也辟猶及也彰明各過
孔濠有知微知彰中庸之流苟蔽繆於斯術故患
治亂而為卷中庸之流苟蔽繆於斯術故患

此過常之辟未遠其身也周易曰隨時之義
大矣哉論語子謂顏回曰用之則行舍之則
藏唯我與爾無道可卷而懷之子其蘧伯玉
有這則仕邦無道不可離其顯也悟山潛之逸
子雅知微謂罪幽昧未遠知彰謂明顯也
士卓長往而不反潛進之既推患難方悟山中
為義也善曰班固漢書贊陋吾人之拘牽
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吾人岳自謂岳自
力飄萍浮而蓬轉其身拘學於名位竟如
全浮萍轉蓬無所止託也善曰善曰善曰善曰
之明而有蔽繆所之察故悟山替之言為是陋行
擊之寔非謝承後漢書鄭玄戒子書曰黃巾
為言萍浮南北東觀漢記太史官曰栗駿蓬
際會遇寮位儴罪郎其隆替名節灌會以隳落
危素卯之繁殼甚玄鷲之巢幕心戰懼以兢

悚如臨深而履薄翰曰寮官儴壞灌毀聽廢
濟曰殼亦卯也首息文九卯於棊上晉平公
曰危哉吳季札謂孫文子曰卯夫於棊上晉平公
之巢於幕上岳言已之危甚此也詩云戰戰
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懼之甚也善曰
說文曰儴壞敗之貌灌亦壞貌七罪切象卯
已見魏都賦左氏傳吳公子子壞貌曰夫子在
猶鷲巢幕上也杜預曰夫子孫文子也毛詩
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設苦角切
夕獲歸於都外宵衣中而難作良曰楚王瑋
族此夕岳歸家而免於難善曰岳取晉書
曰潘岳為揚駿府主簿駿被誅日岳取晉書
人朱振代匪擇木以棲集鮮林焚而鳥存曰
自喻為駿主簿猶鳥不擇木而棲其林見焚
則存者鮮矣駿且被誅如我之獲全萬無一
也善曰擇木已見魏遭千載之嘉會皇合
都賦爾雅曰擇木已見魏遭千載之嘉會皇合

德於乾坤濟曰千年一聖此為嘉會之謂我

主得賢臣頌曰上下地然交欣千載一會周

易亨者嘉之會也乾坤天地合其德弛秋霜之嚴威流春澤

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弛秋霜之嚴威流春澤

之渥恩曰銑曰弛廢渥厚也言不誅我也荀悅申鑒

曰人主怒如秋霜漢書孫寶勅侯文曰今鷹

隼始擊當從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威古

今長歌行曰陽春布德澤萬物生甄大義於

光碑洞簫賦曰蒙聖主之渥恩甄大義於

明責反初服於私門歸濟曰甄表也使我免官

責而巳君恩之深也善曰宋均尚書緯注

曰甄表也楚辭曰深也善曰宋均尚書緯注

脩吾初服戰國策蘇子說皇鑑揆余之忠誠

魏王曰破公家而成私門皇鑑揆余之忠誠

俄命余以末班命良曰言我皇揆度我忠誠

人於西夏攜老幼而入關使我救養疲弊之

長安令也楚辭曰皇鑿揆余於初杖善本疲

度何休公羊注曰俄者須更之間杖善本疲

人於西夏攜老幼而入關使我救養疲弊之

曰以嘉石亦扶攜尊卑俱入關善曰恨西夏

之不以網戰孟嘗君道中人丘去魯而顧歎季過

漢高祖過沛置酒沛之可懷疚聖達之幽情曰翰

沛而涕零伊故鄉之可懷疚聖達之幽情曰翰

所以能傷聖賢之情也行也漢書曰善曰孟

而幽傷形矧匹夫之安士邈投身於鎬京曰銑

卷之十一

八

也漢元帝詔曰安土重遷京猶犬馬之戀主

人主之謂情東都主善曰

竊託慕於闕庭曹植青躬表曰不勝犬馬戀

瑩河南郡圖經曰潘岳家墳瑩在此善曰

五里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張外與任彦堅

也冢田余善本乃越平樂過街郵尤秣馬臯門

稅駕西周濟曰平樂觀名西街郵亭名臯門周

一原曰平樂館名鄗善長水經注曰梓澤西有

秣粟也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利兵毛萇詩曰

稅舍言也失銳反西周見下矣李軌曰遠矣姬德

興自高辛思文后稷厥初生民率西水滸古

化流岐豳祚隆昌發舊邦惟新其來遠矣帝

也高辛氏也其後生稷為周祖為生人之始

曹父自幽遷于岐岐人亦慕德至古曹

發武王名言周之祚崇盛自此岐下昌文王名

善曰左氏傳劉子舊及文王受命更惟新也

元妃生棄號曰后稷別姓姬氏毛詩曰思文

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節立國於邠後古公為

我狄攻之遂去邠止於岐下公季卒子昌曰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旋牧野而歷茲愈守柔

大雅

二

以執競守良曰武王剋殷於牧野而歸洛邑猶
尚書曰武王與受戰于牧野茲此也謂此周
也北征賦曰騑遲遲于歷茲老子曰守柔曰
強曰競強也執競道者唯無競維列鄭夜申旦而
玄曰競強也能道者唯無競維列鄭夜申旦而
不寐憂天保之未定自銑曰武王望商邑至于周自夜不寐
何暇寐乎保位也善曰楚辭曰獨申旦而
周公旦曰曷為不寐也王曰惟泰山其猶危祀
我未定天保何暇寐也王曰惟泰山其猶危祀
八百而餘慶以濟曰武王既剋殷安如太山猶
繼八百餘年享其福也故能載祀八百猶有
有泰山之固尚以為危也故能載祀八百猶有
餘慶也郭璞爾雅注曰惟發語辭也戰國策
呂不韋曰周允三十一王八百六十七年然
今言八百舉全數也周易覽善本亡王之驕
曰積善之家必數有餘慶周易覽善本亡王之驕

遙竄南巢以投命坐積薪以待斃方指日而
比盛竄于南巢之地其無道驕淫以取滅亡而
亦猶坐積薪之上縱火於下其然可立待也
矣猶自比於日云豈可止乎然可立待也
逾泰也尚書曰武王居安而慮危而樂處險而
尚書趙壹曰奚異波海之失桅坐積薪而待然
日矣王曰天亡鄭玄曰猶吾之有八日有以
於日言去人度量之乖舛何相越之遼邈
復來也人度量之乖舛何相越之遼邈
武王戒懼而獲安夏桀驕淫而取亡度量不
相越豈不遠哉乖舛不齊也兩考土中於
雅曰迴遠也今惟韻為呼觀切考土中於
邑成建都而營築既定昂于邾鄆遂鎮龜而

啓繇音曹也言我鏡曰此土中定地地中之及建都邑河南

啓始謂周公卜代於此繇即此王城也善曰

書曰成王欲宅洛邑周公曰唯王鄭玄曰紹上帝

復于成王中毛詩曰考卜惟王鄭玄曰紹上帝

東都主人曰建都河洛左氏傳曰王曰紹上帝

成王定邑於郟郟河洛左氏傳曰王曰紹上帝

左氏傳注曰平先道而東遷緊二國而是祐

良曰平王也緊助語也二國善曰鄭史記曰

遣犬戎難而東遷依于晉鄭也左氏傳曰桓公

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杜預左氏傳注曰公

緊語也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翰曰是

能無過僻賴先聖祖德所以定長盛也懋盛

也善曰言周末王之豈所以定長盛也懋盛

前聖之德所以長茂也左傳韓厥曰三代之

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僻王賴前

知以夏也漢書策詔曰大禹能止望圉北之

先德夏以長懋說文曰茂盛貌止望圉北之

兩門感號鄭之納惠討子頹之樂禍尤闕西

之效戾及惠王姚姬嬖于周莊王生子頹有寵

頹享子頹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

今王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蓋納之王乎虢

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闕門

入虢叔自北門入殺子頹鄭伯享王於闕西

辟樂備原伯曰鄭伯以子頹其亦有咎尤過矣

乃效其為矣也色咸論語注曰尤過也爾雅

曰戾重戮帶以定襄弘大順以霸世晉文曰重

重耳王子帶周襄王庶弟因寵篡位文公討

之而王王定位弘順殺逆以霸其代善曰

左氏傳曰王入于城取大叔於溫殺之鄭玄

晉侯逆王于入于城取大叔於溫殺之鄭玄

毛詩箋曰靈旌善本川以止鬪晉演義以獻
弘廣也靈旌善本川以止鬪晉演義以獻
說濟之曰靈旌善本川以止鬪晉演義以獻
山防川今吾執政實有所不聞長入不隳山之神賈達曰今吾
神賈達曰今吾執政實有所不聞長入不隳山之神賈達曰今吾
演義善本川以止鬪晉演義以獻
穀洛二水關將毀王宮王發壅之太子晉諫
曰政實有所不聞長入不隳山之神賈達曰今吾
執政實有所不聞長入不隳山之神賈達曰今吾
者兩會似於闕小谷景悼以迄巧古政凌遲
雅曰兩會似於闕小谷景悼以迄巧古政凌遲
而彌季俾庶朝之違善本一逆歷兩王而干
位銑曰朝景王靈王庶子悼王弟景王寵之欲立
子朝敬王乃崩悼王自及敬王此彌甚于朝再作
亂所敬王名言周德之衰自此彌甚于朝再作
子故云庶朝與悼王敬王爭位故云歷兩王
而彌季俾庶朝之違善本一逆歷兩王而干

左氏傳曰王子朝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因
官之喪職秩者以作亂單于逆悼王於莊
宮以歸尹劉子奔京子如劉王納子朝於王城
朝入于尹劉子奔京子如劉王納子朝於王城
王入殺子朝于楚社預曰帥悼王納子朝於王城
于入殺子朝于楚社預曰帥悼王納子朝於王城
長庶子也爾雅曰迄至也呼乞反毛詩序曰
禮義凌遲左氏傳晏子曰此季世也毛詩曰
我日構禍毛萇曰構成也左氏傳衛彪奚曰
以令大事踰十葉以逮赧女邦分崩而為二
竟橫篋於虎口輸文武之神器自敬王元也
定王哀王思王考王威王烈王安王而及赧
王十代周分為二赧王威王烈王安王而及赧
王後惠公少子於鞏為東周二竟為秦所
滅虎口喻秦也文王武王崩子定王崩子哀
弟敬王立崩子元王立崩子哀

左傳

左傳

沈沈而好還卒宗滅而身屠降良曰項羽坑秦
使人歸德於高祖言卒無辜而坑是激勸秦人
羽邪僻其情不定卒敗於烏江宗族皆滅身
見屠戮也楚辭曰攬騷而東都賦曰慨長思而懷古
性也史記曰騷而節下節賦曰慨長思而懷古
母能人關破秦大善計以告項羽於是楚軍夜
擊坑秦卒二十餘萬新安城南後羽敗垓下
至烏江自到尚書曰后來其蘇韓詩曰謀猷
也沈薛君曰其事好還經澠池而長想傳余車
而不進弘翰曰想蘭相如之風也善曰漢書
秦虎狼之彊國趙侵弱之餘燼超入險而高
會杖命世之英蘭恥東瑟之偏鼓提西岳而

接刃辱十城之虛壽奄咸陽以取僞彊曰秦
虎狼也趙被侵入險也秦趙之燼勢既不敵又相
會於澠池是日請秦瑟趙王與趙王乃鼓瑟秦御史記
聞趙王好音請秦瑟王與趙王乃鼓瑟秦御史記
曰其年某月日秦王與趙王乃鼓瑟秦御史記
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擊琴請奏瑟相
凡器擊以擊為曲秦王大怒不許相如曰五步
之內請以頸血瀾大王不懌為擊左右欲刃相
如叱之皆靡秦王遂不懌能加勝於趙趙亦成
以趨趙王壽秦王遂不懌能加勝於趙趙亦成
陽為趙王壽秦王遂不懌能加勝於趙趙亦成
設為趙王壽秦王遂不懌能加勝於趙趙亦成
如大以功拜為上卿取僞謂自取歸趙王以相
曰戰國策楚王曰秦虎狼之心也借國也左氏傳齊
負如人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杜預曰齊
火餘之木也高會已見吳都城賦孟廣雅曰命
年必李陵書曰兵不接刃而人雅曰盜謂之命
名也春秋書曰兵不接刃而人雅曰盜謂之命
呂氏春秋書曰兵不接刃而人雅曰盜謂之命

奄覆也取雋也出申威於河外何猛氣之咆
勃入屈節於廉公若四體之無骨謂澠池會
也咆勃怒貌如廉頗曰我為趙將而有攻
之攻而蘭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
我見必辱臣以委質事公者以慕高義也
舍人曰臣以委質事公者以慕高義也
將軍宣惡言而君避之曰夫懼秦不
趙者以先國家人之故也後私離也
吾所先國家人之故也後私離也
無骨言秦弱使之甚也趙善曰好會於
史記曰秦王使使告趙王曰好會於
繩池吃勃怒貌也荀悅申鑒曰高祖申
奈項宋玉笛賦曰悲救父母之疾家語
曰今夫子欲屈節曰以徐偃王之筋而
處智勇之淵偉方鄙吝之忿惰消雖改日而

易歲無等級以寄言良曰智勇淵偉也
雖改一日為一歲其也善曰故亦無數矣
偉深大也念為一歲其也善曰故亦無數矣
忿方一歲之言以猶未足比廉頗雖以去遠也
史記曰其賢曰廉頗可謂兼之矣
陳蕃曰鄙吝之忿惰復存乎心戰國當光武之
蒙塵致王誅於善本一赤眉異奉辭以伐罪
初垂翅於迴溪作善本一不尤肯以掩德終奮
翼而高揮建佐命之元勳振皇綱而更維翰
光武使馮異伐赤眉於迴溪坂異初敗於滎
池故云奮翼高揮九天子暴露於外曰蒙塵
赤眉賊以朱塗其眉故以暴露於外曰蒙塵

文選卷一
三

漢記曰馮異字公孫拜為征西將軍與赤眉
相踰上命諸將士屯澠池為赤眉所乘反走
上曰異曰垂翅回谿奮翼擊大破之殷成璽書
勞異曰蒙塵于外東都賦曰天人所致誅東觀
漢記樊崇欲與王莽戰恐其眾與莽兵亂乃
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尚書曰
奉辭伐罪左傳曰吾不以一眚掩大德西京
賦命已見西都賦曰章飛也揮與帝然恢皇
綱維玄周禮注登峭坂之威夷仰崇嶺之嗟
曰維嶠善曰峭山名威夷長遠貌崇高也嗟
我貌善曰毛詩曰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高
險也差我阜託善本一墳於高陵文違風於
北阿蹇哭孟以審敗襄墨縗崔而善本作授
戈曾隻輪之不反縹薛三帥以濟河穆公使

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出師襲鄭蹇叔哭送
之曰晉人禦師必於峭嶠有二陵焉其南陵
夏后臯之墓北陵文王避風雨處秦師還於
襄公墨縗敗秦師于峭嶠匹馬不返於秦
三帥見獲於晉縹繫也濟河晉軍歸也墨縗
若今起復也善曰左氏傳曰秦穆公召孟
明西乞術白乙使人禦師必於峭嶠有子與
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峭嶠有子與師哭
南陵夏后臯之墓北陵文王避風雨處秦師
雨也必死是間余收兩骨焉秦師還晉文公
子墨縗經敗秦師于峭嶠獲百三帥許之杜預曰
街未葬于殺匹馬隻輪而無反者晉人值庸王
公未葬于殺匹馬隻輪而無反者晉人值庸王
之矜復逼始肆叔於朝市任好綽其餘裕獨
引過以歸已明三敗而不黜卒陵晉以雪恥
豈虛名之可立良致霸其有以捨也任好肆

公名言蹇叔朝市之哭刑若殆必殺之也穆公綽
能捨蹇叔朝市之哭刑若殆必殺之也穆公綽
然有寬裕之德但引過於己而三帥也穆公為
秦師有寬裕之德但引過於己而三帥也穆公為
霸王固非虛名有此所以善曰言若值
主矜而後謀殆戮三帥陳之市朝而賴任好
綽然寬裕故直引過而歸也諸左氏爾雅曰庸
也鄭玄禮注曰矜引過而歸也諸左氏爾雅曰庸
曰懷諫違卜肆諸市曰朝鄭玄論語其尸服曰景
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曰朝鄭玄論語其尸服曰景
史記秦繆公左氏傳曰秦伯不廢孟明曰不綽
然有餘綵哉左氏傳曰秦伯不廢孟明曰不綽
之罪也又曰秦伯不廢孟明曰不綽
頃又曰秦伯不廢孟明曰不綽
止二敗言三未詳史記秦穆公謂三將曰
其悉雪恥又曰未詳史記秦穆公謂三將曰
復何益楚辭曰鄭玄不曰必以偽立功也卒其
為難降曲嶠而憐號託與國於亡虞貪誘賂
非也

以賣憐善本並不及臙而就拘垂棘反於故

府屈產服于晉輿德不逮善本一而民無援

仲雍之祀忽諸良曰曲嶠地名屬於號也號

而取亡虞也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屈產之馬

餽道於虞以滅虢還師而滅虞曾不傷憐其

貪賂取止矣仲雍之反故府然絕祀由道德不

速人不援也善曰劉澄之地理書曰善有

純石或謂石看如淳漢書注曰地相與善為

輿國與黨與也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

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虢公醜奔京師

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虢梁嬴曰醜後晉舉虞

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穀梁嬴曰醜後晉舉虞

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猶是馬齒加長矣

堅良燕荀還宮之與純速貪月假而仲府以賣
不左卮息館之乘國石人賂璧道取雍屈
枕氏子牽於奇垂或或不取馬於亡於
忽傳夏馬虞曰棘黨謂援止皆虞以
諸曰扶操遂虞之與石也矣歸以也
德城曰璧而虞滅矣晉滅虢梁嬴曰
之不仲無服與之伎則未可與
建聞六與之無援哀哉預

曰忽然而止也周之北故夏墟之地我祖

安陽言涉陝鄂行乎漫漬之口憇乎曹陽之

墟善名曹陽亭名善曰漢書弘農郡有陝澗水

之漫澗與安陽澗水合又西經陝縣故城南

謂之漫谷客舍弘農郡圖經曰曹陽挑林縣

東也二羨哉邈乎茲土之舊也固乃周邵之

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於關雎虞應乎

鵲巢銑曰邈遠也餘同善注之善曰公羊傳

主繫之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

正繫之邵公周南邵南基德諸侯之風也故

以離析卓滔天以太滌劫宮廟而遷跡併萬

乘之盛尊降遙思於征役願請旋於催切善

玉輅而縱鏑善曰魏志曰董卓字仲穎龍西

人為相國卓以山東豪傑並起乃徙天子鄴

奉叛僞僞郭汜擅朝政子乃得天子於營

董承以天子還洛陽天子僞記悔遣天子復

傳子朝曰單植劉表刺亂天下高書傳曰

也左氏傳晉趙恬謂楚曰寡君使羣臣遷

國之迹於鄭淮南子曰雖有盛尊之親萬

止文痛百寮之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

痛百寮之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

痛百寮之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

痛百寮之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

痛百寮之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

痛百寮之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

痛百寮之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

於鋒刃洞曾腋以流矢有褰裳以投岸或攘
袂以赴水傷桴楫之褊小撮倉舟中之善本
字掬指命死戰竟以力屈而言百官勤王事盡
岸赴水死已殆盡天子纒其手舟中之指可
掬附者衆恐其沉沒皆斬其手舟中之指可
掬而撮也洞通也善曰華嶠後漢書曰李
承率衆擊權大破之餘人乘輿舟岸側或先
范曄後漢書獻帝下餘人乘輿舟岸側或先
攀船後漢書獻帝下餘人乘輿舟岸側或先
傳孤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東觀漢記太史
曰忠臣畢力討賊曰流矢在身分而不寐子
致其死北征賦曰流矢在身分而不寐子
洞胃達掖禮記曰流矢在身分而不寐子
中軍下又曰攘袂而興之指可掬晉升曲沃而

惆悵惜兆亂而兄替音鐵枝末大而本折善
折無披彼善都偶國而禍結良命太子沃地仇弟曰
成師師服曰名子若始兆亂矣而末小是以
後封成師服曰名子若始兆亂矣而末小是以
周今本弱也其能久乎後曲沃莊伯伐翼殺
孝侯曲沃武公伐翼殺莊伯武公成師後也
大其國仇之後也善曰若樹末大其本必折
人姜氏以危也善曰若樹末大其本必折
千畝之戰生之役生太子師命之曰仇其弟
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光亂矣兄替今君命太
桓叔于曲沃成師曰始光亂矣兄替今君命太
而末小是以成師曰始光亂矣兄替今君命太
旬侯也本既弱矣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伯今
翼殺孝侯曲沃武公伐翼獲翼侯然孝侯仇
也後也莊伯武公桓叔成師翼侯之後也翼
秋晉使詹嘉守桃林之塞善長水經注曰春

曲屋之官守之故有曲沃之名然此曲沃在
 西因彼曲沃而得名今因沃之名而說彼楚辭曰
 惆悵而私自憐爾雅曰替廢也左氏傳申無
 字曰未大必折漢書曰田蚡廢曰枝大於申無
 大於朕不折必披或云國亂之本而未披臧札
 左氏傳辛伯曰大都偶國亂之本也末披臧札
 飄其高厲委曹吳而成節何莊武之無恥徒
 善本一利開而義閉札滅曰反昔曹人將立季
 作徒一利開而義閉札滅曰反昔曹人將立季
 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札子以委棄曹吳若此
 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臧札子以委棄曹吳若此
 高厲者耳相去何其懸絕而善曰左氏傳曰利
 閉義者耳相去何其懸絕而善曰左氏傳曰利
 兵子諸樊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
 也諸侯與曹人季札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
 之遠不為也或以成曹君君非吾節也札雖不才
 義嗣也誰敢取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
 也附於子臧以無失節王逸楚辭也札雖不才
 也范曄後漢書李固奏記梁商曰夫義路閉

則利門開利門躡函谷之重阻者天險之於
 則利門開利門躡函谷之重阻者天險之於
 帶跡諸侯之勇怯筭嬴氏之利害關也實天
 與之高險於帶之地也覽六國諸侯勇怯之
 也函谷秦嬴攻守之利害善曰廣雅曰躡履
 也曰函谷已見西都賦險鸛鳴山川丘陵嶠重阻周
 上文孫卿子曰或開關以延敵競遁逃以奔
 勇怯之勢也或開關以延敵競遁逃以奔
 竄向曰奔竄而不敢進此秦利之時諸侯怯
 也諸侯曰奔竄而不敢進此秦利之時諸侯怯
 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以百
 趣逃而不有噤門而莫啓不窺兵於山外
 取進也而噤門而莫啓不窺兵於山外
 良曰噤閉也蘇秦既約諸侯為從秦閉關而
 拒諸侯不敢窺於山外此秦害之時諸侯勇
 也善曰言其害也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
 秦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穰侯為

國謀而不忠大王計有所失也楚辭曰連雞互
 而不可栖小國合而成大濟曰言諸侯不能心
 疆大也此皆一時之難事也善曰亦能相合其
 連雞也戰國策秦惠王猶謂連雞之不能蘇秦
 于諸侯諸侯之不可一猶謂連雞之不能蘇秦
 明矣豈地勢之安危信人事之否泰此則否若
 泰皆由乎人安危不在於地勢或善曰言峻函
 之險未嘗暫改或開關延敵或噤門莫啓明
 此不徒在地勢亦由在人也湯曰吾欲因易
 地勢所有而敵之否泰周易二卦曰吾欲因易
 曰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漢六世善本而拓
 否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漢六世善本而拓
 洛士畿縣弘農而遠關王畿從西谷武帝開拓
 以故關為弘農縣善曰六世漢武帝也難蜀
 父老曰德茂存乎六世應劭漢書注曰拓廣

也漢書元鼎三年徙函谷關厭紫極之閑敞
 於新安以故關為弘農縣也厭紫極之閑敞
 甘微行以遊盤長傲賓於拍谷妻觀貌而獻
 食疇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謬善本官武帝
 為微行嘗至柏谷夜至亭亭長不納乃宿遂
 旅翁有惡少年持刀執劍令主人出安
 客婦謂翁曰吾觀此夫而縛之殺雞食客諸少
 不可圖也婿醉其夫而縛之殺雞食客諸少
 年皆走平明上云召嫗夫妻賜金千斤擢其
 也善曰曹植表曰情注于皇居心在乎
 紫極南都賦曰體爽豈以開敞蒼頡篇曰敞
 高顯也漢武皇帝故亭長不納乃宿逆旅翁惡
 拍谷夜投亭長宿亭長不納乃宿逆旅翁惡
 少婦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令主人出安
 客謂其翁曰皆持弓矢刀劍令主人出安
 備不可圖也天寒嫗酌酒出謝客殺雞作食
 自縛其夫諸少年皆走嫗酌酒出謝客殺雞作食

平旦上去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昔明

王之巡幸固清道而後往懼銜檠月之或變

峻徒御以誅賞銜曰明之王之行使先清道猶

法厚惠以誅賞徒御之入廐勒也善曰東

觀漢記曰西巡幸長安司馬相如上善曰東

清道而後行猶時有銜檠注曰變漢書音義張

揖曰銜勒也司馬彪莊子注曰變漢書音義張

徒御不驚曰彼白龍之魚服挂豫且余將之密

網輕帝重於天下奚斯漸之可長龍化為昔白

豫且微行自輕其漸不可長也濟曰善曰帝位白龍

已見東京賦帝重帝位之漸何可言輕帝位

矣園於湖邑諒遭世之巫蠱古探隱伏於難

明委讓賊之趙虜加顯戮於儲貳絕肌膚而

不顧作歸來之悲臺徒望子善本無思其何

補良故曰武帝太子也無罪而死園陵在湖

起充於趙虜乃亂吾得桐木人也太子無與自明

戰兵敗亡至湖自縊田千秋諫太子寃上憐太子無辜乃作縊而

其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太子寃上憐太子無辜乃作縊而

皆責武帝之詞岳言太子既加顯戮絕其肌膚為

太子據與江充有隙會巫蠱事起充遂至太

子宮掘得桐木人太子無以自明乃斬江充

田丞相劉屈氂戰兵敗東至湖邑自縊而

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宣帝即位趙虜乃

以湖邑閭鄉為侯園又太子宣帝即位趙虜乃

亂吾父子也蒼頡篇曰太子國儲副君宋

迪有顯戮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宋

太子國儲副君宋

元命苞注曰儲君副主言設以待之王命論
曰高四皓之名刻肌膚之愛幽通賦曰雖命
醜其紛吾既邁此全節兮善本無又繼之以
何補

盤桓問休牛之故林感徵名於桃園節銑曰全
盤桓不進貌武王放牛於桃林之野桃園則
挑林也善曰吾言吾紛然行此全節之野又
繼之以盤桓而前此舊都騑遲遲吾乘兮玄雲
北征賦曰紛吾去此舊都騑遲遲吾乘兮玄雲

雅曰邁行也全節閔鄉縣東十里鳩里戾太子死
處圖經曰全節閔鄉縣東十里鳩里戾太子死
曰盤桓不進貌武王放牛於桃林之野曰初九
曰放牛於桃林之野曰初九弗服桓尚書武成

全節地名其西名發闕文鄉而警策遡黃巷
挑原古之挑林也發闕文鄉而警策遡黃巷
以濟潼眺華岳之陰崖覲高掌之遺踪閔鄉曰
地名黃巷坂名潼水名遡向也言向坂行故
警策也華岳北名潼水名遡向也言向坂行故

此觀也善曰漢書湖有閔鄉曹子建應詔
詩曰漢夫驚策鄭玄周禮注曰鄉曹子建應詔
薛綜西京賦注曰愬向也愬與逸古字同獻
帝春秋曰興平三年十一月也愬與逸古字同獻
到黃巷亭庚午到弘農述征記曰河自關北
東流水側有長坂謂之黃巷坂雍州圖經曰
潼水在華陰界水經曰北流注河京賦曰
曰繼以二華巨靈負高掌遠跋以流河京賦曰
意江使之反壁告亡期於祖龍而向記憶其地
始皇末年鄭年使者從關東至華陰始皇不見
與使者曰明年祖龍死始皇使人持璧視
之乃善曰八年至江所沉璧見
使者從關東來至華陰曰野有帝三曰江使反
曰為我遺鑿地君因言曰明年祖龍死置璧
而所忽不見始皇使祖視璧乃祖龍八年置璧
江所沉璧也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之象謂
也始皇不語怪以徵異吾作善本聞之於孔公良

孔子論不語怪力亂神岳自止其詞
大慙對沮關谷以稱亂馬超韓愠怒也言
潼關也善曰何晏論語注曰愠怒也
七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元惡大慙孔安國曰慙惡
也尚書曰稱舉也魏武赫以霆震奉義辭
以伐叛彼雖眾其焉用故制勝於廟筭曹公
與超遂來關戰大破之善曰魏志曰曹公西
命廟堂之筭已勝之善曰魏志曰曹公西
征與超等夾關為戰大破之尚書曰奉辭伐
罪左氏傳隨武子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又
屈完曰雖君之衆無所用之孫子曰水因地
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又曰夫未戰而廟勝
得筭之砮耕揚桴以振塵繡麥瓦解而冰津
交者也

超遂遁而奔狄甲卒化為京觀也揚桴而鼓
聖振天地其盡殺裂為京觀也超遂走京州
故云奔狄其盡殺裂為京觀也超遂走京州
善曰字書曰揚桴也魏志曰超遂走京州
涼州文曰槍鼓不推也東觀漢記曰超遂走
鼓說文曰槍鼓不推也東觀漢記曰超遂走
曰破聲也徐樂上書曰樞何謂不能宣德
縵破聲也徐樂上書曰樞何謂不能宣德
解漢書曰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解吳楚
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解吳楚
而農桑起預曰氏積尸封土其蓋收晉京觀
為京觀杜預曰氏積尸封土其蓋收晉京觀
狹路之迫隘界軌崎嶇本以低仰翰曰
路崎嶇登頓故賦曰區中高之隘陝廣雅曰
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區中高之隘陝廣雅曰
也傾側蹈秦郊而始闢豁爽塏以宏壯黃壤千

里沃野彌望華實紛敷桑麻條揚清曰臨履

山川迫隘之州路至秦郊始開然高明壯茂成

之魏州善曰惟黃壤杜篤論粵賦秦郊尚千

曰雍州取士惟黃壤杜篤論粵賦秦郊尚千

以扶疎廣雅邪果褒斜右濱沂牽隴良曰紛

曰暢長也雅邪果褒斜右濱沂牽隴良曰紛

宗巖嶽太一龍孔從雞子孔反良曰陳倉有寶

南二山名雲陽縣名平原高原名嶧善曰九嬰太

甘泉並已見上賦下文漢書武功山有太一古文

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嶧波冢九巖

龍從並已見上文巖嶽吐清風之颼聊戾納歸

雲之鬱翳烏孔反戾向曰言此山能吐風納

孔叢子孔子曰夫山者與吐風雲以通乎天

賦曰馮歸雲而遊逝楚南有玄灞素澹湯井

溫谷北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銑曰灞澹湯涇

井溫谷謂湯井也灞澹二水名也楚辭曰臨沅

湘之玄淵又曰舍素水而蒙深湯井溫湯也

雍州圖曰溫湯在藍田縣界又毛萇詩傳曰

涇渭相入而清濁異三輔黃圖曰蘭池觀在

城外長安圖曰周氏曲成陽縣東南三十里

里今名周氏曲成陽縣東南三十里

CENTRAL LIBRARY

決鄭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翰曰鄭國白公

水連也善曰鄭白已見上文西都賦也漕林茂

有鄆戶之竹山挺藍田之玉濟曰鄆山名出

玉也見上文曰班述陸海珍藏張叙神臯隩

區此西賓所以言於東主安處所以聽於憑

虛也可不謂然乎善曰西都賦曰陸海珍藏

西京賦曰寔惟勁松彰於歲寒貞臣見於危

竭股肱於昏王赴塗炭而不移世善職於司

徒緇衣弊而改為勁國曰歲寒而見臣之忠貞故

地之與區神臯勁松彰於歲寒貞臣見於危

入鄭都而撫其掌嘉鄭司徒桓之義也鄭桓公友

者周宣王弟也為周司徒桓之義也鄭桓公友

亦塗炭如布炭火於地而不避也其子武公

善曰論語子曰為善其職國人不為詩曰緇衣之宜

子曰國語子昏亂有忠臣史後知松栢之抵撫也

和公鄭人共立其子為武公抵掌已見蜀君

臣左氏傳荀息曰竭其股肱之力尚書帝曰

武公也父又曰民墜塗炭毛詩序曰緇衣

子之宜為子弊履犬戎之侵地疾幽后之詭惑

舉偽峰以沮惡與衆淫嬖廢以縱慝得士軍敗

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赫赫宗周滅乎為

亡國子翰曰說詠沮鵞也善曰史記宣王崩

文選

卷之三

后及太子而後以褒姒為后褒姒不好笑幽王
為峰太子鼓有寇至舉烽火諸侯悉至幽王
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廢后之為數舉烽火其
後不信諸侯亦不至廢后之父申侯乃與
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
至遂殺幽王驪山下毛萇詩傳曰涓止也又
曰隱邪也國語里革曰厲流于彘幽
滅于厲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又有
繼於此者異哉秦始皇之為君也傾天下以
厚葬自開闢而未聞匠人勞而弗圖俾生埋
以報勤外離西楚之禍內受牧豎之焚始
葬驪山厚以珠玉工匠皆閉於中不圖其功
勞而以此報其勤也善曰漢書劉向上疏
曰秦始皇葬驪山之阿石櫛為游館生埋工
匠後瑛籍播其宮室營宇其後牧兒以亡羊
入其鑿中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擲
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始皇也數年之間外被

其效也無善曰自反者也數善本與乾坤
所以有親可久君子以厚德載物良心惟親
使其長久君子以純厚之德載育萬物言
祖法此用心固能長久也善曰周易曰乾
以易知坤以簡能功則可知大有親易從則
有親則可久有簡能功則可知大有親易從
可大則可久則賢人之德觀夫
漢高之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切達大度
而已也善曰漢書班固高紀述曰寔天生德
而巳也善曰漢書班固高紀述曰寔天生德

漢書班固高紀述曰寔天生德

聰明神武漢書曰高祖仁乃實慎終追舊篤
愛意器如也常有度無不逮率士且猶弗遺
誠款愛澤靡不漸恩無不逮率士且猶弗遺
而況於鄰里乎而況於卿士乎矣善本無而
乎矣于斯時也乃摹胡寫舊豐制造新邑故
社易置粉榆遷立街衢如一庭宇相襲渾雞
犬以善本一亂放各識家而競入謂翰曰造新舊
也篤厚誠信靡無漸潤逮及也率士且慎終
而况卿士乎言皆徧也善曰論語曰慎終
道遠左氏傳季孫行父曰明允篤誠廣雅曰
款誠也說苑晏子謂景公曰明允篤誠廣雅曰
無不逮也三輔舊事曰太上皇不樂關中思
慕鄉里高祖徙豐沛屠兒酤酒煮餅商人立
為新豐西京雜記曰高祖既作新豐并徙舊
社放犬羊雞鴨於通途亦競識其家孟子曰

變置社稷趙岐曰更置立之漢書曰高祖禱
豐粉榆社張晏曰粉白榆社在豐東北十五
里尚書曰欲遷其社孔安國尚書傳籍舍怒
曰襲因也渾胡本切向同善注籍舍怒
於鴻門沛局善本踏而來王范謀害而不善
弗許陰授劍以約莊搦刀白刃以萬舞危冬
葉之待霜履虎尾而不籛寔要伯於子房樊
抗憤以卮酒咀與彘肩以激揚翰曰搦挺萬
首冬之葉待霜而墮猶履虎尾而不被噬者
是張子房要項伯之力也善曰漢書曰遂至
羽欲西入關沛公已定關中大怒遂至戲
於是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
夜馳見良具告事實良與項伯俱見沛公曰
吾豈敢反願伯明言不取背德沛公早自
來謝沛公旦見羽不應范增起出謂項莊曰
目羽擊沛公羽不

入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舞者女屬且為所
虜莊拔劍起舞項伯亦起舞常翼蔽沛公周
書武王曰謂地吾含怒深矣毛詩曰謂天蓋高不
敢不踣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尚書曰四夷來
王毛詩曰莫敢不來王捧挺也周易曰履虎
尾不啞人亨鄭玄注本為噬嗑齧也音誓漢
書曰樊噲聞事急乃持楯撞入項羽曰能復
之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會項羽曰能復
谷永上疏曰死且沛公參乘樊會項羽曰能復
而龍攄雄霸上而高驤曾遷怒而橫撞碎玉
斗其何傷其體肱至沛公忽地變為龍而舒申
善曰史記褚先生曰夫龍變傳曰蛇化為
龍十月沛公獻璧羽受之書曰蛟龍驤首
奮翼漢書曰沛公獻璧羽受之書曰蛟龍驤首
范增論語曰不遷怒又曰何傷沛公嬰胃
虜矣論語曰不遷怒又曰何傷沛公嬰胃

組於軹止塗投素車而肉袒秦王子嬰素車
白馬繫頸以組降軹道傍軹亭名胃繫也袒
善曰軹塗已見東京賦左氏傳曰鄭伯肉袒
牽羊以逆杜預曰肉踈飲餞於東門作都畏
極位之盛滿受為少漢踈廣謂受曰今日官成
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門謂長安東都許
之故入邑子為祖道於東門謂長安東都許
善曰蘇林曰舍較飲酒於其側曰餞漢書曰
毛萇曰祖而舍較飲酒於其側曰餞漢書曰
劉德妻死霍光欲以女妻其側曰餞漢書曰
之德不取霍光欲以女妻其側曰餞漢書曰
嶂魚峭以繩直峻如繩之直也嶂峭高
京賦曰嶂謂嶂而絕金墉又曰建金城而戾
萬雉嶂謂嶂而絕金墉又曰建金城而戾
飲馬之陽橋踐宣平之清闕音越也飲馬向橋名

文選

二十一

在其陽也宣平城門名漢時七門限渠有飲馬橋

曰交至也長安圖曰漢時七門限渠有飲馬橋

夏侯嬰冢在橋南三里陽橋之陽也三輔黃

圖曰長安東出北頭第一城門名宣平門清

且謂華而都中雜沓戶千人億華夷士女

駢闐作善本一逼側展名京之初儀即新館而

莅職勵疲鈍以臨朝勗自彊而不息既入長

安城見士女來盛所以備其禮儀就公館臨

其職也勗疲鈍岳自謙也欲以慕君子自彊

不息耳即就莅臨勗勉也善曰長安舊都

故曰名京潘子初臨故曰新館蒞職謂釐政

也毛萇詩傳曰莅臨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勗

勉也又曰勗勉也周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

於是孟春受謝善本謝作孟聽覽餘日巡省農

功周行廬室街里蕭條邑居散逸營宇寺署

肆屬管庫藁蒞於城隅者百不一處善本

作處一貌濟曰蕭條空曠貌散逸無人也善

音或曰楚辭曰青春爰謝王逸曰謝去也上

賦曰聽覽餘閑舞方之昔時怡蕩言今之能

署一也漢書曰今尚書御史謂者所止皆曰

寺漢書曰今尚書御史謂者所止皆曰

注曰肆市中陳物處鄭司農周禮注曰廛市

中物所禮也字林曰藁聚貌也說文曰管管

貌處非也為所謂尚冠脩成黃棘宣明建陽

昌陰北煥南平皆夷漫滌蕩無其處而有其

名翰曰皆里名也向曰夷漫滌蕩平滅貌

不知其處但有名而已善曰皆里名也

漢書曰宣帝舍長安尚冠里又曰武帝爾乃

同母姊金王孫女號脩成君餘未詳

而款駘徒改盪輶音蘭善欒計詣而轢歷承光

徘徊挂宮惆悵柏梁翰名階長樂未央皆漢宮

液建章宮名濟曰縈繞款至也駘姿駘盪

善曰己上並見西京賦驚必雉唯善於

臺陂狐兔窟於殿傍何黍苗之離離而余思

之芒芒驚雉得居也臺殿陂池荒敗故

生黍苗離離然因自歎見此而心思亦芒

賦都洪鍾頓於殿廟乘風廢而不懸善本字弗

濟曰洪鍾大鐘也頓落也乘風懸鐘格皆野

也善曰史游急就草曰乘風懸鐘華獨樂

禁省鞠為茂草金狄遷於霸川良曰鞠草茂

帝欲從詣董卓壞以為錢餘二枚魏明

漢漢儀注霸川善曰如濟漢書注曰本名禁中

也今在霸城大道南銅人即金狄也懷夫蕭

曹魏邴之相魏相邴吉皆漢名相也蕭何

善曰並已辛李衛霍之將善曰漢書曰辛慶

見西都賦辛李衛霍之將善曰漢書曰辛慶

震遠則張博望善曰漢書孫寶命奉使

在善刺舉又曰蘇武字子卿

文選

卷之九

漢人者也匈奴武乃徙中郎將北海使持節送匈奴使留武在
漢者匈奴人凡十九歲乃還拜為典屬國又曰張
騫漢中人也以郎應募使月氏共十三年得
還騫以不校尉封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
軍得騫以不校尉封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
敷而羹倫序兵舉而皇威暢也濟曰敷布羹常
文言蕭曹之流為相布政教則常倫有次字
辛李之屬為將兵舉於四夷而皇威宣暢也
善曰敷教蕭曹也舉兵衛臨危而致善本勇
霍也尚書曰羹倫攸序兵衛臨危而致善本勇
奮投命而高節亮懼乎純故侯之忠孝淳深
魯連命也史記曰暨乎純故侯之忠孝淳深
投棄命也史記曰暨乎純故侯之忠孝淳深
孰曰程侯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
敬悟主每往甘泉宮見母形像未曾不涕泣
何羅作逆日磾誅之故云忠孝也叔本匈奴
雅曰暨及也漢書曰暨誅之故云忠孝也叔本匈奴

休屠王太子也武帝拜為侍中駙馬都尉入
何羅矯制發兵明旦上拜為侍中駙馬都尉入
日磾奏上曰磾執節亮懼乎純故侯之忠孝淳深
從東廊上曰磾執節亮懼乎純故侯之忠孝淳深
之為是侯音忠孝節陸賈之優遊宴喜善曰漢
賈子楚人也高祖拜賈為太中大夫有五男分
其歌子鼓瑟侍者十人為生賈常乘安車過女
從給入馬酒食後陳平乃以奴婢百人為車馬
五女十乘錢五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游
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答賓戲曰陸子優游
新語多以興毛詩曰吉甫燕長卿淵雲之文子
喜既多受祉毛詩曰吉甫燕長卿淵雲之文子
長政駿之史向曰司馬相如字雲皆工為文子
馬遷字子長劉向字子雲皆工為文子
有良史之才劉向字子雲皆工為文子
為太史令脩史記曰向歷黃子政以來至初九
三篇漢書曰劉向字子雲皆工為文子

漢書曰劉向字子雲皆工為文子

上曰揖不疑於北關軾樗里於武庫不疑曰為
京兆尹有一人詐無矣太子詣北關不疑執
送付獄由是重名故揖之樗里者秦惠王弟
而賢墓近武庫故軾也善曰漢書曰雋不
疑字曼倩勃海人也為京兆尹有男子雋不
黃犢車詣北關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丞相
二千石至者莫敢發言不疑後到叱從吏收
縛曰昔劓贖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
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
罪人也遂送詔獄史記曰樗里子者名疾秦
惠王之弟也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
歲當有天于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酒
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也酒
池鑑於商辛追覆車而不寤翰曰商辛紂也
漢武帝後為之履覆車之跡而不改寤善
曰漢書賈曰武帝設酒池肉林賈誼國語注
槽為阜察也六韜太公曰桀紂王天下春秋曰
積

諺曰前車覆後車戒賈誼過
秦曰三主惑而終身不寤也曲陽僭於白虎
化奢淫而無度僭曰造第以象之曲陽侯王根
起曰漢書曰王根為曲陽侯五侯第室
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遊蕩無度山
漸臺象西白虎毛詩序曰遊蕩無度山
始而必終孰長生而久視能長生久視必死誰
也有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視者生之道終
武雄略其焉在近惑文成而溺五利成將軍
帝有也善曰班固漢書賈曰淮南子曰大
制作窮山海之奧秘無善曰淮南子曰大
夫

靈若翔於神島犇鯨浪而失水曝鱗骨於漫

沙隕明月以雙墜擢仙掌以承露干雲漢而

上至謂曰靈若海神也池島高深翔集此神

魚死其目化為明月珠故云雙墜善曰銑曰又

作仙人捧承露盤挹雲表之露其奚難惟余欲而是恣從

文一作逸遊於角觝邱絡甲乙以珠翠忍生人

善本之減半勤東岳以虛羨良曰武帝遣人

杖與角力也又恣其欲又作角觝之帳絡以珠翠海內

兩相角口減半忍使甲乙之帳絡而封太山勒

其虛功也善曰班固漢書西域賁曰孝武

之時感蒟醬印竹杖則開牂犍越嶲漢書贊

曰孝武奢侈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則開牂犍越嶲漢書贊

上壽盛稱虛羨餘並已見上文遣吏超長懷以

遐念若循環之無賜事若賜環無盡時也

善曰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環也

周則復始窮則反本方言曰賜若循環也

面朝之燬炳次後庭之猗靡面向曰言見較量

明白可觀也次及後庭之善曰言先明面真次

煥炳明貌猗靡美也善曰言先明面真次

至後庭也廣雅曰較明也周禮曰面朝後壯

市子虛賦曰飛龍垂鬣扶輿倚靡較音校壯

當熊之忠勇深辭輦之明智翰曰元帝幸虎

婕妤恐及御坐乃直前當之成帝欲與班婕

妤同輦婕妤好辭曰妾聞六尺之與與賢者同

載不昭儀上幸虎園闕數熊伏園攀檻欲上

而左右貴人傳昭儀皆走當熊婕妤好直前當

而左右貴人傳昭儀皆走當熊婕妤好直前當

得此而止妾恐至御坐故身當之元帝嗟嘆
以人倍敬重焉又曰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
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
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
同輦得無近似之楚智衛鬢髮以光鑑趙輕體
辭曰招貞良與現智衛鬢髮以光鑑趙輕體
之纖麗黑光智反以鑒人成帝趙皇后善舞體
輕而纖細麗美也善曰衛趙已見西京賦
左氏傳叔向之母曰昔有仍氏生女黜黑而
甚美光可咸善立而聲流亦寵極而禍侈
以鑒人善曰婕妤之盛德禍侈謂衛趙二
聲流謂馬班善曰婕妤之盛德禍侈謂衛趙二
后之疾惡善曰婕妤之盛德禍侈謂衛趙二
曰禍後津便門以右轉究吾境之所暨
便橋也至此盡長安界究盡暨至也
漢書武帝紀曰三年作便門橋杜預左氏傳
注曰暨掩細柳而撫劍快孝文之命帥周受

命而善本以忘身明戎政之果毅距華蓋於壘
和案乘輿之尊轡肅天威之臨顏率軍禮以
長擅利一輕棘霸之兒戲重條侯之倨貴
大入海遺劉禮軍霸上徐厲軍棘門周亞夫
軍細柳文帝勞軍至霸上徐厲軍棘門周亞夫
柳軍士被甲持滿言聞壁軍士謂將軍曰
欲勞軍亞夫曰夫甲持滿言聞壁軍士謂將
軍約中不傳言聞壁軍士謂將軍曰
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帝曰霸上
明兒戲既受命而忘其身戎邪亞夫後封
侯軍法既受命而忘其身戎邪亞夫後封
察謂能制敵也命而忘其身戎邪亞夫後封
曰孝文後六年方華蓋天子之蓋壘和軍
霸上祝文後六年方華蓋天子之蓋壘和軍
細柳帝勞軍至霸上徐厲軍棘門周亞夫
軍士被甲持滿言聞壁軍士謂將軍曰

使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天子
乃不拜請徐行軍禮見文帝曰嚮者霸上棘門
士如兒戲耳至從之六韜曰為將者受命忘
軍子朱怒撫劍從之六韜曰為將者受命忘
家當敵詔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壘營也
和軍營之正門也委切左氏傳齊侯曰天
威不遠顏咫尺天說文曰擡拜舉手下也
切漢書曰丞相條侯至貴倨索杜郵其焉在
也杜預左傳注曰倨傲也

云孝里之前號輟駕而容與哀武安以興
悼爭伐趙以徇國定廟筭之勝負扞汗矢言
而弗善本不納反推怨以歸咎未十里於遷路
尋賜劍以刎首嗟主闇而臣疾禍于

卷之五

三十五

五

於何而不有翰索此地已起所死之故云岳
號惘失意之貌直也言昭昭王非扞直言不
納反推怨以殺之閻亭名在咸陽西今謂之
謂范雎氏三秦記曰郵亭名在咸陽西今謂之
孝里辛氏三秦記曰郵亭名在咸陽西今謂之
山有白水起墓與周曰畢陌西有孝里畢陌
邊赤水而容與史記曰周曰畢陌西有孝里畢陌
兵華秦昭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攻趙戰
利易攻也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攻趙戰
水行秦圍邯鄲弗能拔武安君曰秦攻趙戰
今何如矣秦王聞之怒遣白起君曰秦攻趙戰
使者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遺白起君曰秦攻趙戰
文尚書曰率領衆感出矢言何休公羊注見上
劊割也孫卿子曰主闇於上臣諫於下俱窺
害之道西京賦曰主闇於上臣諫於下俱窺

秦墟於渭城翼闕緬而善本字作埋一畫覓陟

卷之五

三十五

五

殿之餘基裁峻波岷河大以隱嶙曰力忍切古良
陽也冀關秦階也善微埋聲類曰坡岷隱嶙將
也史記曰秦孝公作善曰成陽築冀關二世
也亡衍切岷岷長坂類貌也司馬相如哀二世
登峻絕起貌坂想趙使之抱壁瀏幽力腕楹以
抗憤使蘭秦欲奉璧於秦得璧無氏之意與趙
如相如曰璧柱怒髮上衝冠劉怒目與相
發憤也趙柱也如善曰壁有瑕請指秦王得璧
無意償趙城相如曰善曰壁有瑕請指秦王得璧
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曰臣欲觀大王無償
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曰以其璧也
欲以擊秦王乃辭謝曰請以荆璧為燕圖
窮而荆發紛絕袖而自引荆濟曰燕太子丹使

燕地秦圖置七首於中秦王觀之圖窮七首見
軻持秦王袖王絕袖而走軻事不成也善
曰史記曰荆軻秦王之燕督亢之地圖窮七首
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搃之
其七首搃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搃之
高奮狙預七潛鈿以盼臏之類忍高漸離以筑聲厲而
秦王瞻其目使擊筑後稍近之骨離也狙伺候
筑中舉筑目使擊筑後稍近之骨離也狙伺候
也善保曰史記曰荆軻於秦始高漸離以筑聲厲而
為人庸保以擊筑於秦始高漸離以筑聲厲而
有識者乃高漸離以鈿置筑中舉筑擊筑稍益
近之高漸離以鈿置筑中舉筑擊筑稍益
不中遂誅論衡曰高漸離以鈿置筑中舉筑擊筑稍益
秦王病瘡死蒼頡曰高漸離以鈿置筑中舉筑擊筑稍益
故曰瘡者脫去之臏也郭璞三撥天位其
蒼解詰曰臏者脫去之臏也郭璞三撥天位其
若茲示狼狽而可憊乃翰曰言始此可憊有天位

六集上 三十一

善猶曰尚書伊尹曰天位艱共文宇集略曰狼
志荀悅漢紀論曰周勃狼簡良人以自輔謂

斯忠而鞅賢寄苛刑於捐灰矯扶蘇於朔邊

銑曰秦簡忠賢自輔也斯乃矯殺太子鞅作苛

法棄灰於道者刑也斯乃矯殺太子鞅作苛

朔邊也捐棄也善曰史記曰商君之法刑牽

為丞相始者又曰李斯者上蔡人也始皇以斯

趙高謀詐為皇長子扶蘇監兵上郡始皇崩與

書賜長子扶蘇曰扶蘇不孝其胡亥為太子為

煩也蘇為仁即自殺賈逵國語注曰苛儒林

始書皇善曰史記曰盧生為始皇求公禁者四

墳於坑穿性詩書煬而為煙皇坑儒士焚詩

非博士官所職天之下咸陽又曰李斯曰臣請

守尉雜燒之郭璞方注國滅亡以斷後身

刑輟患以啓前作善本商法焉得以宿黃犬何

可復牽李斯曰國滅亡謂秦也商鞅竟為車裂

舍客舍曰高斯謂其法不取舍也故云安得

宿客舍曰高斯謂其法不取舍也故云安得

記曰上蔡東門其可得乎轅車裂也徒告商君

反曰商君止至關下欲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

君曰嗟乎為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

裂商君鄭玄周禮注曰車裂於此我秦惠王車

吾欲與刑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

可得也刑輟之三辟二商鞅李斯各有食邑故野

刑輟之三辟

二商鞅

李斯

各有食邑

CENTRAL LIBRARY

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為馬
先設驗以蒲為脯以鹿為馬
言蒲言鹿者皆陰誅之也
秦相趙高指鹿為馬東蒲為脯
記曰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
於相誤耶謂鹿也二世笑曰
權鉗眾口而寄坐高讒賊使賢臣鉗口而自
命持天權莊子曰鉗墨翟之口赤受兵在頸而
顧問何為不早而告我願黔黎其誰聽惟請
死而獲可二翰曰趙高既坐為亂使女壻閻樂殺
不謂二世告我對曰臣早言已誅矣安得至今樂
為黔首閻樂摩其兵進二世自殺願與妻子

樂謀易置上樂遂斬衛令及其身與其女皆
惶謂曰公何不早告我臣言皆已誅矣安得至今樂
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矣安得至今樂
告二世曰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今閻樂前一
郡為王弗許又曰願摩其兵陵二世弗許願與妻
兵在頸已逮作健子嬰之果決敢討賊以舒
善紆禍勢土崩而莫振作降王於路左子嬰
始皇孫趙高既殺二世積愆久人子嬰心離散勢
如土崩雖計一賊不可振舉故降子嬰公於
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趙高立公子嬰為秦王
因廟中殺我子稱病不行丞視我自來則欲
殺之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紓除也漢書廣雅

六十一
三十九

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上土崩秦之末
謂也子嬰賈逵國語注曰振蕭收圖以相劉料
聊險易以善與衆寡收秦相沛公入咸陽之高
祖漢相以知善曰下戶口沛公至咸陽何獨是
為漢相以知善曰下戶口沛公至咸陽何獨是
入收秦丞相御史圖以書藏之漢所秦圖書也
文曰料量也孫卿子曰地有遠羽天與而
不作為弗取冠沐猴而綴火銑宮室或羽既燒秦
中果然沐猴說者曰謂天與不取也沐猴而冠
史記曰或說項王關中可都項王不見秦皆以燒
又曰破又心懷然張晏曰沐猴者曰人言與不取也沐猴而冠
猴而破又心懷然張晏曰沐猴者曰人言與不取也沐猴而冠

羽因屠咸陽燒其宮室貫三光而洞九泉曾
楚辭曰若縱火於秋蓬室貫三光而洞九泉曾

未足以喻其高下善本有也字向曰上貫

項羽豈可相喻也善曰鄧析子曰賢愚之
相覺若九地之下重天之日顛淮南子曰大
道舍吐陰陽而章三光許慎曰三光日
月星也燕丹太子死懷恨入於九泉日感市

問之叢阻井歎尸韓之舊處蒸屬號而守闕

人百身以納贖時韻反豈生命之易投誠惠

愛之洽著訐居望之以求直亦余心之所惡

故溫思夫人之政術實幹時之良具苟明法以

釋憾不愛才以成務弘大體以高貴非所望

於蕭傳翰曰韓延壽為東郡太守為天下最

夫延壽在東郡時放官錢千餘萬會御史問
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知即案劾望
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市令窮
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延壽竟坐棄市吏入
數千送至渭城黃并即謂丞屬東賣麻蒸之市
岳言延壽惠愛在人能使人謂丞屬東賣麻蒸之市
人願以百身贖其罪初望之將案驗且延壽
吉止之後聞延壽其罪誣舉事遂復案驗且延壽
雖有專擅之罪然小恨用明法以快其心宜存
公忘私安可許舉小恨用明法以快其心宜存
乃不愛人之才成國家之望也善曰左遷太
傳是不弘大體非天下之望也善曰左遷太
曰葢麻蒸也然葢井即謂城賣蒸之市也延
壽被誅丞屬無守闕者而趙廣漢就戮則有
之恐潘賜也亦詩曰如可贖兮人為直者說語
子貢曰賜也亦有惡手惡計以人為直者說語
弊許之面相斤罪左氏傳殺叔而愛其人釋憾於
曰開物成務莊子曰蕭望之左遷太子太傅知
大體者也漢書曰子蕭望之左遷太子太傅知

造到長山而慷慨偉作善本龍顏之英主曾中

豁其洞開羣善濤而必舉濟高造至也長山

曰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必舉用之高祖葬長

陵三秦記曰高祖陸半而龍顏又曰高祖葬長

通名山陵漢書曰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曰故

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略存威格

乎天蓋亡墳掘其而莫禦臨掩坎而累抃步

毀垣以延佇良曰言高祖生則存威德不至

禦也王莽之亂諸陵皆見發掘岳見壞墳毀

牆意傷之故撫膺而延佇也善曰尚書曰

公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范曄後漢書

曰赤肩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又光武詔曰

脩復西京園陵爾雅曰揜蓋也郭璞曰謂覆

蓋王逸楚辭注曰擊手曰揜楚辭曰結幽蘭

卷之六

四

一

蘭

而逾越安陵而無譏諒惠聲之寂寞

漢書曰惠帝葬安陵寂寞無以褒貶也

韓詩無譏章句曰楚辭曰寂無聲之貌也

絲之正義作善本伏梁劔於東郭表善曰漢書曰

進也為楚相病免家居梁孝王欲求為副盜

向同善注訊景皇於陽丘爰善本信讒作善本

而矜譎殞善本吳嗣於局下蓋發怒於一搏

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之

而無討茲沮善而勸惡帝銑曰訊問也陽丘景

子時吳太子侍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

局提殺之景帝即位晁錯說上令削吳吳王

起七國之兵反以誅錯為名今斬錯使赦七國

兵不謂刃博上遂殺吳太子讒謂聽爰錯是助

國之即殺錯景帝過聽之讒善計而勸天究其

者傳注曰恨如其事善曰廣雅曰訊問也何休

羊也漢書曰博奕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

太也侍飲博奕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

吳書至吳王之起兵誅漢吏晁錯石以削吳地

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書聞膠西

棄之使地故以反為名而共誅錯方今計獨

錯發使赦七國則兵可無血刃錯上從其議

地計畫又鄧公謂上曰錯內患諸侯強之大

諸侯報仇為御史大夫錯善吾亦恨之協韻七

各錯

CENTRAL LIB

切漢書成帝曰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
三年可成無討謂不誅也左氏傳子鮮曰
賞罰無德沮善毛萇詩傳曰與沮止也
永曰罰無德沮善毛萇詩傳曰與沮止也
孝元於涓瑩執奄尹以明貶瑩元帝陵也
善曰弘恭石顯也元帝葬涓瑩用之明謂
也班固漢書曰元帝葬涓瑩用之明謂
曰此病也漢書述曰帝葬涓瑩用之明謂
休公羊傳注褒夫君之善行廢園邑以崇儉
良曰此元帝以祖宗之廟園不合禮典者皆廢
之獨此可褒耳夫君即元帝善曰褒猶贊
美也及夫君元帝也漢書曰元帝善曰褒猶贊
思園及矣園又詔曰漢書曰元帝善曰褒猶贊
而責成忠何辜而為戮陷社稷之王章俾幽
死而莫鞠直社稷之臣為帝陵京兆尹王章忠
逆

死獄中鞠問也言成帝可責之漢書曰成帝
曰成帝鞠問也言成帝可責之漢書曰成帝
時日有餘之王章奏封直言吾不聞社稷不可
任用帝謂章曰微京兆直言吾不聞社稷不可
後上不爾雅曰俾使也漢書曰趙王幽死張
死獄中爾雅曰俾使也漢書曰趙王幽死張
安漢書曰鞠窮也謂窮問因情也伏音大善
一曰鞠毛萇詩傳注曰鞠問因情也伏音大善
淫嬖之凶忍勦子皇統之孕育張舅氏之奸
漸貽漢宗以傾覆也飛鷲甚始淫嬖趙飛鷲
宮有孕而使傷墜又飲藥傷墜始淫嬖趙飛鷲
宗使絕皇統也勦舅氏篡統之漸自此開張漢
曰小雅曰狂也勦也淫也舅氏篡統之漸自此開張漢
司隸解光奏言許美不見又掖史曹官皆御幸
者執死皇帝子隱不人及掖史曹官皆御幸
曰蜂日而羽聲忍人也無社稷預曰忍行不義

文選卷下
日三

也尚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孔安國曰勦截也
廣雅曰張隆也舅氏諸王也
呂相曰傾覆我國家傳刺哀主於義域僭

爵於高安欲法堯而承禪善本一永終古而
不刊銑曰刺讎也義域哀帝陵也董賢有美

帝欲法堯舜之事禪位與賢羣臣莫敢言王
閔切諫乃止此終古不可刊削也善曰漢

書曰哀帝葬義陵又曰封董賢為高安侯已
見西京賦論語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楚辭

曰長無絕兮刊削也鄭取康園之孤墳悲平后
之專絜歿厥父之篡逆蒙漢恥而不雪激義

誠而引決赴丹焰善本以明節投宮火而焦
糜從灰煙而俱滅濟曰獨視也康園平帝陵

王皇后王莽女及漢兵誅莽后曰何面目以
見漢家自投火而死故云激義誠以明節

善曰漢書曰平帝葬義陵又曰孝平王皇后
莽女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

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驚橫橋而旋軫歷
死以不合葬故曰孤墳

樊善本邑之南垂良曰橫橋名旋軫還車
垂南界也善曰雍州圖曰在長安北二里橫門

外門礧石而梁木蘭兮構阿房郎之屈求奇
疏南山以表闕倬卓樊川以激池役鬼傭其

猶否矧人力之所為工徒斲卓而未息義兵
紛以交馳宗桃吐汚烏而為沼豈斯宇之獨
隳銑曰阿房宮前殿以木蘭為梁以礧石為

如此壯麗後鬼神營之且猶不可况人力所
為而不勞乎為此宮彫斲未畢沛公義兵已
交馳於中矣凡臣君若宮能其宮而壞乎
宗廟尚汚為沼况是宮能木蘭為梁巖石為
三輔黃圖曰阿房前殿以始皇南之巖以為
門懷刃者止之史記曰始皇南之巖以為
關毛萇詩傳曰倬大也三秦記曰長安正南
秦嶺嶺根水流為秦川一名樊川漢武上林
唯此為之盛則人亦苦矣鄭玄周禮注曰神怒矣
庸通漢書高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禮記曰
遠廟為祧又邾婁定公曰臣弑君殺其人壞
其室濟其宮而猶焉與由偽新之九廟誇
善本宗虞而祖黃驅吁嗟而妖臨去搜佞哀
以拜郎立九朝自云黃帝虞舜後周禮國有
大災則哭以厭之莽乃率群臣到南郊撫心
大哭諸生哭甚悲哀皆除以為郎故曰妖臨

伎哀也善曰漢書九廟一曰黃帝二曰定有天下
號曰新又王莽九廟一曰黃帝二曰定有天下
曰陳王四曰元齊敬王五曰濟北愍王六曰濟
南伯王七曰元齊敬王五曰濟北愍王六曰濟
新都顯王又曰鄧曄王匡起兵南鄉莽愈憂
不知所出崔發曰同禮國有大災則哭以厭
之莽乃率群臣至南郊搏心為大郎也諸
生甚悲哀及能誦策文除以為郎也誦六藝
以飾奸焚詩書而面牆心不則於德義雖異
術而同亡書而取面牆為惡不則於德義雖異
善曰漢書曰王莽立樂經徵天下通一藝皆
詣公車焚詩書已見上文尚書曰不通一藝皆
左氏傳富辰曰昔秦焚詩書以立私義莽誦
漢書王莽富辰曰昔秦焚詩書以立私義莽誦
六藝以文姦言亡宗孝宣於樂遊紹衰緒以
歸殊塗俱用滅亡宗孝宣於樂遊紹衰緒以
中興之良曰宣帝廟曰樂遊宣帝承昌邑漢書音義應劭

可謂中興作德嚴宗周宣紀贊曰不獲事于敬

養盡加隆於園陵兆惟奉明邑號千人訊諸

故老造自帝詢隱王母之非命縱聲樂以娛

神雖靡率於舊典亦觀過而知仁濟曰宣帝

生數月而孤幽之禮有加于舊典宣帝父曰悼皇

於叔園陵之禮有墓曰奉明園以倡優千人樂

考母曰悼夫人墓曰奉明園以倡優千人樂

事時并遇害言之適千帝所行之事不其合於禮

典然隱而行之適千帝所行之事不其合於禮

詢宣帝名善曰漢書孝武衛皇曰史后生矣太

子太子納史良嫁產子男進號曰史后生矣太

入男是為孝宣帝即位乃葬衛左右追諡王夫

孫曰悼母曰悼后悼園稱奉明園潘岳關中

記曰宣帝父曰悼皇老母曰悼夫人墓曰奉

明園后曰思后以倡優雜伎千人樂思后園

今所謂千人鄉者是也兆塋也詢宣帝名也

毛詩曰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毛萇詩傳曰隱

痛也王母思后也爾雅曰父之妣為王母又

曰率偕也尚書曰舊典時式論語子為王母之

過也各於其黨憑高望之陽隈體川陸之汚

觀過斯知其仁矣憑高望之陽隈體川陸之汚

隆下形曰高望堆善曰廣雅曰憑登也體水陸高

禮注曰望堆延興門南八里隈厓也長安圖

襟乎清暑之館遊日乎五柞之宮五柞皆漢

宮觀名善曰曹蒞開居賦曰愬寒風而開

襟清暑謂甘泉也西都賦曰愬寒風而開

曰寒日北至而含凍此馬清暑楚辭交渠引

漕激湍生風之銳曰交渠善曰漕渠已見上文

也乃有昆明池乎其中其池則湯湯汗汗

滉漾彌漫浩如河漢善曰言廣大也日月

麗天出入乎東西音韻先旦似暘谷夕類虞淵

鏡曰麗著也暘谷日出處虞淵昔豫章之名

宇披立流而特起儀景星以善本天漢對善

列牛女以雙峙起豫章觀星瑞星也言於池中

謂法象之也宿列於地邊上善曰儀圖作善本

載而不傾奄摧落於十紀擢百尋之曾善本

觀今數仞之餘址濟曰其謀欲使萬代不毀

豫章觀其高百尋至今傾壤只十有數仞餘址

帝元狩十三年穿昆明池至王莽之敗耳振鷺

于飛鳧躍鴻漸乘雲頡頏胡隨流澹澹徒感

澹仕湛反善澹灑仕驚波唳甲直菱善本芡

渠儼反良曰振鷺鳧皆鳥名漸進也

銑曰乘雲言飛高也頡頏鳥聲澹澹浮貌

翰曰澹澹出沒貌唳鳥食貌華蓮爛於綠

善本沼青蕃頰蔚乎翠澌澌濟曰蓮蕃皆草名

文曰蕃草茂也澌伊茲池之肇穿肆水戰於

荒服志勤善本遠以極武良無邀善本於後

福向曰言武帝初穿此池方習水戰以伐昆

流福矣善曰釋穿地之意也言志在勤於

遠略以極武功良無要於已後之福也福謂

水物之利漢書曰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仍脩
孔明也賈逵國語注曰肆習也左氏傳周宰
孔曰齊侯不務德而勒遠略鍾會檄曰而菜
躬武極戰杜預左氏傳注曰要邀也

而物土故毀之而今復原陸曰此中物產豐平
復也皇代尚書曰海物惟錯善曰西都實曰
華實之毛尚書曰海物惟錯善曰西都實曰

而物土故毀之而今復原陸曰此中物產豐平
而物土故毀之而今復原陸曰此中物產豐平

而物土故毀之而今復原陸曰此中物產豐平
而物土故毀之而今復原陸曰此中物產豐平

而物土故毀之而今復原陸曰此中物產豐平
而物土故毀之而今復原陸曰此中物產豐平

而物土故毀之而今復原陸曰此中物產豐平
而物土故毀之而今復原陸曰此中物產豐平

而物土故毀之而今復原陸曰此中物產豐平
而物土故毀之而今復原陸曰此中物產豐平

而物土故毀之而今復原陸曰此中物產豐平
而物土故毀之而今復原陸曰此中物產豐平

而物土故毀之而今復原陸曰此中物產豐平
而物土故毀之而今復原陸曰此中物產豐平

而物土故毀之而今復原陸曰此中物產豐平
而物土故毀之而今復原陸曰此中物產豐平

而物土故毀之而今復原陸曰此中物產豐平
而物土故毀之而今復原陸曰此中物產豐平

而物土故毀之而今復原陸曰此中物產豐平
而物土故毀之而今復原陸曰此中物產豐平

而物土故毀之而今復原陸曰此中物產豐平
而物土故毀之而今復原陸曰此中物產豐平

而物土故毀之而今復原陸曰此中物產豐平
而物土故毀之而今復原陸曰此中物產豐平

而物土故毀之而今復原陸曰此中物產豐平
而物土故毀之而今復原陸曰此中物產豐平

而物土故毀之而今復原陸曰此中物產豐平
而物土故毀之而今復原陸曰此中物產豐平

而物土故毀之而今復原陸曰此中物產豐平
而物土故毀之而今復原陸曰此中物產豐平

而物土故毀之而今復原陸曰此中物產豐平
而物土故毀之而今復原陸曰此中物產豐平

而物土故毀之而今復原陸曰此中物產豐平
而物土故毀之而今復原陸曰此中物產豐平

而物土故毀之而今復原陸曰此中物產豐平
而物土故毀之而今復原陸曰此中物產豐平

而物土故毀之而今復原陸曰此中物產豐平
而物土故毀之而今復原陸曰此中物產豐平

而物土故毀之而今復原陸曰此中物產豐平
而物土故毀之而今復原陸曰此中物產豐平

而物土故毀之而今復原陸曰此中物產豐平
而物土故毀之而今復原陸曰此中物產豐平

而物土故毀之而今復原陸曰此中物產豐平
而物土故毀之而今復原陸曰此中物產豐平

入網也淮南子曰魚者扣於是弛青鯤於網

善本網鉅解頽鯉於黏微皆魚名弛亦解也

微網左氏注曰鈞及著網者皆解取也善曰

國鉅論語注曰網者為大網以繳繫鈞羅屬著

網故曰黏微也華魴躍鱗素鱗揚鬐善曰

皆魚名華謂鮮華也躍鱗揚鬐言善本

造刀若飛謂疾也切魚細如線縷也鑿刀上

縷切鑿刀若飛應刃落俎霍霍罪罪良曰

賦紅鮮紛其初載賓旅竦而遲去御既餐服

而屬厭泊恬靜以無欲音喻迴小人之腹為

君子之慮翰曰成鮮鱸之色載成遲待也言

腹為君子之慮然思治淡無欲迴小人

為鮮積君如禿紅張衡七辨曰鞏七激曰膾其

南方有魚遲之也然遲思待之也毛詩傳曰

御賓客左氏傳曰梗然遲思待之也大宗路以女

樂魏子將受間沒女寬將諫饋八三數曰始

之而為不足是以數中置自谷曰豈將軍食

廣雅曰恬泊靜也老而民自我好爾乃端策拂

茵彈冠振衣冠銑將還策馬杖也善曰言將還也

馬過也茵車中蓐也毛詩曰文茵暢轂排細

文選

豐鄙善本如渴如飢心翹勤善本以仰止不
加敬而自祗賢人而仰止之名如渴如飢者思
思曰祗懼也善曰豐鄙周所居也孔叢子
止禮記曰宗廟之敬豈三聖之敢夢竊十亂之
中未始敬而人敬豈三聖之敢夢竊十亂之
或希公向曰三公畢公毛武王周公也十亂謂
生南宮适文母也言思賢之善曰琴操曰崇侯
聖如十亂或欲希冀之賢善曰琴操曰崇侯
諸文侯於紂曰西伯聖人君也長子發中子
宜皆聖三聖合謀待不利於君論語孔子曰
融論語注曰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
公太顛謂文母也散宜生南宮适其經始靈臺成
之一人謂文母也散宜生南宮适其經始靈臺成
之不日惟鄙及豐善本仍京其室庶人

子來神降之吉積德延祚莫貳其一濟曰靈
所作人願為之不日而成豐鄙之吉祥也此固大其
屋室庶人如子之來故神降吉之也惟其一
也道善以延祚靈臺已見上文毛詩曰作邑於
又曰宅其錫京左氏傳季梁曰人和而神降
之福史記曰古公積德行義國人和而神降
書翼奉上書曰永世延祚一莫能為二蔡邕
一謂周祚延之長唯自其祚一莫能為二蔡邕
明黃公頌曰永惟此邦云誰之識越可略聞
參其二也而難臻其極子嬴鋤以借好父訓秦法而著
色耕讓畔以閒田治善本姬化而生棘蘇
張喜而詐騁虞芮而愧而訟息
不至其極言秦法父子異居以有恩而餘之鋤
以借於父仍說秦法不許自居以有恩而餘之鋤

色也蘇秦張儀喜秦政多僻得繼聘請詐也
虞芮二國爭田見周人皆讓其畔訟者遂息
退為閑田荆棘已生言其地不改經周秦之
化而人情有異耳三善言其地不改經周秦之
也馬融曰廣成須曰三五漢書賈誼曰商君遺禮
嘉量銘曰允臻其極漢書賈誼曰商君遺禮
義素俗日敗借父耨鋤慮有德色音義曰假
與父鋤而德之尚書傳曰虞人與苗人質其
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與苗人質其
謂曰此其國則見士大夫讓為公卿二國相
爭以為閑田毛萇詩傳曰耕者不讓畔行讓所
路蘇秦張儀儀由此觀之士無常俗而教有定
已見上文

式上之遷下猶善本無鉤作善均之坻然埴植音

良曰坻和埴土也上善之化下如為堉者用上
泥隨手而成器也善曰漢書董仲舒曰者用上
之化下而陶家作器於鉤之上杜預左氏傳注
為如堉曰陶家作器於鉤之上杜預左氏傳注

曰均平也老子曰坻埴土也謂和土以為器也
曰坻埴土也謂和土以為器也
無此五方雜會風流溷淆情農好利不
昏作勞密邇獫狁戎馬生郊所向曰五方
之地農人怠惰不彊作勞溷淆昏彊也於郊
曰密邇近也獫狁匈奴也故戎馬生於郊
善曰漢書曰秦地五方雜錯風俗不純富人
則商賈為利說文曰邇勞左氏傳曰以魯國之
曰情農自安不昏作勞左氏傳曰以魯國之
密邇仇讎毛詩曰獫狁孔熾老子曰大下無
道戎馬而制者必割實存操平刀臨人為政
生刃制割惟意所擬而漢書賈誼曰黃帝云
操刃而化猶上也善曰漢書賈誼曰黃帝云
使學者制馬猶未能操刀而使大邑而人之
升降隨善本政隆替鐵仗善本信則莫不用

情無欲則賞之不竊銑曰言為政猶人但絕

營欲雖賞之使竊終不為也待善曰亦可乎

論語子曰盜孔子曰信則人莫不取不用情又曰

也雖智不能理明不並善本弗能察信此心也

庶免夫矣任方結反翰曰言庶樂免于罪戾也

庶足言已雖無才能然任其才信無欲之

戾下或有如其禮樂以俟來哲樂向曰至非我

能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幽通賦曰訊來哲以求

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幽通賦曰訊來哲以求

文選卷第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文選卷第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遊覽

五臣并李善注

王仲宣登樓賦一首

孫興公遊天台山賦一首 并序

鮑明遠蕪城賦一首

宮殿

王文考魯靈光殿賦一首 并序

何平叔景福殿賦一首

遊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登樓賦

盛弘之荆州記曰富陽縣城樓王仲宣登之而賦

王仲宣

山陽高平人也少而聰敏有大才仕為侍中時董卓亂

仲宣避難荆州依劉表遂登江陵城樓因懷歸而有此作述其

進退危懼之情也善曰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人獻帝乃

遷粲從至長安以西陽人獻帝乃

右丞相掾魏國建為侍中卒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假日以銷憂

下翰曰喪亂時天

迫無暇故借此日登樓而四望採三秀之善曰

馮衍顯志賦曰伏朱樓而四望採三秀之善曰

國語注卿曰暇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也賈逵

彌而日勿驅聊假日以銷憂漢書東方朔曰銷憂者莫若酒

暇切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挾清

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

傍若匹也謂明高少匹也漳沮水名言樓在其

既坦李尤高安館也爾雅曰臺顯敞也禁室靜幽

也書地經理曰荆山漳水出焉而東南注于睢

與沮同睢背墳衍之廣陸兮臨臯隰之沃流

北彌陶牧西接昭丘

王墓也善曰沃灌預也爾雅曰彌終也謂終

極也盛弘之荆州記曰范蠡而終於陶兩雅曰郊

外曰牧荆水園記曰富陽東南七丘華實茲

皇有楚昭王墓登樓則見所謂昭丘華實茲

二

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
少留吾向曰言此雖高明寡匹川原可賞然非
也賈致國語注華實乃榮說文曰疇耕治之
而無禮北征賦曰曾謂辭之舒也乎遭紛濁而遷逝
兮漫踰紀而迄今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
之可任也翰曰踰過也十二年曰紀迄至孰誰
今也春春懷歸之辭誰堪此憂思也
紛濁喻代亂也楚辭曰又精粹而吐紛濁善曰
安國尚書傳曰也十二年曰紀毛詩曰以迄于
今不懷歸毛萇曰也韓詩曰眷眷懷願毛詩曰
豈不懷歸毛萇曰也韓詩曰眷眷懷願毛詩曰
杜頂左氏傳注曰任當也憑軒檻以遙望兮
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荆山之

高岑濟曰軒檻樓之欄也荆州在帝鄉南故
荆山所蔽終不復見也漢書曰言感北風逾增
鄉思也小雅曰憑依也漢書曰言感北風逾增
上躡有風九章昭曰軒檻殿上欄軒而當之楚辭
賦曰有風九章昭曰軒檻殿上欄軒而當之楚辭
山在東北也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峯荆路逶迤
而脩迥兮川既漾而濟深翰曰遠也漾大貌脩
也言歸路長遠川大齊深以喻時之險難莫
能遂濟善曰遠迤長貌也爾雅曰迥遠也
毛詩曰濟有深涉爾雅曰濟渡也漾以上切也
悲舊鄉之擁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昔尼父
之在陳兮有歸歟之歎音也向曰悲涕流下而
祭哀也孔子在陳絕糧數日歸歟歸歟曰不善
曰楚辭曰忽臨晚夫舊鄉漢中山王勝曰不善

知佛泣父無自律論語子傳曰陳丘平公謀之鍾

儀幽而楚奏兮莊舄昔顯而越吟入情同於

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所繫晉侯與之琴遂晉

入楚富貴矣必思於越王曰鳥越之本也

吟言思歸者人清所同豈窮達之聽之乃有殊

也善曰左氏傳曰誰也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

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對曰鄭人見鍾儀

楚囚也使稅之問其族對曰風不忘伶人也

陳軫適楚秦惠王曰越人莊舄寡人楚執珪有頃

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人也楚執珪有頃

之猶尚越聲也今越聲不對曰九人楚聲人無秦

一也窮達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乎其未極

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清則聖人

出粲苦天下反亂故借帝王之逾邁河清未極

力以左氏傳曰善曰子尚書云日月之逾邁若弗

清人壽幾何杜預曰逸詩也爾雅曰尚書曰至也

謂大道直也薛君韓詩章句曰騁馳也懼匏瓜

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而食者為物繫

宣自喻懼無寸祿之給井渫者井不用也而

食鄭玄論語曰我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者冀往

食鄭玄論語曰我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者冀往

食鄭玄論語曰我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者冀往

食鄭玄論語曰我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者冀往

仕而得祿周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鄭玄

曰謂已浚井也猶臣修正畏不為我事君也張璠

也然不食以被傷道未行也步棲遲以徒倚兮白

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

色獸狂顧以求群兮鳥相鳴而舉翼遲猶曰樓

遊也言於樓上行步優遊遷徙倚立白日將

沒也言於樓起慘慘踽踽色言鳥獸之類尚求

舉翼將歸故所以棲獨此羈寓步從善曰毛詩

思杜預左氏傳注曰棲獨此羈寓步從善曰毛詩

草木搖落而變衰通曰匿藏也楚辭曰蕭瑟兮

野聞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

發兮意切怛而惓惓野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

也征夫未息仲宣感發故多惓惓怛猶悽愴

也善曰原野闕無人感傷也毛詩曰勞心切

曰駢關其夫廣雅曰無感傷也毛詩曰勞心切

切毛萇詩曰憂勞也音刀又曰勞心切

怛毛萇詩曰憂勞也音刀又曰勞心切

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胃臆夜參半而不寐兮

張盤桓以及側降下也循履也階除樓飛道也

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胃臆夜參半而不寐兮

張盤桓以及側降下也循履也階除樓飛道也

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胃臆夜參半而不寐兮

張盤桓以及側降下也循履也階除樓飛道也

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胃臆夜參半而不寐兮

張盤桓以及側降下也循履也階除樓飛道也

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胃臆夜參半而不寐兮

張盤桓以及側降下也循履也階除樓飛道也

遊天台山賦銘序曰善覽內經山記云

遊天台山賦銘序曰善覽內經山記云

滇謂海也山臨水而始經魑魅之塗卒歲無

人之境初經鬼魅之塗終塗道也魑魅之處言謂

能登厥王者莫由裡祀故事絕於常篇名標

於哥紀向云輶馬定高山大川而此山不載故

南有天台山故云名標奇紀也皆然將誰告

義梁注曰舉盡也楚辭曰舉世也

絕滅也尚書傳曰精意以享謂之裡廣雅曰

山記然圖像之興豈虛也哉非夫遺世翫道

絕粒茹芝者焉能輕舉而宅之非夫遠寄冥

搜篤信通神者何肯遙想而存之濟曰粒數

卓食之可仙者綽使圖畫此山觀而慕之故

云豈虛也哉言實羨也冥幽搜求篤厚也言

非脫遺世事耽翫高道絕穀食芝者何能居

之非遠託幽求篤信通神者安肯遠思之也

善曰列仙傳曰赤頰子好食松實絕穀孔安

國尚書傳曰米食曰粒音立列仙傳讚曰吞

水頰茹芝莖斷食休糧以除穀氣廣雅曰茹

情遐遠搜訪幽真篤信也善道余所以馳神運

通神感化者何肯存之也

思書詠宵興俛仰之間若已再升者也翰夜

興起也綽志好此山晝夜不捨故云晝詠夜

起低首仰首之間善曰莊子老聃謂崔嵬曰其疾也俛

首也善曰莊子老聃謂崔嵬曰其疾也俛

解也方解纓絡永託茲嶺不任吟想之至

聊奮藻以散懷良曰解脫也將脫去谷理之

縈纏長居於此山不任吟想之極也故將復
 發於文詞以散長想之懷善曰方猶將也
 縵絡以喻世網也談文曰嬰繞也縵與嬰通
 郭璞山海經注曰絡繞也歸田賦曰揮翰墨
 以奮

太虛寥廓而無閼代魚運自然之妙有融而為
 川瀆結而為山阜翰曰太虛混氣也遼廓廣
 乃混氣廣遠無所限者為水結自然之妙理是
 水也無形無名也善曰太虛謂天也為山瀆亦
 道也無形無名也善曰太虛謂天也為山瀆亦
 然之妙一而無名也善曰太虛謂天也為山瀆亦
 之謂一鵬鳥賦曰寥廓忽恍老子曰虛而無形
 欲言其數之始而物則非有故謂之為妙有老
 其無物由之以生則非無故謂之有也斯乃
 無中之有謂之以妙有也阮籍通老子有也論曰斯乃

自然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
 也老子曰三生萬物鍾會曰散而為萬物也
 融猶銷也班固終南山賦曰流嗟台嶽之善
 澤遂而成水傳積結而成山曰流嗟台嶽之本
 有所高挺寔神明之所扶持陰牛宿秀以曜
 字託靈越以正基結根彌於華岱直指高於
 峯託靈越以正基結根彌於華岱直指高於
 九疑應配天於唐典齊峻極於周詩向曰挺
 可挺者秀異不羣也寔也實也神曜之所
 扶持也牛星越野言星蓋後以曜其峯
 託根於此地謂靈越者言山海靈異所出也
 彌過也言峻極過於華岱二山直指而上復
 高於九疑九疑山名堯祭五嶽以配天此山
 神秀亦可疑九疑也周詩云嵩高維嶽峻極
 今賦序曰豈非神明之靈也魯靈光
 殿賦序曰豈非神明之靈也魯靈光
 境故云牛宿也漢書曰結根竦本華岱九嶽
 固也南都賦曰結根竦本華岱九嶽皆山

冬也劉瓛周易義曰彌廣也配猶對也左配
傳周由謂陳侯曰姜太嶽之後也山岳則配
天杜預曰姜唐姓之先為邈彼絕域幽邃窈窕
堯四岳故曰唐典也為邈彼絕域幽邃窈窕
近智者以守見不之之者以路絕而莫曉
此山遠也窈窕深極貌近小之智也遠彼者言
則小智之絕域者謂其遠絕人跡幽邃深極
以路絕險絕莫能通曉之俗見而不往也往者
注曰窈窕遠也絕莫能通曉之俗見而不往也
近智以窈窕遠也絕莫能通曉之俗見而不往也
所見而猶小智也爾雅曰之往也言近智者守
也方言曰晒夏蟲之疑冰整輕翻而思矯
曉知也晒夏蟲之疑冰整輕翻而思矯
矯舉晒笑也夏蟲不知冬有寒冰亦猶小智
不識高道故笑之乃思欲整輕翻而高舉以
遊其中也翻鳥羽也神小智同乎夏蟲今既
輕翻也善曰言淺近小智同乎夏蟲今既

晒之故蓋翻思矯也馬融論語注曰西笑也
莊子北海若謂河伯曰夏蟲不可以語於冰
者篤於明也司馬彪曰厚信其理無隱而不
所見之時也方言曰矯飛也信其理無隱而不
彰啓二竒以示兆赤城霞起以建標瀑布飛
流以界道成此山上有城赤色如霞起而謂不
標望瀑布泉懸流千仞如垂布而下過於石
梁之上故云界道二竒則赤城瀑布也兆跡
也隱善曰劉向列女傳曰名無細而不聞行
無隱而不彰二竒赤城瀑布也賈逵國語注
曰兆形也支道天靈符會稽記曰赤城山當
赤城山為道徑孔靈符會稽記曰赤城山當
色皆赤狀不似雲霞懸雷千仞謂之瀑布飛
灑散冬夏不竭天台山圖曰赤城山天台之
南門也瀑布山天台之西南峯水從南巖懸
注望之如曳布建標立物以為之表識也戰
國策曰華標曰黃金為繩以界八道疆觀靈
券也法華經曰黃金為繩以界八道疆觀靈

驗而遂徂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尋不
 死之福庭濟曰仍見此山靈驗神思遂往而忽
 人於丹丘尋不喜曰楚辭曰仍羽人於丹丘求仙之處也
 鄉王逸曰因就衆羽人於丹丘求仙不處之舊
 夜常明山海經有羽人之國不死之民苟台
 嶺之可攀亦何羨於曾城釋域中之常戀暢
 超然之高情良也曾城在崑崙山上天帝之
 於崑崙山狩釋捨俗中常情所戀通暢我願
 縱自然之道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暢我願
 也淮南子曰曰崑崙墟以下大地中有層城九
 重是也老子曰曰域中有四大漢書音義曰暢
 通也老子曰曰崑崙墟以下大地中有層城九
 榮觀宴處超然雖有彼毛褐之森森振金策之
 鈴鈴披荒榛之蒙籠陟嶠嶠之崢嶸濟楫由

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向曰被服也金策錫杖
 並仙人所服用也森森高峯也蒙籠林密貌
 經也荒榛深林也峭嶠高峯也蒙籠林密貌
 崢嶸峻道名言濟此險阻峻道而疾行也
 善曰七啓曰策聲高誘淮未暇注曰叢木曰榛
 杖也曰鈴鈴策聲高誘淮未暇注曰叢木曰榛
 孫子曰崢嶸山樹貌顧愷又字集略曰崢嶸也
 曰崢嶸山樹貌顧愷又字集略曰崢嶸也
 山次經油溪謝靈運山居賦曰凌石橋之莓
 苔越楸溪人迹不復過此橋字雜殊並酉留切
 過楸溪人迹不復過此橋字雜殊並酉留切
 落邪行也五界五縣之餘地五縣餘姚
 曰此山舊名五縣之餘地五縣餘姚
 句童鄭始寧服處漢書注曰五縣餘姚
 隆之懸磴臨萬丈之絕冥踐莓苔之滑石
 壁立之翠屏攬樛木之長蘿援葛藟之飛莖

雖一冒於垂堂乃永存乎長生

翰曰懸磴石

間也此山有石橋廣不盈尺下有臨萬丈深澗

又存焉絕橋上傍有石上甚滑也以手搏而進行又壁

立榑木之蘿攀援葛藟之莖然後得進行又壁

一冒垂堂之險乃有蔓者葛藟之蔓也木善

不也蘿附木而生有蔓者葛藟之蔓也木善

橋也隆長曲貌西京賦曰閣道穹隆懸磴路

不盈尺長數十步至滑石下臨絕冥之澗登

丁鄧切真幽深也莓苔即石橋之絕冥也澗登

莓苔之險孔靈符會稽記異苑曰赤城山上石有

橋懸度有石屏風橫絕帳翠屏之過逕纒空

數人仲長子昌言曰祭帳翠屏之過逕纒空

女蘿葛藟之莖蒙記曰濟石橋者搏巖壁之援

毛蘿曰木下曲曰膠居南有膠木者葛藟之莖

曰女蘿兔絲賈逵國語注曰切藟力鬼切爾雅

謀上曰臣聞東方朔十洲記曰桂英流丹服

生久視之道子幽昧履重險而逾平結逾甚

也言結誠信不欺於幽昧履重險而逾平結逾甚

履此險而甚於平道之易善曰幽昧謂道

實晦昧故稱為玄幽既克濟作隋於九折路

威夷而脩通恣心目之寥朗任緩步之從容

濟曰威夷長貌脩長也寥朗從容寬曠開樂

貌言山道曲折有九既克濟則長路威夷

而通恣心目任緩步自覺寬曠開樂也

九折委靡而多艱韓詩曰道威夷者也列子

曰安乎仲問養生於管夷吾曰恣目之所欲

人選十一

一

之長松覲翔鸞之裔裔聽鳴鳳之噦噦過靈

溪而一灌踈善本煩想於心曾蕩遺塵於旋

流發五蓋之遊蒙追羲農之絕軌躡二老之

玄蹤濟曰藉鋪纖細蕩洗軌迹玄大也萋萋

和鳴也此山有靈溪之清氣也塵六塵也色聲

香味細法五蓋貪德中清氣也塵六塵也色聲

洗蕩於深淵啓發於天中盡已除矣戲疑悔守

義神農也二老老子而老萊子皆楚辭曰春草

生兮萋萋杜鵑首陽山賦曰噦噦長松落落卉木

蒙蒙喬喬飛貌也爾雅曰噦噦和也謂聲之

注也靈溪名也廣雅曰濯洗也六塵虛假而

能不住故曰蕩雖遣而未能盡故曰遺中論

五蓋或為神表義農伏義神農也廣雅曰發五蓋

跡也又曰躡履也二老老子姓李氏見周

之衰乃遂去西至關闕令曰子將隱矣強為

我著書乃著上下二篇言道德之意又曰強為

菜子亦楚人也劉向別錄曰老萊子道家之用修

陟降信宿迄于仙都言上曰迄至也再宿為信

也都猶聚也善曰毛詩曰陟降庭止毛萋

為信爾雅曰迄至也十洲記曰滄浪海島雙

關雲竦以夾路瓊臺中天而懸居珠閣善本

關玲瓏於林間玉堂陰映於高隅翰曰三樓也

雙樓如雲之立夾於路傍高臺在於天半若
隱之在空而居也玉堂深邃故云陰映高謂
在山之高處東流曰閣於青霄中上之啓蒙
記注曰天台山列雙閣於西王母之洞山金臺
玉樓醴泉之仙物畢具十室記曰承洞山金臺
官仙靈之玲瓏也晉灼彤雲斐亶以翼樞敷
漢書注曰玲瓏也見彤雲斐亶也斐亶文色
日烟晃於綺疏貌向曰扶也樞鈎欄也烟晃光
明貌綺疏窓善曰斐亶文貌扶於鈎欄日光明
於綺窓間也李尤東觀銘曰如數日數公鳥承
也樞窓明也李尤東觀銘曰如數日數公鳥承
炯是光明也李尤東觀銘曰如數日數公鳥承
之外陳薛綜為綺文謂之綺疏刻穿八桂森挺以
凌霜五芝含秀而晨敷惠風佇芳於陽林醴
泉涌溜於陰渠

五者青黃赤白黑皆謂秀吐榮而布於晨朝
惠和佇起芳春也陽謂南陰謂北也林有花
故香也善曰山海經曰桂葉其大也賁樹在
東郭璞曰八樹也林言其大也賁樹在貴隅
神農本草經曰桂葉冬夏常青不枯又曰赤
芝一名丹芝黃芝紫芝一名金芝白芝一名玉芝
黑芝一名玄芝茂英邊讓章華臺賦曰惠風奏
日食五芝之茂英邊讓章華臺賦曰惠風奏
施寧猶積也佇與寧同毛萇詩傳曰山南曰
陽齋玄周禮注曰陽林生於南山曰崑崙
崑崙山上醴泉白虎通曰醴泉南史記曰崑
者美泉狀如醴陰渠山北之醴泉建木滅景於
千尋琪樹璀璨而垂珠名曰景影也建木虛
此木日中無影故云滅景也千尋言木高也
八尺曰尋琪樹在廣都瑤瑤瑤瑤瑤瑤瑤瑤瑤
八尺曰尋琪樹在廣都瑤瑤瑤瑤瑤瑤瑤瑤瑤
珠樹有建木百何無枝又曰崑崙之墟北有
珠樹有建木百何無枝又曰崑崙之墟北有

王喬控鶴以冲天應真飛錫以躡虛
王喬仙人應真得善道之仙人執錫杖而行於虛空故云飛也善道人浮丘公接以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後人也於山上見之乃曰告我家山三王十餘年我控引也史記楚莊王曰鶴駐山七月七日詩傳曰控引也并八草應真僧然應真謂羅漢也大法論曰并八草應真僧不黃蜚乃仲天百法論曰并八草應真僧頭應真謂羅漢也大法論曰并八草應真僧
 而入無執轡而遊言疾也變易不常出有為
之既登正道故能其神變出於無有而入無為也淮南子曰出於是遊覽既周體靜心閑苦馬已去世事都捐翰曰黃帝於襄城山下
 於是遊覽既周體靜心閑苦馬已去世事都捐翰曰黃帝於襄城山下

天下童子曰為天下何異乎牧馬去其害馬
今日嗜欲已除亦猶害馬去羣矣捐棄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閑靜也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適遇牧馬童子曰黃帝將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裁亦但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郭璞曰賦曰與世分事為害歸田投刃皆虛目牛無全氣
 思幽巖朗詠長川翰曰庖丁解牛三年之後節但至妙無所礙亦如投刃皆虛言今得道之至妙無所礙亦如投刃皆虛言今得坐於幽巖高詠臨於長川善曰莊子曰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時所見無非所好者道進乎技矣臣始解牛時所見神遇而不以目視也廣雅爾乃羲和亭午遊氣高寒也
良曰羲和日御也亭午也遊氣海氣
 氣高寒也良曰羲和日御也亭午也遊氣海氣

高收而見日也善曰楚辭曰吾令羲和節方玉逸曰羲和日御也午日中徐爰射難
賦注曰法鼓琅琅以振響眾香馥以揚煙法鼓曰
鍾擊也琅聲也馥香積也法華經同肆觀天宗
爰集通仙見翰曰肆尊乃通觀集諸神公爰乃也言將
曰天尊謂老君也通公謂眾公也其通猶通
侯也尚書曰肆觀群后孔安國曰肆遠也
挹以玄王之膏漱以華池之泉池皆神公之
所食也揖與挹酌漱飲也善曰密山是生玄玉挹
斟也揖與挹同山海經曰密山是生玄玉
膏之所出郭璞曰崑崙崙崙其上有華池又出散以象外
黑玉史記曰崑崙崙崙其上有華池又出散以象外
之說暢以無生之篇此則象外之說也維摩
經云得無生忍女所願切悟遣有之不盡覺涉
象外謂道無生忍女所願切悟遣有之不盡覺涉

答兄侯云立象以盡意此非通乎象外者也
象外之意故蘊而不出矣無生謂釋典也維
摩詰曰是女所願切悟遣有之不盡覺涉
足得無生忍女所願切悟遣有之不盡覺涉
無之有間翰曰我以言常時及此乃悟於
有終無盡理有不可所以有無並列此謂昔之
不能使物無不心涉無終有無並列此謂昔之
非今乃是有為非而遣之遣之而二典皆以無為
宗今悟有為非而遣之遣之而二典皆以無為
是而涉之涉之而小雅曰言皆滯於有泯色空
也說文曰悟覺也而小雅曰言皆滯於有泯色空
以合跡忽即有而得玄向曰玄道也色五
者泯然如一忽自遣有之情而得於道也
善曰言有既滯有故釋與泯色空以合其跡
道教忽於有而得於玄然俱得泯然無跡
泯也又曰本末內外暢然俱得泯然無跡
摩經喜見菩薩曰色色空為二色即空為二
色滅空性自空如是受想行識識空為二

識即是空非識性自空於其中通而達者為
入不二是法門有謂有之形也王弼老子注曰
有皆始於無又曰無為本無以之為始以無本然王
資於有故曰玄冥即有而得玄也釋二名之同出
消一無於三幡翰曰二名謂有無也此兩者
去其有以從其無固有理矣夫道者視之不見
見名曰希無色也聽之不聞矣夫道者視之不見
一持之消其名曰微無形也善曰釋謂三無則歸
散也二名即有名物始無名物曰無名物曰無名
雖異釋之令同出於道也老子曰無名天地
之始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
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
玄王弼曰兩者在首則謂之始也
名所施不同也謂之始也
也言訓暢令盡也三幡令為一也歸於無也
也言訓暢令盡也三幡令為一也歸於無也

猶與謝慶緒書論二幡義曰近論三幡諸人
假二觀於三幡識空然及觀與之意以色語樂
空及觀於三幡識空然及觀與之意以色語樂
以終日等寂默於不言自齊既善曰夫言從
道生道因不言暢道之因言言理歸空一日
語樂等乎不言暢道之因言言理歸空一日
盡道也又曰不言暢道之因言言理歸空一日
嘗言也身不言暢道之因言言理歸空一日
兀同體於自然翰曰真猶大也此綽慕道之
以託焉兀無營貌玄言無營於心同遣乎自然
道也馬善曰妙悟玄言無營於心同遣乎自然
兀然是已善曰妙悟玄言無營於心同遣乎自然
兀然同體於自然翰曰真猶大也此綽慕道之
兀象咸載冥昧也自然言不顯視也
兀無知之貌也自然言不顯視也

蕪城賦善曰集云高帝十一年屬吳景帝曰

蕪城賦善曰集云高帝十一年屬吳景帝曰

更名江都武帝更名為廣陵江都
易王非廣陵王肯皆都焉
鮑明遠

孝武帝時臨海王之子鎮州明
遠為其下參軍隨至廣陵子鎮明
逆昭見廣陵故城為漢所滅昭以子

所都亦廣陵遂為漢所滅昭以子
項事同於宋書曰鮑明遠賦以文

善曰沈約宋書曰鮑明遠賦以文
辭瞻逸世祖時昭為中書舍人上

好為文章自謂昭為中書舍人上
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時或謂其

州昭為前軍掌書記之
任子瑱敗為亂兵所殺

灞 弭迤 爾以平原南馳蒼梧張海北走去紫
塞 雁門 翰曰灞迤雁門皆塞名 善曰灞相連

新平之貌也廣雅曰迤斜也漢書有蒼梧郡謝
南馳北走言所通者遠也漢書有蒼梧郡謝

承後漢書曰陳茂常渡濊海如淳漢書注曰
走起也崔豹古今注曰秦所築長城土色皆

紫漢書有雁門郡紫施徒可切善字以漕渠軸
塞漢書有雁門郡紫施徒可切善字以漕渠軸

以崑岡重江復關之隙四會五達之莊濟舟
具也引水轉穀曰漕軸車也崑原岡也言舟

為關要故曰重江復關也善曰廣雅於遠也
四會五達也莊道也善曰廣雅於遠也

預曰崇邦漕道也左氏傳曰吳城邗漕也
輪也崑崙廣陵之鎮平也輿軸之持輪河

圖括地象曰崑崙廣陵之鎮平也輿軸之持輪河
軸或為袖南臨一崗之鎮平也輿軸之持輪河

篇曰陳藏也洛陽記曰銅甍二故在四會道
之康爾雅曰五達謂之莊當昔全盛之時車挂韉

之康爾雅曰五達謂之莊當昔全盛之時車挂韉
衛

人駕肩屨開撲卜地歌吹沸天時銑曰全盛之

時銑曰全盛之時駕車也駕猶倚也言車軸相挂人有相

倚里也開里門言間里之門徧地歌吹之喧沸天也善曰全盛謂漢時也史記蘇秦

說齊王曰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說文曰轉車軸端杜預左氏傳注曰駕凌也謂相迫

曰今開種物也方言曰撲地出也郭璞貨鹽田

鏹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妍向曰季滋

滋貨在於煮海為鹽削銅鑄錢勇才壯力以競惟富士人也言人馬皆尚精華妍麗以

常賦曰陸海鹽田蒼頡篇曰鏹削平也初達海賦曰陸海鹽田蒼頡篇曰鏹削平也初達

切史記曰吳有豫章銅山吳王濞盜鑄錢煮海水為鹽班固傳贊曰材力有餘士馬強

盛范曄後漢書曰王元最強故能侈秦法供

周令劃崇墉剗濬洫圖脩世以休命良曰侯

墉城剗鑿圖謀脩長休美也言奢侈過於周秦之法令乃開崇城鑿深溝以謀長世之

命也善曰聲類曰秦制跨周法字林曰推刀軼通西都賦曰聲類曰秦制跨周法字林曰推刀

綜世劃剗謂除其土也洫池也左氏傳北宮文子曰其有命宅令問長世尚書曰侯是以

天休命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命也是以

板築雉堞之殷井幹寒烽櫓之勤格高五嶽

衰茂廣三墳萃若斷岸轟六似長雲製礮

石以禦衝胡頰壤以飛文觀基高之固護將

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割善

剖而豆分城上短牆也并幹樓也櫓却敵也

城上短牆也

并幹樓也櫓却敵也

雖伏暴善本藏虎乳血餐膚喻曰厲猛鷓也

也暴虎將有所擊鷓鴣非鷓鴣也

仰而嚇之此不飲而鳴得腐鼠鷓鴣過其亦鷓鴣

善曰厲摩也鄭玄又周禮注曰曰

切鄭生而能自食者謂鳥子曰嚇郭璞爾雅注

爾雅曰雁白虎或為魁切崩捺塞路崢嶸古

木崩摧塞絕人行路捺木叢深暗塞猶荒也

善曰崩摧塞絕人行路捺木叢深暗塞猶荒也

曰深冥也毛詩曰肅肅兔置施于中達薛君

注曰白楊葉圓李陵書曰寒稜稜霜氣刺刺

本葛善風威孤蓬自振驚砂坐飛灌莽杳而

無際叢薄紛其相依隨風飄轉者明遠自喻

客遊也坐飛謂忽然而飛喻叢薄草木相雜也

辭注曰灌莽也王逸楚通池既已夷峻隅又以

頽直視千里外唯見起黃埃疑思寂聽心傷

已摧善曰通深夷平也峻隅高城也埃塵也

閣之基琤淵碧樹弋林釣渚之館吳蔡齊秦

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歇燼滅光沈響絕

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歇燼滅光沈響絕

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歇燼滅光沈響絕

濟曰藻黼謂彫畫也璇淵玉池也碧樹玉樹
也八林射鳥之處釣渚之館觀魚之所也吳樹
紫之為善歌吟齊樂而女善琴瑟魚龍爵馬
皆假為飾以爲玩樂而今皆芳香已歇化爲
灰燼華光已沈如歌樂絕矣善曰藻高廟施
藻張璠洞玉池也碧樹玉樹也楚辭曰吳歛
蔡謳漢書藝文志有齊歌秦歌西京賦曰吳歛
鱗變而左氏傳注曰薰香也又曰燼火之餘木
東都妙姬南國佳善麗人蕙心紈質玉貌絳
唇莫不理魂幽石委骨窮塵豈憶同輦善本
之愉樂離宮之苦辛哉紈曰蕙香草喻義也
如質也絳赤也言妙姬佳人蕙美之心輕細
之質白貌赤唇皆已化矣豈知同車而遊以
東城一何高曰京洛多妖麗玉顏侔瓊麤然

京洛即東都也曹子建詩曰如蘭之茂好色
容若桃李武帝納皇后頌曰如蘭之茂好色
奇曰蜀都賦曰毛皇后有寵出入與帝同輦志
曰明帝掉毛皇后有寵出入與帝同輦志
南賦曰離宮城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
為蕪城之歌者多命操生而哀死故吞恨
志而去軫以投子貢廣雅曰命詩外傳曰孔子抽
有伯夷之操夫遭遇異時歌曰邊風起善本
窮則獨善其身故謂之異操歌曰邊風起善本
字兮城上寒井徑滅兮丘隴殘千齡兮萬代
共盡兮何言室遷毀行通荒蕪而丘隴亦已
摧殘言復何言也善曰周禮曰九夫為井
共盡今復何言也善曰周禮曰九夫為井

又曰夫間有遂遂謂之有徑
莊子曰夫化窮盡謂之死
宮殿

魯靈光殿賦 并序

王文考

選欲作壽字曰范曄後漢書云王父
無以加也時蔡邕亦賦此遂隱而
不出漢江溺而死也善曰范曄
後漢書曰王逸字叔考有雋才
遊魯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
此賦未成及見延賦後蔡邕亦造
之遂輟論而止後溺
水死時年二十餘

張載注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

立也良曰靈光殿名餘恭王名魯恭王餘

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

而營焉僖公曰九諸侯歸國曰下國兆始也僖

善曰漢書昭曰恭王徙魯好治宮室毛詩曰命

于下國韋昭曰恭王徙魯好治宮室毛詩曰命

昔魯僖公天子為上國故諸侯為下國故曰命

下治文公之宮故曰遂因僖基兆而營焉

與僖同爾雅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

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意

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銑曰

中微盜賊奔突謂王莽篡也未央建章高大堅

固而獨存者將為神明也詩云以保漢室矣其

後興也載曰突唐突也詩云昆弗突矣末

失建章西高二殿之名杜預左氏傳注曰聽

也歸然高大堅固貌也善曰孔叢子曰聽

丘軌切廣雅曰意疑也然其規矩制度上應

星宿亦所以永安也濟曰規矩方圓也上

曰上應星宿謂皆取也賦予客自南鄙觀藝

曰規矩應天上憲皆取也賦予客自南鄙觀藝

於魯觀斯而貽吏曰嗟乎詩人之興感物而

作孔翰曰文考客於荊州故云南鄙言魯有周

言見靈光神異而驚視將欲慕詩人感物之

義載曰南鄙荆州也廣雅曰鄙詩人感物之

義載曰南鄙荆州也廣雅曰鄙詩人感物之

義載曰南鄙荆州也廣雅曰鄙詩人感物之

義載曰南鄙荆州也廣雅曰鄙詩人感物之

義載曰南鄙荆州也廣雅曰鄙詩人感物之

義載曰南鄙荆州也廣雅曰鄙詩人感物之

義載曰南鄙荆州也廣雅曰鄙詩人感物之

義載曰南鄙荆州也廣雅曰鄙詩人感物之

義載曰南鄙荆州也廣雅曰鄙詩人感物之

義載曰南鄙荆州也廣雅曰鄙詩人感物之

經也魯有周公孔子在焉愕視曰貽本為堯

而末見此驚也見可嗟之物為作詩作賦

故奚斯頌僖歌其路寢而功績存乎辭德音

昭乎聲翰曰清廟奕奕功績存乎辭辭則頌也

德音昭乎聲斯所傳之不已也善曰毛詩曰新

廟奕奕奕奕斯然盛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也左

其新廟奕奕奕奕然盛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也左

氏傳司馬侯曰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也左

毛詩曰我昭有嘉物以賦顯事以頌宣匪賦匪

頌將何述焉賦曰宣而明之必以遂作賦曰

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殷五代之純

熙紹伊唐之炎精濬深哲智欽敬殷盛也五

代唐虞夏殷周也熙廣紹繼伊惟也唐堯也五

言漢能順考古道深智明盛五代大廣之德

言漢能順考古道深智明盛五代大廣之德

言漢能順考古道深智明盛五代大廣之德

言漢能順考古道深智明盛五代大廣之德

言漢能順考古道深智明盛五代大廣之德

言漢能順考古道深智明盛五代大廣之德

言漢能順考古道深智明盛五代大廣之德

言漢能順考古道深智明盛五代大廣之德

言漢能順考古道深智明盛五代大廣之德

言漢能順考古道深智明盛五代大廣之德

繼惟堯之炎精也 炎精劉堯後故云紹唐漢火德天故
云炎精也 炎精劉堯後故云紹唐漢火德天故
地考行古之道者帝也濬深也哲智也又有
善曰書欽明詩云若稽古帝堯又曰濬哲也漢盛於
善曰殷盛也五代而紹帝堯火德也孔安國尚書序
曰時純熙矣爾雅曰純大也孔安國尚書序曰濬哲也
曰熙廣也爾雅曰純大也孔安國尚書序曰濬哲也
生伊堯孔安國尚書序曰濬哲也孔安國尚書序曰濬
漢李充德陽殿賦曰精布耀或幽而光又馮衍
復存矣永曰社稷荷天衢以元亨廓宇宙而作
京敷皇極以創業協神道而太寧 銑曰荷類
亨通廓開敷布皇大極中協合寧安也言漢
氏賴天道大通開宇宙而作為京室布大中
之衢道以創制鴻業合於神道而大行也元善
曰衢道也易曰荷天之衢道大行也元善之

長也亨嘉之會也 天初覆為宇中廓鄭玄周
也亨嘉之會也 天初覆為宇中廓鄭玄周
易注曰人君在上位負荷天之大道 載曰
皇極曰人君在上位負荷天之大道 載曰
子曰天君下大業皆謂初漢之盛時也 周
以神道於百姓胎期九族敦序乃命孝孫
俾侯于魯 善曰尚書曰俾使也孝孫則恭王也
九族孔安國曰九族高祖至玄孫又曰親也
雅曰命告也毛詩曰孝孫有慶又曰建爾元
于魯侯 錫珣珪以作瑞宅附庸而開宇 錫
也珣珪諸侯所執瑞寶宅居也附庸言其
稅貢賦附於大國開我皇家之珣珪使敬保其
居於附庸也圭長尺二寸謂之圭字以作蕃
載曰於附庸也圭長尺二寸謂之圭字以作蕃
佳錫大圭以為瑞信又寸謂之圭字以作蕃
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古者附庸百里魯五百

里之封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錫二十四等
 附庸方七百里以是開居也善曰毛詩曰
 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乃立靈光之秘殿配
 日大啓爾宇為周室輔乃立靈光之秘殿配
 紫微而為輔光深殿可配帝宮以為蕃輔也
 載曰詩云祕宮有洳紫微至尊宮斥京師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祕神也西京賦曰思比象
 於紫微春秋合誠圖曰神也西京賦曰思比象
 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承明堂於少陽昭列
 顯於奎之分野濟曰心星為明堂於少陽昭列
 魯之分野昭列謂在少陽而行位其於天也
 曰言承漢明堂而星明而行之位其於天也
 於奉高縣有明堂武帝造又曰漢書曰泰山
 郡奉高縣有明堂武帝造又曰漢書曰泰山
 又曰魯地奎婁之分野也又曰春秋說題辭
 曰心為天明明堂以布政教言靈光承天之明
 堂在少地瞻彼靈光之為狀也則嗟我罪寇
 陽之在地

隗嶭魏五棵罪嶺廬吁可畏乎其駭人也
 翰曰言其形也高大之狀可畏而驚人也
 皆言其形也高大之狀可畏而驚人也
 驚也故觀斯而胎善曰皆高峻之貌也
 安國尚書傳曰吁疑作之辭迢嶢侗儻豐麗
 博敬洞軫轆兮其無垠也濟曰迢嶢高貌侗
 博廣博也儻儻異也豐大貌麗高貌也
 峻卓異大麗寬敞其無畔也載曰又言其高
 形也博廣也儻儻異也豐大貌麗高貌也
 侗儻非常也上林賦曰張樂手摻葛之高貌也
 璞曰言曠也上林賦曰張樂手摻葛之高貌也
 遠深遼貌邈希世而特出羗瓌譎而鴻紛屹
 魚山峙以紆鬱隆岨岨勿乎青雲良曰希
 乙特出言世希有也瓌奇譎異鴻大紛多也
 世特出言世希有也瓌奇譎異鴻大紛多也
 言詩異之狀大而多也屹直上也峙立也紆
 鬱曲深貌隆岨岨極高貌言直上也峙立也紆
 而高入手青雲之中也載曰羗辭也羗亦

乃也相錯善曰瑰異諸說也甘泉賦曰上洪紛
 而弗弗崇庸屹屹隆屈也西京賦曰終南太一
 隆屈崔崒岨岨岨岨岨岨岨岨岨岨岨岨岨岨岨岨
 善曰廣雅岨岨岨岨岨岨岨岨岨岨岨岨岨岨岨岨
 曰峙止也鬱塊執北點鳥以增耕岨宏前削
 綾而龍鱗良曰鬱塊執北點鳥以增耕岨宏前削
 齊如龍鱗無齊限之崩崩岨岨岨岨岨岨岨岨岨
 善曰如龍鱗無齊限之崩崩岨岨岨岨岨岨岨岨岨
 平貌甘泉賦曰岨岨岨岨岨岨岨岨岨岨岨岨岨岨
 其龍鱗如字綾音陵汨筆磴磴哀五以璀璨
 赫輝輝亦而燭坤狀若積石之鏘鏘又似乎
 帝室之威神翰色也汨高也磴磴峻貌璀璨
 也積石謂崑崙山天帝所居宮名鏘鏘華盛
 貌帝室天上紫微宮威神言驚人也鏘鏘華盛
 之色高峻輝輝照地狀如天帝之居華盛又
 似紫微之宮神麗而驚人也

貌光輝也善曰汨淨貌磴磴下土高貌璀璨
 材飾貌輝也善曰汨淨貌磴磴下土高貌璀璨
 神岳之尊嚴也善曰汨淨貌磴磴下土高貌璀璨
 帝室也崇墉岡連以嶺屬朱闕巖巖而雙立
 高門擬于闐闔方二軌而並入
 精與平岡相連長嶺相屬雙門立於前殿
 門比也謂二車相並而入言大也
 謂閭善曰二車相並而入言大也
 應曰二轍也鄭玄周禮注曰為方併也善曰二轍
 造其堂俯仰顧眄東西周章階高歷過也
 也自至此已殿堂顧眄周章言驚視也則過其高
 階也自至此已殿堂顧眄周章言驚視也則過其高

造其堂觀其狀而賦之至善形彩之飾徒何

日孔安國尚書傳曰造之至也

為乎浩浩泮泮汗流離漫皓壁曷景曜

以月照丹柱款翕翕黼黻而電炬戰霞駁雲蔚

若陰若陽灑灑濩濩燁燁燁燁燁燁燁燁燁燁燁燁

濶也也濶也濶也濶也濶也濶也濶也濶也濶也濶也

問也濶也濶也濶也濶也濶也濶也濶也濶也濶也濶也

高也濶也濶也濶也濶也濶也濶也濶也濶也濶也濶也

言若明則如霞之柱赤也如雷之光也

故若陰陽也灑灑濩濩燁燁燁燁燁燁燁燁燁燁燁燁

動目眩曜而灑灑濩濩燁燁燁燁燁燁燁燁燁燁燁燁

至若陰陽灑灑濩濩燁燁燁燁燁燁燁燁燁燁燁燁

多眩曜不定也衆隱陰夏以中處露鳥寥寥交立

竊立以崢嶸鴻燿往呼燒往以燻浪震

字作颺蕭條而清泠將向陰處於中則或深遠或

寬明其清涼之氣如秋露寥寂以崢嶸深遠或

貌鴻燿煇煇以燻燻燻燻燻燻燻燻燻燻燻燻燻燻燻燻

殺賦曰善曰陰夏則有望向北之殿也章仲將景福

竊崢嶸皆幽深之類善曰載蕭條清涼之貌動

滴瀝以成響音雷應其若驚耳嘈嘈以失聽

目矐矐而喪精駢密石與琅玕齊玉璫與

璧瑛多響故作英字翰曰凡深閣之室則必

嘈嘈聲亂貌故簷溜滴瀝之聲已若雷應之驚

玉璫璫璫也璫璫璫璫璫璫璫璫璫璫璫璫璫璫璫璫

垂滴瀝纒成小響室內應之其聲似雷之驚

也說文曰滴瀝水下滴瀝之也
 言也煇耀而目不正也
 精也廣雅曰琅玕珠也似玉書曰球琳子喪
 精也李執法韋照曰密並也國語曰然彼以之
 室加密石琢此亦為飾也西都賦謂砥也
 密石磨琢此玉之飾也孝經都賦曰裁璧以
 玉有英璧英璧此玉之飾也
 華之遂排金扉而北入宵譙譙而幽邃
 室嫵娟以窈窕洞房叫窳他而幽邃
 宵謂日將暮也言排金門而北入景將暮也
 謂日將暮也言排金門而北入景將暮也
 且深又有通窳遠也言此殿內更有曲室深麗
 也霄冥也善曰淮南子曰傾宮旋室在崑崙
 崑崙之曲屋也徐翰七前曰連觀飛旋室在崑崙
 崑崙之曲屋也徐翰七前曰連觀飛旋室在崑崙
 崑崙之曲屋也徐翰七前曰連觀飛旋室在崑崙
 崑崙之曲屋也徐翰七前曰連觀飛旋室在崑崙

也說文曰滴瀝水下滴瀝之也
 言也煇耀而目不正也
 精也廣雅曰琅玕珠也似玉書曰球琳子喪
 精也李執法韋照曰密並也國語曰然彼以之
 室加密石琢此亦為飾也西都賦謂砥也
 密石磨琢此玉之飾也孝經都賦曰裁璧以
 玉有英璧英璧此玉之飾也
 華之遂排金扉而北入宵譙譙而幽邃
 室嫵娟以窈窕洞房叫窳他而幽邃
 宵謂日將暮也言排金門而北入景將暮也
 謂日將暮也言排金門而北入景將暮也
 且深又有通窳遠也言此殿內更有曲室深麗
 也霄冥也善曰淮南子曰傾宮旋室在崑崙
 崑崙之曲屋也徐翰七前曰連觀飛旋室在崑崙
 崑崙之曲屋也徐翰七前曰連觀飛旋室在崑崙
 崑崙之曲屋也徐翰七前曰連觀飛旋室在崑崙

德與憇同說文曰憇於是詳察其棟宇觀其

結構規矩應天上憲甬子陬子史反詳察棟

宇主架屋故此結構之手始法之是應天也甬

星主架屋故此結構之手始法之是應天也甬

載曰詳察欲安法曰結意審其事也善曰高

誘呂氏春秋注曰結意審其事也善曰高

天文星宿也憲法也善曰爾雅曰甬陬之

星營室東壁也憲法也善曰爾雅曰甬陬之

營室也曰空倨勿危毀雲起嶽岑離樓未三間

四表八維九隅離樓曰倨危毀雲起嶽岑離樓未三間

屋各為三間也四角也表謂屋覆上四面也表外

也八維四方四角也表謂屋覆上四面也表外

隅亦角也善曰甘泉賦曰大夏雲謁波詭

離樓衆木交架之貌長門賦曰大夏雲謁波詭

有樹離樓梧而相撐為八維并中為九則萬楹

叢倚磊砢可相扶浮柱岵岵帶進以星懸漂

嶢峴五而枝柱音駐不齊貌言萬柱叢倚參差

以相扶持也嶢峴危貌浮柱岵岵帶進以星懸漂

多也危以相扶持也嶢峴危貌浮柱岵岵帶進以星懸漂

詞壯大之貌枝柱岵岵帶進以星懸漂

貌壯大之貌枝柱岵岵帶進以星懸漂

窳以虹指擢遠遠而騰湊層櫨礫累佹佹以

窳以虹指擢遠遠而騰湊層櫨礫累佹佹以

炭合我五曲枿要上紹而環句構芝栢而攢

羅以戢戢側善女枝掌孟叔捋牙而斜據偃蹇

如虹指擢舉而衆攢更相合湊層櫨重斗也

如虹指擢舉而衆攢更相合湊層櫨重斗也

如虹指擢舉而衆攢更相合湊層櫨重斗也

如虹指擢舉而衆攢更相合湊層櫨重斗也

如虹指擢舉而衆攢更相合湊層櫨重斗也

射也善聚其間也善曰梁上甘泉賦曰歷倒景而

斜據其間也善曰梁上甘泉賦曰歷倒景而

屋西都賦曰抗應龍之虹梁賦曰歷倒景而

文曰樞為一此重言之蓋有曲直之殊爾要然

梁之貌也載曰芝栢山節方小木為之善曰

說文曰樞折上梁蒼頡篇曰攢聚也戰香衆貌

也據依曰穿柱也叔杵參差之貌毛萇詩傳曰

本負下崑蔚以摧錯上崎嶇而重注捷

獵鱗集支離分赴縱橫駱驛各有所趣天向

黝斜林木相連繞貌下嶺蔚出於嶺錯謂壯麗而

荷也博猶相附也下嶺蔚出於嶺錯謂壯麗而

文飾繁雜也捷獵次比而重注謂高峻而重

兩水注溜也捷獵次比而重注謂高峻而重

也支離謂撮一而分連各有趣向言不絕貌

言衆材木所施縱橫相連各有趣向言不絕貌

設也材木所施縱橫相連各有趣向言不絕貌

持負負荷而擯特也嶺蔚出於嶺錯謂壯麗而

貌嶺蔚出於嶺錯謂壯麗而

接嶺蔚出於嶺錯謂壯麗而

爾乃懸棟結阿天窻綺䟽圓淵方井反植荷

渠農秀吐榮菡萏披敷綠房紫的善本作為窟

滑窈窕垂珠鏡曰阿曲也懸棟謂屋下更畫以為

而葉也綺䟽已見上文荷芙蓉載種之於園澗方井

刻鏤也

如在於穴

窟窈窕物在穴

紫的皆說其花

葉花葉云綺疏

文彩故云綺疏

張窈窕垂珠鏡

渠農秀吐榮菡萏

爾乃懸棟結阿天

貌嶺蔚出於嶺

持負負荷而擯

言衆材木所施

也支離謂撮一

設也材木所施

荷也博猶相附

文飾繁雜也捷

兩水注溜也捷

獵鱗集支離分

本負下崑蔚以

也據依曰穿柱

說文曰樞折上

梁之貌也載曰

曲貌也載曰芝

文曰樞為一此

屋西都賦曰抗

斜據其間也善

射也善聚其間

也善曰梁上甘

泉賦曰歷倒景

而

之中以為光耀
紫茵茵善曰爾雅曰雅曰荷其華
曰窟徒感切窟與音的說文
龍柄彫鏤手向亦畫以文藻龍柄
錢深為龍文也又畫水草之文節
善曰兩雅曰節謂之節郭璞曰節
畫為藻文鄭玄禮記注曰節謂
木生姿狀也昔載於材為之形也
賦曰或象飛禽走獸奔虎攫攫以
奮豐而軒鬢者虬龍騰驤以蛇蠶
善曰兩雅曰節謂之節郭璞曰節
畫為藻文鄭玄禮記注曰節謂
木生姿狀也昔載於材為之形也
賦曰或象飛禽走獸奔虎攫攫以
奮豐而軒鬢者虬龍騰驤以蛇蠶

動而躩夔
以相倚也
龍飛舉也
持也
柱預左氏
頤預左氏
衡騰虵
朱鳥朱雀
衡騰虵
善曰春秋漢也
四阿之長衡也
騰蛇無足而切
貌騰蛇力鳥切
白鹿子蛇結五於構
舒翼以
朱鳥舒翼以
而遠棖
善曰兩雅曰節謂之節郭璞曰節
畫為藻文鄭玄禮記注曰節謂
木生姿狀也昔載於材為之形也
賦曰或象飛禽走獸奔虎攫攫以
奮豐而軒鬢者虬龍騰驤以蛇蠶

樞蟠螭宛轉而承榻樞曰樞也

斗上皆畫為白鹿一而延首也

轉盤貌楫門額木古王喬辭曰

以承之也中善遊子蛻延首之貌

龍言曰未蟠天狡兔踈伏於拊側

而相追形翰致曰踈縮足而拊斗

文曰相追猓也亦壯藥切拊音父

以斷斷銀却負戴而躡躡存躡上

出齒吐舌也斷揀齒而出躡躡也

善齒根也廣雅曰躡躡也

眇徒脉脉而獮獮直視也

齊首所刻畫雜類齊頭而相觀

莫革切善曰兩雅曰獮獮也

楹儼雅跽已而相對乞欺怒眉

交烏類呼顏顏而睽睽許狀若非

惜感七頻蹙而舍悴睽許狀若非

也集上楹儼而舍悴睽許狀若非

面睽如睽鼻而舍悴睽許狀若非

敬恭也尊鼻而舍悴睽許狀若非

睽也張目眇貌孟子曰頰頰頰

頰頰頰頰頰頰頰頰頰頰頰頰

頰頰頰頰頰頰頰頰頰頰頰頰

仙諤諤善本岳岳於棟間玉女闕窻而下視

諤諤之諤行列玉女形貌於窻上皆窻於棟間行也

貌李曰神女函谷關銘曰彌高也流善曰岳岳立忽

髟髟以響象若鬼神之髟髟向曰髟髟也言此形猶依

之髟髟說文曰髟髟也髟髟也髟髟也髟髟也髟髟也

群生雜物奇怪山海靈寫載其狀託之丹

青千變萬化事各繆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

向曰皆委曲得其情也其形各殊故曰繆

形也皆委曲得其情也其形各殊故曰繆

上紀開闢遂古之初也向曰紀記也遂古上古

也道五龍比翼人皇九頭第曰人上黃伯黃仲

善九頭黃季黃少並有羽翼分理九州命曆序

曰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曰五姓同期其為

女媧蛇軀蛇身伏羲鱗身人首女媧

亦三皇也善曰列子曰伏羲女媧龍身女媧

人面有大聖之德玄中記曰伏羲女媧龍身女媧

鴻荒撲略厥狀睢盱皆純厚之道其

形睢盱不可復見故書之睢盱皆純厚之道其

載曰鴻荒撲略厥狀睢盱皆純厚之道其

鴻荒之世也。畫其形亦質而野略。睢盱之質朴。書之形善曰法言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高賦曰：「玼盱跋扈。」字林曰：「睢仰目也。」盱張目也。煥炳可觀。黃帝唐虞軒冕以庸衣裳有殊。曰：「煥炳明也。」言軒車冠冕用授賢才而此三代衣庸用也。言軒車冠冕用授賢才而此三代衣裳變易亦有殊也。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善曰：「尚書玼冕曰冕。庸用也。」作此車服。以賜有功者。賞無功者。否故曰：「庸上曰下。」及三后。謠妃亂主。良曰：「后君也。三后桀紂。」妲己。周有褒姒。亂周也。三君也。國語曰：「皆畫其形也。」三后夏殷周也。善曰：「國語曰：「皆曰：「昔夏桀妹嬉有寵而亡殷。周幽褒姒而有寵而亡周。於是亡忠臣。」

季子烈士貞女賢愚成敗靡不載叙惡以誠

世善以示後。翰曰：「言畫此聖賢愚暗忠孝。」

識時君以申後嗣也。載曰：「忠臣屈原子胥。」

等孝子。申後嗣也。載曰：「忠臣屈原子胥。」

貞女梁寡昭姜之等。善曰：「烈士預讓身政之。」

以貞女梁寡昭姜之等。善曰：「烈士預讓身政之。」

而各子觀於明堂。觀敗是非。無不消滅也。但伊

後曰：「善以者則有惡之狀。興廢之誠焉。孔叢子紂之。」

承宮馳道周環陽榭外望高樓飛觀。向曰：「承

此靈光殿有連閣。接官馳馬之道。而環之。高樓

之飛觀也。言飛者謂高也。登榭外望復見高。不修道。旋宮而馳道。毛萇詩傳曰：「年不順道。」

車馬故以馳為名也。善本無陽榭外望高樓。不修道。旋宮而馳道。毛萇詩傳曰：「年不順道。」

飛觀長塗外降軒檻曼延濟曰軒檻鈎欄也
二句觀長塗外降軒檻曼延曼延言長而不一也
也開明也善曰途上林賦曰道長途中也軒檻所
途樓閣也漸臺臨池層曲九成屹然特立的爾曰
殊形高經善本華蓋仰首天庭飛陞揭孽
緣雲上征中坐乘景俯善本視流星向曰星名漸
法星而為臺名層高也九成九重也
曲九重而成屹然高貌的兩分明貌也
名謂經高過此星仰視天庭陸道也飛者高
如鳥飛揭孽極高貌征行也言飛道極高
雲上行中坐俯視下見星日善曰言重高
九層也呂氏春秋曰有星日
成之臺也載曰高徑所經高上至華蓋
善曰楚辭曰登華蓋兮乘陽谷善曰戲曰未
中庭而觀白日揭孽高貌言臺之高自千

門相似萬戶如一巖穴善本洞出逶迤詰屈
周行數里仰不見日銑曰巖穴中通路而深
逶迤長貌詰屈曲貌周行數里仰不見日謂
屋宇之多此揔嘆其美也載曰千門萬戶
言衆多也相如千門萬戶皆好也
曰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子虛賦曰巖穴
也論語孔子曰加我數年可以學易何宏麗
之靡靡咨用力之妙勤銑曰宏也靡靡其
美何善曰小雅曰靡靡也郭璞方可謂勤勞
也靡靡細好也非夫通神之俊才誰能剋成
勤精妙功勤也乎此勲據坤靈之寶勢承蒼昊之純殷
乎此勲據坤靈之寶勢承蒼昊之純殷銑曰
也謂非鬼神之後才誰能剋成功言費人
力寶奇也蒼昊天也純大殷中也此言授地靈

之奇勢承上天之善曰大中地常在故云據天
 在上故云承上天之善曰大中地常在故云據天
 通神明漢書曰益州刺史王褒聞王褒有俊
 才爾雅曰勳功也蒼天夏為昊天地勢坤
 純大殷中言魯承天之夏為昊天地勢坤
 變化含元氣之煙煇玄醴騰涌於陰溝甘露
 被宇而下臻成統曰言此殿元氣之含陰陽
 騰涌流貌瀟瀟也言醴泉涌北故稱陰
 也至者並美言之善曰孫卿子曰陰陽大化
 而天地之蒸氣也善曰孫卿子曰陰陽大化
 周易曰四時變化春秋命曆序曰元氣正則
 天地八卦時變易曰春秋命曆序曰元氣正則
 載曰醴泉出地故曰醴泉出孝經援神契曰德
 命包曰天樞得則醴泉出孝經援神契曰德
 至天則朱桂黝斜儵叔於南北蘭芝婀娜於
 甘露降朱桂黝斜儵叔於南北蘭芝婀娜於

東西祥風翕習以颯灑激芳香而常芬朱向
 香木名蘭芝香草名勳條榮感貌婀娜柔弱
 貌祥風和風也翕習風來貌颯灑吹草木聲
 激觸此桂蘭之氣常芬然而馨香也
 勳條婀娜皆茂盛之貌善曰尚書大傳曰
 德光地序則朱草生禮斗威儀曰君求金而
 王其政平則蘭芝常生鄭玄曰主調和也伏
 儼子虛賦注曰芍藥以蘭桂調食也然蘭所
 為瑞桂亦宜同春秋運斗樞曰搖光得陵出
 黑芝朱穆鬱金賦曰丹桂植其東載曰風
 之散物如灑如灑然及激灑草木出其芳滋
 故云翕習以颯灑然及激灑草木出其芳滋
 切而王其政平則祥風至翕習盛貌颯灑素合
 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永安寧以
 祉福長與大漢而久存實至尊之所御保延
 壽而宜子孫苟可貴其若斯孰亦有云而不

文選卷之六十一
 三十一

珍存 濟曰 謂西京未央建章皆墮壞而此殿獨

天子也 九君之 服用處皆曰御此刺諸侯

御也 孰誰也 言且榮貴如此 謙言不珍美也

善曰 甘泉賦曰 神莫莫而扶傾 爾雅曰 彌蓋

也 蓋壽 千喪 服傳曰 天子至尊 高唐賦曰 迺

載曰 毛詩 傳曰 云言 宜爾子孫 振振兮 迺

亂曰 洽良 一亂 洽美也 摠形 彤靈宮 歸丘 罪助 穹

崇 紛厖 鴻上 兮崩 加劣 力咳 茲釐 利岑 奎

吟 當 溜疑 駢龍 孔從 孔子 兮大 翰曰 此不 齊並 高

峻嶮 皆高大 連拳 偃蹇 崙倫 菌蹇 兔臣 蹇蹇 產傍

歌頌 兮濟 曰皆 屈曲 高大 傾側 峻貌 歌歎 幽藹

雲覆 霽徒 霽徒 洞杳 冥兮 高敞 也洞 深也 歌歎

深幽 遠如 雲覆 也霽 霽徒 洞杳 冥兮 高敞 也洞 深也 歌歎

蔚蔚 礪罪 砢砢 作音 礪字 本瑰 作瑋 瑋含 光晷 兮

良玉 曰為 翠紫 蔚蔚 雜彩色 也晷日 也瑰瑋 珍奇

郭璞 曰善 物也 蔚蔚 雜彩色 也晷日 也瑰瑋 珍奇

珍奇 窮奇 極妙 棟宇 已束 未之 有兮 翰曰 言

字已 來上 古穴 居故 聖人 制上 棟下 宇足 以

善窮 曰周 易曰 人財 故下 宇棟 以底 風雨 也珍 怪

之營 之瑞 我漢 室永 不朽 兮壯 麗遂 假云 神

也營 之瑞 美也 永長 也

景福殿賦

善曰洛陽景福殿薄曰

何平叔

許昌宮景福殿薄曰

帝特東巡恐夏熱故許昌作殿名曰景福既成命人賦之平叔遂有名此作平叔仕為尚書主選後為司馬宣王斬於東市善曰典畧曰何晏字平叔為散騎常侍遷尚書

大哉惟魏世有哲聖武創元基文集大命

禪命世有哲王高書伊尹命於天監厥德皆體天作制順時立政至于帝皇遂重熙而累盛

時謂立化如天有四時寒暑是體天也順時謂順於人心不妨奪農務也帝皇明帝也明累盛也言至于東都賦曰繼文帝之明故時政謂依月令而行也禮記曰元立制順時立政尚書有立政篇魏志曰明皇帝舉事必順其時文皇帝太子也文皇帝崩即皇帝位東都賦曰至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也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物之至情上則崇稽古之弘道下則闡長世之善經陰陽之言如

謂各使得其育也皆自然而本經陰陽之言如萬物覆之育也皆自然而本經陰陽之言如善曰周易曰一陰一陽之善理以為道也自然已見上文漢書董仲舒對策曰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也稽古已見上文尚書序曰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左氏傳曰北宮文子曰武有之國家令問長世又隨武子曰北宮文子曰武有之

善經庶事既康天秩孔明故載祀二三國富刑
清銑曰庶衆康安秩秩二孔三謂明也載祀六年也
衆事既安天秩甚明為君六年人富而刑獄
無失也禮三月毛詩曰尚書欲繇曰庶事康哉又曰
天秩有禮三月毛詩曰尚書欲繇曰庶事康哉又曰
和六年有禮三月毛詩曰尚書欲繇曰庶事康哉又曰
秋則刑罰清班固漢書述曰國富刑清以順歲
二善本三月東巡有善符至于許昌望祀善本
山川考時度方存問高年率民耕桑昌地許
天子五年一巡狩望祀山川謂度其時謂杖長
之政道有廢於時者度方謂度其時謂杖長
尚書曰歲二月高年巡狩至于岱宗柴禮記王
見制之考時二月定東巡狩望祀山川問百年者就

撫萬民度四方王齊曰闕定四方而撫安之
司馬彪續漢書曰凡郡國掌治民常以春行
民農桑勸越六月既望林鍾紀律大火昏正
桑梓繁蕪大雨時行向曰越於也既望林鍾
大火星名昏見南方故云正也桑梓木名繁
蕪多也此月當大雨時行向曰越於也既望林鍾
望也又越於也禮記曰安國曰十月五日相
日律中書曰惟五月既望也禮記曰安國曰十月五日相
時行尚書曰庶草蕃庶三事九司宏儒碩
生相與相與字無感乎溽暑之伊鬱而慮性命
之所平向曰濕三事三公九司九卿宏碩皆大
公而憂乎性命之不能生也成也氣善曰三
通而憂乎性命之不能生也成也氣善曰三
事三公九卿宏碩皆大
九卿也春秋漢舍孽曰九卿象河海劇秦義

夏是月也土潤溽暑伊鬱熱貌周易曰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於一家語孔子對魯哀公曰分於道始

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分於道始

得為人也各受陰陽剛

柔之性故曰形於一唯岷越之不靜寤征

行之未寧寤覺也岷越行謂戎馬也寧息也言

三公九卿大儒皆知蜀吳未平戎馬未息也

善曰岷越吳蜀二境也尚書曰西戎馬未息也

也乃昌言曰昔在蕭公暨于孫卿皆先識博

覽明允篤誠莫不以為不壯不麗不足以一

民而重威靈不飾不美不足以訓後而示厥

成故當時享其功利後世賴其英聲濟公九

卿大儒雖知戎馬未息而皆昌言將造宮殿

蕭何造未央宮孫卿子云宮室所以避燥濕

壯麗飾美蓋天子示天下以威靈且令後世

也君無以加之此謂當時享其功利後世賴

其美也荀卿子曰宮室尚書曰禹拜昌言蕭公

輕重也長笛賦序曰博覽典籍雅左氏傳曰高

陽氏有才子賦允篤誠漢書曰蕭何治未央

宮上見其壯麗以重威靈且曰天子以四海為

非國語屈建曰夫君人者不飾不美不足以

民國語屈建曰夫君人者不飾不美不足以

千國語屈建曰夫君人者不飾不美不足以

其功利享受也我客戾止永觀厥成杜預左氏

書曰飛英聲且其善本許昌者乃大運之依

矣圖識之所旌苟德義其如斯夫何宮室之

勿營翰曰且者重義苟且也收所戾止也天

運也旌標苟且也收所戾止也天運

運也旌標苟且也收所戾止也天運

所止圖識者以為標也漢時許昌有氣見於當塗高識者以此夫何宮室之勿營言可營也且圖識
高義如紀曰夫何宮室之勿營言可營也且圖識
曰獻帝紀曰夫何宮室之勿營言可營也且圖識
上書曰許昌魏基昌於當塗高者昌於許昌
高者魏也許昌魏基昌於當塗高者昌於許昌
元命苞曰許昌魏基昌於當塗高者昌於許昌
運在五維書攝亡辭曰五塗春秋詭題辭曰大
傳注曰庚定也賈逵國語注帝曰俞哉玄
曰旌表也廣雅曰賈逵國語注帝曰俞哉玄
既駕輕裘斯御乃命有司禮儀是具審量日
力詳度費務鳩經始之黎人作善本輯農功之
暇豫因東師之獻捷就海孽之賄賂立景福
之秘殿備皇居之制度聽三公九卿大儒立
宮室之禮儀乃曰然武玄輅車名輕裘暑服命
主司具禮儀計其日功恐多喪人方詳其費

務也恐多用也人財集也經始黎人謂梓匠之
人東師也言用海僻之吳將獲其賄賂就居之
猶僻也言用海僻之吳將獲其賄賂就居之
法禮也言用海僻之吳將獲其賄賂就居之
也天子始論語子曰天子乘玄輅又曰是月然
向曰天子始論語子曰天子乘玄輅又曰是月然
功賞約省用曰禮官孫子曰禮儀必書曰乃命有司
左氏傳鄭子靈曰禮官孫子曰禮儀必書曰乃命有司
詩曰鄭子靈曰禮官孫子曰禮儀必書曰乃命有司
韓集也左氏傳鄭子靈曰禮官孫子曰禮儀必書曰乃命有司
語優也左氏傳鄭子靈曰禮官孫子曰禮儀必書曰乃命有司
豫樂也左氏傳鄭子靈曰禮官孫子曰禮儀必書曰乃命有司
氏豫也左氏傳鄭子靈曰禮官孫子曰禮儀必書曰乃命有司
講之也左氏傳鄭子靈曰禮官孫子曰禮儀必書曰乃命有司
海孽魚列切爾雅曰賄賂居海孽之魏志曰靈光殿賦曰靈光之修
許昌宮起景福殿魯靈光殿賦曰靈光殿賦曰靈光之修

卷之十一
四十一

殿爾乃豐層覆之眈眈建高基之堂堂羅踈

之汨汨越肅坻直鄂各五之鏘鏘層高也

蓋也言厚而且高眈眈深窾貌堂堂高敞

鄂猶眈眈也汨汨楚國堂之善曰西京賦曰大

在畫柱也汨汨越光明貌坻殿基也飛欄翼以

軒翥反字轆魚以高驥流羽毛之葳蕤垂環

玼蒲之琳琅之銑曰軒猶高也言飛欄如鳥翼

向上偃者轆謂屋上閣也言屋欄向上偃閣

而勢舉也室內飾羽毛翡翠之類歲髮毛羽

西京賦曰玼琳琅皆珠玉雜垂於中也鳳寒翥

於薨標西都賦曰荷棟椽而高驥言宮室以

羽毛為飾又垂環玼及珠琅也西都賦曰翡翠

翠火齊葳蕤羽毛之貌爾雅曰內參三旗九

疏從風飄揚皓皓肝肝丹彩煌煌也旗曰參三

日月星九旒九旗也皓皓禮曰熊旗六旂以象

故曰參旗周禮曰參伐也然伐一星以旗象參

相明也肝肝煌煌皆盛貌以故其華表則鎬

鎬景鑠鑠灼赫奕章灼若日月之麗天也良

華表謂華飾屋之四外而鎬鎬鑠鑠赫奕章

鎬明也周易曰日月麗乎天其奧秘則翳蔽

暖昧髮髯退概若幽星之纚氏連也鏡曰言

翳蔽暖昧髮髯退概若幽星之纚氏連也鏡曰言

夜也言深邃之中見珠玉光飾之物若夜星

卷之二十一 四十一

之相連纏綴也善曰魯靈光殿賦曰西序
聖深而奧秘蔽翳曖昧房髯退概皆謂幽深
不古明也幽猶夜也曖音愛既櫛比逆而橫集

又宏肆以豐敞無色博落不常一象輸曰大

疏表敞高也博落廣疎也言殿宇相連接如

梳齒相高而橫集大義敞廣而且疎丹青奇

異故不常一象也善曰毛詩曰其比如櫛

連未詳一曰宏連大連衆木也王逸楚辭注

曰橫木闕柱為連連與連古字通博落謂所

繞者廣也郭璞山海經注曰絡統也博落與絡

通古字遠而望之若摘朱霞而耀天文迫而察

之若仰崇山而戴垂雲嗟瓌瑋以壯麗紛或

或郁其難分此其大較角也濟曰摘繁也朱

似霞也近見如高山之上戴覆繁雲而垂下

嗟難義之辭瓌奇瑋義也約或或文章多貌

較略也言奇美壯麗文章之多難以分別且

述其大略如此善曰廣雅曰櫛奇也宋衷

而易緯注曰鬱乎似積去就而察之雲乎若太

南都賦曰紛郁郁六難大較三品也大若乃高

覺前崔嵬飛宇承霓綿蠻黠徒霽會隨雲融

泄曳鳥企山峙若翔若滯向曰上言大較此

崔嵬高貌飛宇承霓言其高承於雲冕也

文選黠霽黑貌融泄雲動貌言屋入雲若

如鳥立而動企鳥立也時且止言高峻之勢

薛綜西京賦注曰薨棟也毛詩曰維蠶黃鳥

形高竦如鳥之企如山之竦若翔若滯山鳥

之貌毛詩曰如鳥之企如山之竦若翔若滯山鳥

曰屹山峙以紆鬱我我業業罔識所屆雖

曰屹山峙以紆鬱我我業業罔識所屆雖

曰屹山峙以紆鬱我我業業罔識所屆雖

離朱之至精猶眩曜而不能昭晰善本有也

業業高貌同無屈至也離朱古之明目者則

雖明猶昭晰也猶眩曜不能昭晰也眩曜不

業同識所則離朱之明察歲末於百步之離外

也淮南子曰則離朱之明察歲末於百步之離外

亂貌文曰昭晰明也晰之逝切爾乃開南

端之豁達張筍虞之輪函華鐘杙兀其高懸

悍汗數仞以儷陳體洪剛之猛毅聲勻究磬

隱其若震也音真幽多貌南端南門筍虞鐘架

高懸舉也悍數熊虎也鐘架之言華鐘已懸悍

雷震形雙布陳其形體猛毅也鐘聲勻磬如

也言端門之內為筍以懸華鐘又植斝其形

華鐘數負之仞然相對而陳列之東都賦曰鏗

仞然勇貌賈鐘已見西京賦何休公羊傳注曰鏗

鏗力計貌賈鐘已見西京賦何休公羊傳注曰鏗

錄善本郭質輪菌坐高門之側堂彰聖主之

威神其翰曰避狄長狄也古之長人以銀鑄之

以明帝王威神能臣伏異類錄銀也爾雅曰

避狄即長狄也錄為質輪菌然也爾雅曰

音倫菌其銀切言者謂之錄廣雅曰質軀也

中子曰明聖公坐於堂側芸若充庭槐楓被宸

綴以萬年綵以紫榛或以嘉名取寵或以

美材見珍結實商秋敷華青春藹藹萋萋馥

文選卷之十一 日一

馥芬芬居曰芸若香草

紫榛木名綴綵皆錯雜也

禮記曰仲冬之月始生鄭玄曰芸香也

若說文曰何休公羊傳注曰充滿也

晉宮閣銘曰山有華林園萬年樹十有四株

名之屬紫榛材之屬禮記曰青東方為春

復疊勢合形離施如蜿蜒虹赫如奔螭

榮北極幽崖任重道遠厥用善本孔多

脩長舉而上險析梧枓拱也皆重疊而施其勢

或合也陽離然如蜿蜒

至如君得良臣任而用之

故曰寒眾彩殊奇異也

秦開也說文曰奇異也

博同梧柱也音悟

陽榮而北至幽崖

賦注曰榮屋南檐也

補桶垂琬琰之又瑠蜃

若坊月之流光翰曰髮形丹漆也

也瑠蜃頭也

之喪車髮飾鄭玄曰漢書曰殿上謂之髮

四十五

賦曰刷漆為髹尚書曰弘璧琬琰在西序上薛

賦曰華接璧璫神龍繡榻也明月文璫也薛

綜西京賦注爰有禁楸補勒分翼張承以陽

馬接以圓方斑間賦白踈密有章短向

分翼者相連接或圓或方斑白相間踈密各有

文者也扁從戶冊者署門戶也短楸也說文曰楸

著也扁從戶冊者署門戶也短楸也說文曰楸

切勒義則一也扁與楸同音必綿切張釋名青

曰勒與助古字通陽馬或負或方也馬融梁

布承以陽馬衆材相接或負或方也馬融梁

班分也毛萇詩曰騰極受檐陽馬承阿廣雅曰

白謂之赤與飛昂作善抑鳥踊雙轅是荷赴隘

險作凌虛獵捷相和馬善本言如鳥之飛踊下有

雙轅或赴險而凌虛獵捷相和馬善本言如鳥之飛踊下有

今人形類鳥之飛又有雙轅在承檐以荷衆材

相覆加或菱荷垂英抑吾郎切其衆材皎皎白間

離離列錢晨光內照流景外延列若鈞星在

漢渙若雲梁承天以銑曰皎皎之畫為錢文離也

分別動其暉光動也星名照之於中綵色流出

於外動其暉光動也星名照之於中綵色流出

光色烈然似之也雲承天言梁之高如雲缸中

之狀以承於天也善曰承天言梁之高如雲缸中

塗之今猶謂之白間錢晨光日西京賦曰

金缸之衡璧是謂之白間錢晨光日西京賦曰

空而納流景外發而延起也西京賦曰

於天也廣雅曰辰星或謂之高又鈞星雲梁以雲

於天也廣雅曰辰星或謂之高又鈞星雲梁以雲

也為梁駱瓜徒作徒增錯轉縣成郭茄加密
 倒植吐被美渠繚了以藻井編以粹舒疏紅
 葩鞠切甲鞞甲直丹綺離婁俱齒感舊徒感
 翳織縟紛敷繁歸累巧不可勝書衆翰曰參
 文之章如駟居相也徒相重雜也迴旋相連如
 於屋中如倒生吐被其苗鞞鞞花相並仰畫
 綺或數彩色相亂布貌言巧妙不可畫書也
 若其莖之徒遮行縣之各成郭爾雅曰荷芙
 者蒼頡篇曰植種也廣雅曰莖下曰藕在泥中
 賦曰莖頡篇曰植種也廣雅曰莖下曰藕在泥中
 工巧之塊瑋交綺豁以疏寮綵疏謂繪五
 於刻鏤之瑋交綺豁以疏寮綵疏謂繪五

雕鏤文曰縵采飾也廣雅曰勝舉也言不可
 同說文曰縵采飾也廣雅曰勝舉也言不可
 勝而於是蘭栢積重寔其數矩設榘子廬廬
 各落以相承藥栢天矯而交結榘子廬廬
 也言短柱皆重積之寔數衆木攢之貌矩規
 短梁也各相危岨貌藥以承拱以承木料也
 以木蘭為栢栢而交結承拱以承木料也
 寔數所柱切鐵即柳也說文曰櫺柱上兩頭受
 栢長壯之貌也天矯藥全楹齊列玉鳥承跋
 青瑣銀鋪是為閨闈玉為瑣文鋪柱下跋玉
 根也青瑣門類也善曰青畫為瑣文鋪柱下跋玉
 銀閨闈門類也善曰青畫為瑣文鋪柱下跋玉

卷之二十一
 四十一

以白牆為蓋今以淺碧為華善曰爾雅曰
牆謂之墉說文曰賜文石也墉之猶成也謂
飾場侍白之盛也今東萊用始謂之灰劉
縵上舉曰紅墀落帶金釭此焉二等明珠翠
羽往往而在銑曰懸下猶如落帶而重懸之
故云二等善三落帶璧帶也而文落之在上
言多也善三落帶璧帶也而文落之在上
為真釭而為二等漢書曰昭陽舍其壁帶往
珠翠羽釭函藍田璧漢書曰昭陽舍其壁帶
飾之也言敬先王之允塞悅重華之無為
允信也言敬先王之允塞悅重華之無為
為之理也善曰尚書曰重華濬哲文明無
恭允塞四表上下也論語曰無為而治者其
信也命共工使作績明五采之章作善彰施
敷也

共工舜掌工人之官故將命此官使作繪畫
明五采之服各有文章所施用也善曰尚
書帝曰垂命汝作共工彰施于五色作服汝
象作會宗彞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
鄭玄曰繪讀曰繪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
畫者為繪胡對切九圖象古昔以當箴規箴
房之列是准是儀賢愚之言畫古者明君之
純房后妃之室以箴箴為刺五則鄭玄毛詩
曰韋昭國語注曰箴箴為刺五則鄭玄毛詩
曰規正國語注曰箴箴為刺五則鄭玄毛詩
其繁也覩作善太虞姬之容止知治國之俟
興也覩作善太虞姬之容止知治國之俟
臣翰曰虞姬乃勤王誅讒臣也威王即位
待也言九虞姬之狀則知國待賢臣也
曰威王即位九虞姬之狀則知國待賢臣也
也威王即位九虞姬之狀則知國待賢臣也
權擅也嫉賢如能即墨大夫賢而日毀之胡
也威王即位九虞姬之狀則知國待賢臣也

文選卷之二十一
四十一

大夫不肖反日譽之雲齊有北郭先生破胡諺
 於道可置左右王乃封印墨大夫以萬戶烹
 見姜后之解佩寤前世之所導宣王曰姜后周
 常晏起廢朝后乃法也善曰列女傳曰此周
 以寤前代之所遵也
 宣姜后者齊侯之女宣王之房姜后既出乃脫
 卧而晏起后夫不宣王通言於王曰
 簪珥待罪於永巷見矣致君王失禮而晏朝注
 云永巷堂賢鍾離之讜言懿楚樊之退身翰
 讜直也鍾離春醜女有賢德自請之王願一
 見王王召入而謂王曰今西有橫秦之患南
 有疆楚之讐作漸臺五層萬人疲極賢者伏
 匿山林諂諛彊於左右女樂俳優縱橫大笑
 此王不濟矣王歎曰寡人樂不全拜為無鹽
 君納以為后故賢此直言而盡之楚樊者

莊王姬也王罷朝晚乃問於王曰何晚王
 與賢人語故晚姬曰賢人未忠也妾在後宮未嘗
 也私捐衣食以遺人使之鄭衛求羨人而進
 不私捐衣食以遺人使之鄭衛求羨人而進
 於王所進者九年其人今賢於妾者其二子孫
 為相于今十年其進用者並其子孫宗族
 聞進賢而退不肖人聞此妨賢人之路豈可謂忠
 手王不悅而退不肖人聞此妨賢人之路豈可謂忠
 丘子不悅而退不肖人聞此妨賢人之路豈可謂忠
 理故此美也位而進孫叔敖退身也楚三年善曰
 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召見也為舉
 極醜自請宣王願乞一見宣王召見之乃舉
 手拊膝曰殆哉殆哉南有強楚之患民疲困此殆
 西有橫秦之患南有強楚之患民疲困此殆
 勇不立一殆也漸臺五層高左疲困此殆
 也賢者伏匿山林諂諛彊於左右女樂俳優縱橫
 酒漿流酒以夜繼而數寡人之優縱橫大笑拜此
 無鹽君以為王后類曰讜言成帝曰久不見班曰
 今日復聞讜言聲類曰讜言成帝曰久不見班曰

德也先立德於仁賢也左氏傳穆叔曰欲此禮

太上立德於仁賢也左氏傳穆叔曰欲此禮

之不僇乾法是以盡乎行道之先民也

也禮記孔子大戴禮引詩曰禮義之不僇何恤人

民也先朝觀夕覽何與書紳上清曰與用也言此

紳帶也為明善鏡亦何用書夕觀覽圖畫何如書紳

子張書論語曰若乃階除連延蕭蔓雲征

此後說宮殿之外除亦階也連延長貌蕭蔓

高遠也征行也言其高峻若行於雲中連閣

雲蕭蔓蕭條蔓延言高遠也西京賦曰連閣

檣檻披善本張鉤錯矩成大張設之鉤錯矩

猶治也猶類騰蛇相習似瓊英橫木長似騰

美者相楔也善曰言楔以文飾光明似瓊英

又似瓊英越絕書曰彫鏤形類騰蛇相習

文種於英是作榮楮書曰嬰以越王句踐欲

龍也司馬彪注曰應劭漢書注曰瓊英玉

也既謂之於楨先結切如螭之蟠如虬之傳

良曰龍無角曰螭有角曰虬曰蚪龍蟠巳見上

軒交登光藻昭明騶虞承獻素質仁形彰天

瑞之休顯昭善本照遠戎之來庭軒良上彰道也

道中深遠故云玄也交登謂道多交手而德
藻文也騶虞白虎黑文也天有仁形也魏方有
則遠方承命而獻以故曰天瑞之休明遠方之
瑞今作其形於殿以馬彪上林賦注曰軒轅
來王庭也上加善故曰司馬彪上林賦注曰
下板也軒周禮注曰玄馬也言於騶虞以乘
交登鄭玄周禮注曰玄馬也言於騶虞以乘
軒轅軒轅然毛詩傳曰騶虞也言於騶虞以乘
毛詩曰騶虞在物上之稱也成矣劉熙孟子
注曰騶虞在物上之稱也成矣劉熙孟子
也司馬相如封禪書騶虞頌曰南郡獲白虎是
瑞之徵王褒四子講德論曰南郡獲白虎是
以也狄陰堂承北方軒九戶右个賀清宴西
賓也狄陰堂承北方軒九戶右个賀清宴西
東其宇板言陰堂在北故九門陰門上方並也
个西廂也清宴殿名此側室也故東西為之
善曰九戶在北故曰陰堂也方軒併窓也東西
清宴殿名韋諶景福錄傳注曰離殿个東西廂也

列星安昌延連以永寧安昌臨園遂及百子
休清宴永寧延連以永寧安昌臨園遂及百子
後宮攸處殿向曰永寧安昌臨園並殿名與大
善曰洛陽宮殿簿曰許昌宮永寧殿七間安
昌殿十居嘉休宜百子令名鄭玄毛詩箋曰大
姒之子特居嘉休宜百子令名鄭玄毛詩箋曰大
處之斯何窈窕淑女思齊德音聿求其善本
字祐窈窕言麗淑也詩云思齊乃窈窕淑女
之母此善其多福善也微美聿音循祐福也言循
順以祈求其多福善也微美聿音循祐福也言循
子好彼又曰思齊又大任靡有不克自求伊
嗣徽音則百斯男又曰任靡有不克自求伊
其祐伊何宜爾孫子善本作克明克哲克聰
克敏叶音韻永錫難老兆民賴止能者智敏達

文選卷之十一
五十一

永長錫賜也言能明能壽子孫有德以達則上天
 故兆見上文慶頌矣止語壽也子孫有德以達則上天
 已見上詩曰農夫克敏錫之曰以難明克哲實獻
 聰毛詩曰既飲旨酒永錫難老尚書曰令其實獻
 毛詩曰既飲旨酒永錫難老尚書曰令其實獻
 慶兆民於南則有承光前殿賦政之宮納賢
 賴之民於南則有承光前殿賦政之宮納賢
 用能詢道求中疆理宇宙甄陶國風雲行雨
 施品物咸融翰曰承光殿名賦政宮名納賢
 封疆亦如甄陶成謂燒土為器言天子政惠
 純厚亦如甄陶成謂燒土為器言天子政惠
 化於人如雲雨萬物皆以通也言天子政惠
 曰洛陽宮殿簿曰許昌宮承光殿七間也
 賦曰表賢簡能毛詩晉人曰親戚之謀為
 也左氏傳齊賓婦入謂晉人曰親戚之謀為
 下揚子法言曰甄陶王者亦甄陶其在和平李
 延植為器曰甄陶王者亦甄陶其在和平李

然物流易曰雲行雨施其西則有左城得七右
 品物流易曰雲行雨施其西則有左城得七右
 平講肆作善肆之場二六對陳殿翼相當左濟城
 右平對陳屋二名肆也也翼相當此為講戲之場
 二六對陳屋二名肆也也翼相當此為講戲之場
 翼宮中善曰左城而右平鞠者傳曰黃帝所
 者宮中善曰左城而右平鞠者傳曰黃帝所
 治之福也殿鞠亦乃造彼鞠室左城而右平
 賈逵國語注曰乃造彼鞠室左城而右平
 室有法月也李尤勒室銘曰六蓋鞠方室之數
 陰陽坐於鞠域觀奇材之曜暉二昌宮賦曰
 設御坐於鞠域觀奇材之曜暉二昌宮賦曰
 功體便捷僻亦脫承便蓋象戎兵察解言歸
 而若飛捷僻亦脫承便蓋象戎兵察解言歸
 譬諸政刑將以行令豈惟娛情之徒便言解
 脫承敵人之便以歸也其勝此乃如行征法律
 考察勝否相解而歸也其勝此乃如行征法律

也皆非所以戲以樂其法故警諸善刑亦將以行
也非所以戲以樂其法故警諸善刑亦將以行
承敵人之便漢書音義曰梓胡若今相辭略曰
輪之類政刑非為戲樂而已既解而各言歸斯
實譬之微意皆因嬉戲以講練士至令軍士
法律多微意皆因嬉戲以講練士至令軍士
有林無事使得謂鞠歸田賦曰聊以娛情
鎮以崇臺寔曰永始複閣重闈猖狂是俟
寔是也永始臺名鎮在宮南闈門也猖狂
也俟備也此臺下有倉廩使人守備也猖狂
曰未始臺名倉廩所居也幸仲將景福殿賦
曰時襄羊以劉覽步華筆於永始知稼穡之
艱難曰猖狂妄行也京庾之儲無所善本不
有不虞之戒於焉是善本取曰京大庾倉
度之言倉中儲積無物不有以戒慎戎馬不測
度之事此則取給也虞度也

曾孫之庾如坻如京鄭玄曰庾露積穀也西
京賦曰于何不有言有不虞之戒取京庾以
給之周易曰君子不虞爾乃建陵雲之層盤浚虞
洲之靈沼清露灑灑而淥水浩浩銑曰凌雲層
也上盤以承甘露也虞淵靈沼名也韋仲將
之灑灑露貌浩浩泉貌善曰凌雲層盤名
也為殿以承甘露也虞淵靈沼名也韋仲將
景福殿賦曰虞淵靈沼名也韋仲將
在靈沼清露灑灑而淥水浩浩銑曰凌雲層盤
曰零露灑灑而淥水浩浩銑曰凌雲層盤
以芳草西翰曰樹植於虞淵之側芳草如積
玄魚確確白鳥沉浮翺翔樂我皇道皇道
也悠悠魚浮貌在深泉故云玄也確確白
言魚鳥沉浮翺翔自得天性樂我大道
詩曰孔叢鳥子孔翺翺毛黃河洋洋悠悠與
詩曰孔叢鳥子孔翺翺毛黃河洋洋悠悠與

音義同沉游鯽翔樂所若乃虬龍灌注溝洫交

流陸設殿館水方輕舟龍形使吐水也言刻虬

則並輕舟而遊宮中故陸地則有殿館之形吐水

灌注以成溝洫夫橫而流東征賦曰併兩河維

篁棲鷗鷺瀕戲鯉鮒鮒豐侔淮海富賑山丘

叢集委積焉可彈籌雖咸池之壯觀夫何足

以此善本譬鱣魚名竹齊鷗鷺鳥名瀨波也

集積不可言萬物之豐富齊於淮海雖於山丘

廣何足匹於此也咸池日出處今雖成池之

廣竹也鷗鷺二鳥名鯉鮒二魚名字林曰篁

竹等也馮衍爵銘曰富如積矣爾雅曰賑富

也春禮注曰少曰多曰積儀禮注曰等

也取池水灌注以蓄積為天持五穀命色曰其

星五者各有職以蓄積為天持五穀命色曰其

視周切於是揭作善本以高昌崇觀表以建

城峻廬建向曰揭特高貌表出羣而見也高昌

觀舍之通稱也善觀曰薛綜東賦注曰北看高昌

建城邪睨昭聊徒峽岑立崔嵬巒居飛閣干雲浮

階乘虛飛閣浮階言高山如鳥飛于雲入於雲

乘其虛空中也郭璞曰山形長狹者荆州謂之

巒巒山郭璞曰山形長狹者荆州謂之

巒巒山郭璞曰山形長狹者荆州謂之

巒巒山郭璞曰山形長狹者荆州謂之

巒巒山郭璞曰山形長狹者荆州謂之

巒巒山郭璞曰山形長狹者荆州謂之

巒巒山郭璞曰山形長狹者荆州謂之

野九州也言登高樓遠視九州之野覽為國
之長圖俯者三市之貨有何物無何物此憂
人之至貫九野善曰謂建城也淮南子曰野上通如
天下貫九野善曰謂建城也淮南子曰野上通如
蜀三市謂高昌也掌邦之野以景福殿賦曰圖經高
昌以市朝市朝臨列隊之京市夕時為市孟子曰
而市朝市朝臨列隊之京市夕時為市孟子曰
古有易其所以無覩農人之耘耔亮稼穡之艱
難惟饗年之豐寡思無逸之所歎曰平聲除
耕養苗也亮信也種收之艱難收曰穡言復見農
夫之無逸篇周公曰種收之艱難收曰穡言復見農
書無逸難昔在殷王中宗饗國所無逸先有五年稼
穡之艱難昔在殷王中宗饗國所無逸先有五年稼
高宗饗國五十六年或三年或四年故此饗年則
逸故或饗國五十六年或三年或四年故此饗年則
少乃思無逸之歎或耘耔穡稷之詞疑尚書無謂
九野也毛詩曰或耘或耔穡稷之詞疑尚書無謂

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亡逸先宗知稼穡之
難乃逸又曰我聞昔在殷王中宗饗國所無逸先
十有五年高宗之享國五十六年或三年或四年故
是後五年生則逸或享國五十六年或三年或四年
衆而思深因居高而慮危惟天德之不易懼
世俗之難知天翰曰天下主德謂君也言登高樓見
之惻然思深慮善見危則三則知君不亦周
知人之難也善見危則三則知君不亦周
易曰危中為市聚九天之德不可為首也尚書
曰爾亦弗易也觀器械之良窳以察俗化之誠
偽瞻貴賤之所在悟政刑之夷陂彼義反
器用之物窳濫也誠信夷平也陂險而器械
也言觀入器用之物濫者去之審察風俗有
誠信有偽薄者勸之平否時正之貴與賤者
其均等省恪政刑平否時正之貴與賤者

卷之二十一
五十一

曰器械不器及兵甲也慢也鄭玄禮記曰舜陶河濱器
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慢也鄭玄禮記曰舜陶河濱器
不若齋晉灼曰家病班固漢書贊曰孝宣之
治至於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
吏稱其職民安則其業安子春秋景公謂晏
曰子之宅近市則識貴賤乎對曰景公竊利之
取不識子公曰踊貴而履賤是時也景公繁於
刑晏子對曰踊貴而履賤是時也景公繁於
國尚書傳曰夷亦所以省風助教豈惟盤樂
而崇侈靡非以助風教豈徒遊樂而尚其奢
侈乎善曰省風助觀器械也國語伶周鳩曰
天子省風以作樂助教察政刑也班固漢書
賦曰奢言滂樂而顯侈靡也虛也方列署三
十有二星居宿陳綺錯鱗比也志反營也列
署百官諸曹有三十二星居言如星宿類曰
亦室字錯雜若鱗之相比次善曰星宿類曰

坊別屋也方與坊古字通釋名曰坊別屋名
在散也列位布散也宿星宿也相比次也
切至辛壬癸甲為之名秩房室齊均堂庭如
一出此入彼欲反忘術乙濟曰秩次也術以甲
言房室皆門牖相類出入欲反舊所乃迷忘
其道也善曰辛壬癸甲十干之名今取以
題坊署以別先也後惟工匠之多端固萬變之
也廣雅曰術道也後惟工匠之多端固萬變之
不窮物無難而不知乃與造化乎比隆言
人奇巧萬變不窮而為難為者亦成之多
可與造化比成功也善曰楚辭曰亦成之多
而膠加又曰萬變之情豈其可盡列子曰穆
王見偃師歎曰人之巧乃與造化同功造
已見偃師歎曰人之巧乃與造化同功造
都賦注雒天以開基並列宿而作制制無
細而不協於規景作無微而不達於水臬
五

反列銑曰讐星比協合也言比天地上無微不
 並列宿紫微星也無細不協言合地也無微不
 違言不遠也水泉水平也言至南北上之
 正以木度日影以水觀之無細微之差
 皆合於規景不違於水平也善曰無細不
 皆言合也無微不違於水平也善曰無細不
 國小地以縣置染以縣賦其景為視識日
 以水望其高下既定乃為地而植而
 樂古文泉假借字也於所平之地位中
 之泉將以縣正四方也故其增構如積植木
 林區連域絕葉比枝分離背別趣駢填作善
 胥附挿如駢填多貌胥相也植木以材木相
 牆為隔絕如葉相比如枝相分堂室正背雖
 殊各有異趣駢填以相附著善曰離皆別
 胥附羅列相著也駢田縱橫踰延各有攸注公

輸荒其規矩匠石不知其所斲濟曰縱橫踰
 所注匠石之言材木雖多各有其所斲而
 公輸匠石之工巧者言其皆廢方圓之制不
 墨子斤斲之道言不及此之工也善曰
 若曰荒廢也般若之侯多技之禮也善曰
 者如市匠廢也莊子曰侯多技之禮也善曰
 匠石字伯說文曰斲竹句切既窮巧於規摹
 何彩章之未殫爾乃文以朱綠飾以碧丹
 何歎詞也彩章善曰言既極也善曰文飾之
 盡采章之盛故文以朱綠殫而下或有駁字
 也傳毅七激曰文以朱綠殫而下或有駁字
 也點以銀黃燦以琅玕光明燭入燭藥文彩
 璘璠音珉善本玉如燭璘璠黃金也燭藥亦
 璘璠音珉善本玉如燭璘璠黃金也燭藥亦

文苑英華卷之二十一

善曰黃謂黃金漢書揚僕懷銀黃也說文清

曰燿光也燿火也燿也燿也燿也燿也燿也

風萃而成響朝日曜而增鮮雖崐崘之靈宮

將何以乎修旃向曰萃集後表旃之也言朱

以義之天帝神則增光雖崐崘山天帝之居何

傳曰天子升於崐崘規矩既應乎天地舉措

又順乎四時是以六合元亨九有雍熙家懷

克讓之風人詠康哉之詩翰方圓置也謂宮

所舉置又順於四時所謂溫室在東涼室在

西陰堂在北承光在南也元大享通雍和熙

德化廣被家懷能讓天下風人誦康哉之詩和

云庶事康哉此其詩也曰舉措廢置不可不

道成規地道成矩文子曰舉措廢置不可不

審順乎四時即順時立政也為六氏春秋曰神

通乎六合高誘曰四方上下為六合元亨已

見上文毛詩曰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尚書

曰勅民於變時雍又曰庶績咸熙尚書曰

恭克讓又谷繇乃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康哉莫不優遊以自得故淡泊而無所思

謂和乎無憂善曰東都主人曰優哉游哉鄭

曰優游自安止也東都主人曰優哉游哉鄭

自得而巳老子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者

文曰泊無為也莊子曰知反於帝曰無思無

道也知歷列辟而論功無今日之所善本治

直之反論功德亦無君也言歷所觀書記列古

賢君而論功德亦無君也言歷所觀書記列古

籍封賢直道慮而文自得自得謂康庶恭曰九見通審

籍封賢直道慮而文自得自得謂康庶恭曰九見通審

籍封賢直道慮而文自得自得謂康庶恭曰九見通審

庭氏若此彼吳蜀之湮滅固可翹足而待之
時至治也彼吳蜀之湮滅固可翹足而待之
如曰湮沒也翹一足立言不久也善曰魏之德
君曰湮滅而不稱新序趙良謂善曰封禪書
善本上猶孜孜靡成求天下之所以自悟招
忠正之士開公直之路明帝曰靡不孜孜勤苦見
也差失求天下忠正公直之人以自悟于
語之徒也季與及同鄭玄毛詩箋曰或變也家
未上書曰崇諫爭之想周公之昔戒慕咎繇
官廣開忠直之路想周公之昔戒慕咎繇
之典謨今復想之戒懼之至上所繇繇謂水也
金木土穀今將循而行之善曰周公昔除
戒謂無逸也咎繇謂康哉之歌也昔除

無用之官省所生事之故絕流滙之繁禮反
人情於太素濟曰生事之故謂國家創立法
也流道繁禮謂積習以相流傳善曰史記曰
類是將絕去之反急之官漢書蕭望之曰生事
於外夷漸不可長公羊傳曰遂者何生事也
何休曰生猶造也賈逵國語注曰故謀也淮
南子曰凡亂之所由生者皆在流滙遲之
所生者五或道於木或道於水或道於土或
道於金或道於火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也
說文曰道遷也尚書曰昭節儉示太素故能翔
素樣素也東都賦曰昭節儉示太素故能翔
岐陽之鳴鳳納虞氏之白環有鸞鳴於岐
山之陽鸞鳴也西王母獻白環於舜鳴於岐
無之過美之鸞鳴也西王母獻白環於舜鳴於岐
曰舜時西王母獻曰環及珮本蒼龍覲於流

善本唐龜書出於河源醴泉涌於池圃靈芝
 生於丘園向曰時有蒼龍見於河源者河圖也
 實不出美而言之善曰時有醴泉芝草生於中
 云池圃丘園善曰魏志文紀曰青瓦見於
 靡破魏略班固漢書魏志文紀曰青瓦見於
 龜書界如班固漢書魏志文紀曰青瓦見於
 志曰延年於樂平郡魏志文紀曰青瓦見於
 出芝草生於樂平郡魏志文紀曰青瓦見於
 中作華夏之至歡善本四三皇而六五帝曾
 何周夏之足言良曰惠福在於中夏以為至
 勳也曾別也時方明之惠福在於中夏以為至
 齊於五帝是為六帝明之惠福在於中夏以為至
 今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摠合也春秋元
 命包曰通三靈之規長揚賦曰摠合也春秋元
 祐爾雅曰賦賜也祐也燕丹子夏扶謂荆軻
 鄭玄毛詩箋曰方且祐也燕丹子夏扶謂荆軻

王曰何以教太子軒曰高登今四三
 王曰何以教太子軒曰高登今四三
 王曰何以教太子軒曰高登今四三
 王曰何以教太子軒曰高登今四三

文選卷第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文選卷第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江海

木玄虛海賦一首

郭景純江賦一首

海賦

木玄虛

銑曰今書七志云木華字玄

駿府主簿華字玄虛華集曰為揚駿府主曰簿

傅亮文章志曰廣川木玄虛

昔在帝嬀

古為海賦文甚備麗足繼前良

臣作善巨唐之世善代天網淳

薄



安國尚書傳曰治山通水故以山名尚書曰禹
 錫夷既略孔安國曰山通水故以山名尚書曰禹
 洪七雅曰利天也說文尚書曰洪除去也百川
 海也澹音紆深也江河既導萬穴俱流掎居
 深也澹音紆深也江河既導萬穴俱流掎居
 嶽竭涸九州瀝滴滲七滄蒼蔚雲霧洧流
 泱泱朗莫不來注掎亦掎也言萬穴水既道也
 道俱流五嶽如後出九州皆涸涸涸也涸涸
 滴滲流小水也奮蔚雲霧津潤氣也涸涸也
 小水泱泱流貌言此諸山導江又曰導河積石
 海善曰尚書曰岷山導江又曰導河積石
 准南子曰涸涸而有萬穴掎掎也廣雅曰掎掎
 板而岷華恒嵩賈逵國語注涸涸也尚書曰
 五嶽秦華恒嵩賈逵國語注涸涸也尚書曰
 書序曰禹別九州說文曰涸涸也尚書曰
 滲滲小水南津液也蒼蔚雲霧涸涸也毛詩曰
 蒼滲小水南津液也蒼蔚雲霧涸涸也毛詩曰

也漢書杜欽曰屯民河羨溢有壻於廓靈
 反瀼之害決鳥黨切說文曰濶也於廓靈
 海長為委輸言其聲神靈多怪異也長為委輸
 言衆水皆委輸而雅曰廓大也孟子曰舜使
 禹疏九河瀕濟漯而注諸海禮記曰三王之
 祭川也或源或委鄭玄曰委流所聚淮南子
 曰河水九折注海而流其為廣也其為怪也
 不絕者崑崙之輸也其為廣也其為怪也
 宜其為大也爾其為狀也說其貌此豫則乃液
 由泱亦澌舟以浮天無岸貌廣曰皆漫波狀
 天浮於上善曰液泱流行之貌天載地連
 之貌玄中記曰天下之多者水焉浮天載地
 說文曰泱中融混本廣沈善養兩渺渺彌彌
 浮汎也泱中融混本廣沈善養兩渺渺彌彌
 炭漫遠貌平波如連山乍散起波高
 炭漫遠貌平波如連山乍散起波高

如山之連合散不定之貌善曰冲融沆瀣深廣
 之貌連合散漫曠遠之貌融音融莊子曰深廣
 連如山如壑如百川洗滌淮漢襄陵廣斥昌亦
 本名山作漚交漚葛浩汗起則百吹翁敬也言潮
 也潮落則如欲之而入也洗滌謂潮往來於
 中則也襄上陵越也廣斥海畔地言潮水上起
 於也呼也漚已見上文淮漢之流善曰壑猶吐
 納也呼也漚已見上文淮漢之流善曰壑猶吐
 洗滌也呼也漚已見上文淮漢之流善曰壑猶吐
 乃大明鑣善本鑣於金樞之穴翔陽逸駭於
 扶桑之津鑣濟曰排沫也金樞西有御故云鑣
 月有窟故云穴也翔陽日也津日中出之故云
 翔陽逸駭日出疾也扶桑日也津日中出之故云
 善曰言日將夕也大明月也周易曰懸象著
 明莫大乎日月也猶攬也月有御故言鑣金

西方也河圖帝覽嬉曰日月金樞理鑣素月皆望
 故言穴伏韜望清賦曰日月金樞理鑣素月皆望
 義出於此撫彼之苗切言日月初出也翔陽日也
 淮南子曰曰日撫彼之苗切言日月初出也翔陽日也
 駭言出疾也廣雅曰駭起也十日所浴曰影遙
 湯谷上有扶木者扶桑也起也十日所浴曰影遙
 水波疾涌乃蕩濱石相擊聲蕩颺颺颺颺颺颺颺
 急疾海中曰乃蕩濱石相擊聲蕩颺颺颺颺颺颺颺
 屋揚疾也易通卦驗曰巽風不至則大風發
 風飄石颺風疾可居曰島於是鼓怒溢浪
 海中往往有山可居曰島於是鼓怒溢浪
 揚浮更相觸搏飛沫起濤狀如天輪膠戾而
 激轉又似地軸挺拔而爭迴擊怒溢浪飛戾而
 浮涌於空相觸搏為法起其波濤也膠戾飛戾而
 旋貌波濤相連如輪環旋而不絕也又膠戾飛戾而

發曰波湧而濤起橫奔似雷字書曰迸散也
瀼瀼濕濕開合之貌葩華分散也
令切瀼瀼沸貌濤聲也
莫竦輕塵不飛纖羅善字本作不動猶尚呀
呼餘波獨湧澎湃鼻齶勿礮埋礮罪鳥磊山壘
向曰霍霍昏氣也潛消昏氣盡也呀呼餘波
相吞吐貌澎湃鼻齶礮礮皆高峻不平貌餘言
昏氣盡消風不振竦輕塵羅不動尚見吞吐餘
波而為騰湧高峻不平如山壘之形也壘小
堆也善曰爾雅曰風而兩土為壘陰而風
為曉說文曰潛藏也廣雅曰兩土為壘陰而風
也爾雅曰唐蒙之女羅言風雖靜而餘波猶壯
呀呼波相吞吐之貌呼言風雖靜而餘波猶壯
高峻貌彭澤慷慨齶礮爾其技岐潭審淪
勃勇善本成泥似乖蠻隔夷越互萬里
枝翰曰

小浦也潭淪動貌激湧鼓潮也記曲渚也迴
互迴轉也言小浦曲者所以乖隔蠻夷之國
也迴轉即見之萬里言遠也善曰管子管
仲對桓公曰水別於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
命曰岐成詩天子傳曰飲于岐詩之郭璞曰
水岐成詩詩小渚也音止潭淪動搖之貌毛
詩曰江有汜毛萇曰若乃邊偏字作荒速告
王命急宣飛迅作駿鼓楫汎海陵山於是候
勁風揭筴百尺維長綃交挂帆席望濤遠決
罔九然鳥逝鷗如驚鳧之失侶倏如六龍
之所掣一越三千不終朝而濟所屆動楫棹
揭舉維連也綃連帆繩也遠方之國有急來
告將宣君命則飛迅流動輕棹浮汎於海凌
歷山則伺候長風舉百尺之綃連綃於海挂
帆席乘長風望波濤決列而去如鳥飛之疾

如驚鳥失侶而相求逐也同鳥飛貌六龍之疾
也六龍駕日車也故善一日三千里則不終夜而
所掣日車之處也詩曰善一日三千里則不終夜而
於所至之處也詩曰善一日三千里則不終夜而
曰備邊也毛詩曰善一日三千里則不終夜而
東方朔曰駮猶迅疾也方音爾雅曰緝謂之捷也
揭舉也朔對詔曰帆檣也縮今之帆網也廣雅曰
為之所以掛帆也劉熙釋名曰隨風張慢曰
帆或以席為之故曰帆席也蒼頡篇曰罔先
也鷗疾貌蘇武荅李陵書曰雖乘雲附景不
足以比速晨鳧失羣不足以前疾春命曆
序曰皇伯登出扶桑日之陽駕六龍以
訖文曰皇伯登出扶桑日之陽駕六龍以
訓也兵於安國尚書傳曰爾雅曰濟也若乃作其負
度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爾雅曰濟也若乃作其負
極臨深虛誓愆祈則有海童邀路馬銜當蹊
向曰負職者謂言不忠信虛為誓約祈神不
答者則為海童馬銜邀其路將必害之蹊亦

道也馬銜海童並海中神怪善曰負職引厲杜預左
身有罪若負荷然尚書曰負罪引厲杜預左
氏傳注曰怨失也鄭玄周禮注曰祈禱也吳
歌曰陸仙人齋持何等前謂海童爾雅曰祈禱也吳
也而龍形杜預左氏傳注曰狀馬首也天吳乍
見而鬚鬢像暫曉而既屍群妖遘迺眇騫
余冶夷明向曰天吳謂暫像並海神也鬚鬢不分
貌群妖言多也耿暕謂暫像並海神也鬚鬢不分
山海經曰朝陽之暕暕暕暕暕暕暕暕暕暕暕暕暕
曰仲尼曰不聞之也楚辭曰怪龍罔象之類見之
語仲尼曰不聞之也楚辭曰怪龍罔象之類見之
魁切爾雅曰遘也小雅曰罔象之類見之
貌之類也决帆摧撞江戕穡風起惡去廓然
善如靈變惚恍幽暮氣似天霄愛愛費費雲

文卷下

二

布也翰曰言有風起也乃決破帆忽起推折撞木

之廓然急疾靈物變化惚恍不朋以作幽時

其氣如天雲也鬚類雲氣貌霄天也

撞百尺也社俱左氏傳注曰我卒然暫開名也

起惡走為暴惡也廓猶開也言廓然暫開如

神之變惚恍之頃而幽暮也鄭玄禮記注

曰幽暗者不明也言海神吐氣類於天霄霧

曰昏闇貌韓子灑叔曰絕電百色妖露呵歎

許掩忽作善本曠居睽舟無度言赤曰灑置絕

勿掩忽作善本曠居睽舟無度言赤曰灑置絕

吐有疾也曠絕無色見矣可歎人亦無節度

善曰灑呈疾貌妖露為妖而呈露也呵歎掩

驚不明貌說文曰曠大視也又曰睽也呵歎掩

飛滂相磳爽激勢相沕崩雲屑雨波宏

汨汨相拂也言良波之飛相磨激勢相拂如

雲之崩如兩之屑屑猶分散也涉浪相衝

也滂大波也音勞郭璞方注曰濼錯也濼

與礫同切摩也屑雨飛灑之貌注曰濼錯也濼

似雲之崩如兩之屑也李尤辟離賦曰與雲

動雷飛屑風雨法法汨汨波浪之聲也宏

宏動雷飛屑風雨法法汨汨波浪之聲也宏

却騰灑郭濟甚灤沸渭善噴渝溢波前

唯貌灑郭濟甚灤沸渭善噴渝溢波前

畔生雲故薄之日光浮於中故沃之善曰

灑灑音鏡波於是舟人漁子徂南極東或

屑沒於鼉鼉之穴或挂罾於巖巖最之峯或

掣掣充洄洄制於裸人之國或汎汎悠悠於

黑齒之邦舟人不自制故東南不定屑碎也

言壯

因文王於委里擇日欲殺之於是以太顛散宜
 生南宮活之屬得水中大貝以獻紂紂立出西
 伯墨子曰和氏將世之所收者常聞其名若無
 字未名者若無與明珠而已則世多積寶者
 雖常聞之其有不知者常聞其名若無言不無
 善曰言世之所收者常聞其名若無言不無
 若本且希世之所聞焉作惡本審其名故可仿
 無也

像其色變體於龜豈其形所鏡曰焉何也且
 其名故可仿像其色變體於龜豈其形所鏡曰
 明魯靈光殿賦曰邈希世乃一聞之形仿像
 出惡音鳥仿像變體不審之貌特爾其水府之
 內極深之庭則有崇島巨鼇崕峴結孤亭
 擘洪波指太清竭磐石栖百靈颺平凱風而

南逝廣莫至而北征

翰三崇島蓬萊方丈

之而浮崕峴孤亭高高貌太清天也竭立也言
 若鑿石如立地也廣莫謂神公在中則凱風南
 下磐石則立地也廣莫謂神公在中則凱風南
 大鼇力壯勇常負此山逆風而行也鼇水行
 名善曰劉劭趙都賦曰其東則有天鼇水
 府百川是理崇島五岳也巨鼇大鼇也列
 勃海巨鼇之東名曰歸墟其山有滄海之
 使海中巨鼇之東名曰歸墟其山有滄海之
 海海中巨鼇之東名曰歸墟其山有滄海之
 曰擊冠子裂也東方朔天故云指崕峴高貌山
 注曰鷲冠子裂也東方朔天故云指崕峴高貌山
 言巨鷲多力戴也秦清下及太寧鄭玄禮記
 曰凱風北方其垠銀則有天琛水怪鮫人之
 曰廣莫風北方其垠銀則有天琛水怪鮫人之

室瑕石詭暉鱗甲異質也銑曰天龍屬人怪琛居

於水底瑕石怪石也善曰天琛自然而有光暉鱗甲皆

有奇狀也天球在東序水怪奇石生手戲人劉潤林吳

都賦注曰鮫人水底居說文曰詭變也異質殊形

色者詭暉別色說文曰詭變也異質殊形

質也廣雅曰若乃雲錦散文於沙汭之際綾羅

曲曰汭螺蚌之節際散其文錦朝霞也沙汭之水

曰言以汭之際文若雲錦螺蚌之節光采若綾

羅也毛萇詩傳曰苳崖也苳與汭通曹繁采

植齊瑟行曰蚌蛤被濱崖光采如錦紅繁采

揚華萬色隱鮮陽冰不治陰火潛然華甲曰揚

名采色繁麗也萬物皆有鮮明之色而急在

於中也俗銷也言陽處雖有鮮明之色而急在

曰有文而潛然也皆變化使寒暑不均也善

陰則有潛然也晏子春秋曰陰熇眉炭

水則有潛然也晏子春秋曰陰熇眉炭

曰有文而潛然也晏子春秋曰陰熇眉炭

曰有文而潛然也晏子春秋曰陰熇眉炭

曰有文而潛然也晏子春秋曰陰熇眉炭

曰有文而潛然也晏子春秋曰陰熇眉炭

曰有文而潛然也晏子春秋曰陰熇眉炭

曰有文而潛然也晏子春秋曰陰熇眉炭

重燔煩吹炯永古九泉朱燂燔綠煙暎一眇蟪

蝸一綠反翰曰熇炭謂炭之有光者重燔

蝸一綠反翰曰熇炭謂炭之有光者重燔

蝸一綠反翰曰熇炭謂炭之有光者重燔

蝸一綠反翰曰熇炭謂炭之有光者重燔

蝸一綠反翰曰熇炭謂炭之有光者重燔

蝸一綠反翰曰熇炭謂炭之有光者重燔

蝸一綠反翰曰熇炭謂炭之有光者重燔

蝸一綠反翰曰熇炭謂炭之有光者重燔

蝸一綠反翰曰熇炭謂炭之有光者重燔

蝸一綠反翰曰熇炭謂炭之有光者重燔

蝸一綠反翰曰熇炭謂炭之有光者重燔

蝸一綠反翰曰熇炭謂炭之有光者重燔

蝸一綠反翰曰熇炭謂炭之有光者重燔

蝸一綠反翰曰熇炭謂炭之有光者重燔

蝸一綠反翰曰熇炭謂炭之有光者重燔

蝸一綠反翰曰熇炭謂炭之有光者重燔

蝸一綠反翰曰熇炭謂炭之有光者重燔

蝸一綠反翰曰熇炭謂炭之有光者重燔

蝸一綠反翰曰熇炭謂炭之有光者重燔

蝸一綠反翰曰熇炭謂炭之有光者重燔

蝸一綠反翰曰熇炭謂炭之有光者重燔

杌孤遊臺巖巖偃高濤茹鱗甲吞龍舟翕

之貌燂與燂同騰其善本無魚則橫海之鯨突

之貌燂與燂同騰其善本無魚則橫海之鯨突

之貌燂與燂同騰其善本無魚則橫海之鯨突

之貌燂與燂同騰其善本無魚則橫海之鯨突

之貌燂與燂同騰其善本無魚則橫海之鯨突

之貌燂與燂同騰其善本無魚則橫海之鯨突

之貌燂與燂同騰其善本無魚則橫海之鯨突

之貌燂與燂同騰其善本無魚則橫海之鯨突

之貌燂與燂同騰其善本無魚則橫海之鯨突

之貌燂與燂同騰其善本無魚則橫海之鯨突

之貌燂與燂同騰其善本無魚則橫海之鯨突

之貌燂與燂同騰其善本無魚則橫海之鯨突

之貌燂與燂同騰其善本無魚則橫海之鯨突

之貌燂與燂同騰其善本無魚則橫海之鯨突

之貌燂與燂同騰其善本無魚則橫海之鯨突

之貌燂與燂同騰其善本無魚則橫海之鯨突

之貌燂與燂同騰其善本無魚則橫海之鯨突

之貌燂與燂同騰其善本無魚則橫海之鯨突

之貌燂與燂同騰其善本無魚則橫海之鯨突

之貌燂與燂同騰其善本無魚則橫海之鯨突

之貌燂與燂同騰其善本無魚則橫海之鯨突

反則洪漣跋于踏六吹滂去則百川倒流

蘇魚大魚橫於海中突杌高為之偃伏茹食也

蘇魚大魚橫於海中突杌高為之偃伏茹食也

蘇魚大魚橫於海中突杌高為之偃伏茹食也

蘇魚大魚橫於海中突杌高為之偃伏茹食也

蘇魚大魚橫於海中突杌高為之偃伏茹食也

蘇魚大魚橫於海中突杌高為之偃伏茹食也

蘇魚大魚橫於海中突杌高為之偃伏茹食也

蘇魚大魚橫於海中突杌高為之偃伏茹食也

蘇魚大魚橫於海中突杌高為之偃伏茹食也

蘇魚大魚橫於海中突杌高為之偃伏茹食也

蘇魚大魚橫於海中突杌高為之偃伏茹食也

蘇魚大魚橫於海中突杌高為之偃伏茹食也

蘇魚大魚橫於海中突杌高為之偃伏茹食也

蘇魚大魚橫於海中突杌高為之偃伏茹食也

蘇魚大魚橫於海中突杌高為之偃伏茹食也

蘇魚大魚橫於海中突杌高為之偃伏茹食也

蘇魚大魚橫於海中突杌高為之偃伏茹食也

蘇魚大魚橫於海中突杌高為之偃伏茹食也

蘇魚大魚橫於海中突杌高為之偃伏茹食也

蘇魚大魚橫於海中突杌高為之偃伏茹食也

蘇魚大魚橫於海中突杌高為之偃伏茹食也

龍舟大船也言其食魚鰲之類吞其大船洪
 大連浪也蹶踣流不進也勝高浪也其言翕洪
 則洪浪不進吹浪則百川逆流善曰吊屏
 原曰橫江湖之鱧鯨郭璞山海經注曰棋寒
 也突杙之高貌屢猶槩也廣雅曰茹食也莊子
 曰吞舟之魚錫而失水高誘淮南子注曰龍
 吞舟大舟劉劭趙都賦曰巨鼇冠山陵魚或乃
 踏踏窮波陸死盐田巨鱗掃雲鬢鬣刺天願
 骨成嶽流膏為洲濟曰此說窮大鯨失浪也陸
 光鹽田謂死於岸上海畔故云鹽田巨大也
 顛骨頭骨成山流脂為洞並言極大也善曰
 大頭骨成山流脂為洞並言極大也善曰
 踏踏失勢之貌踏七鄧也音鄧也善曰
 心張楫上林賦注曰鰭魚背鬣也南都賦曰森
 璞上林賦注曰鰭魚背鬣也南都賦曰森
 尊而刺曰天廣雅曰鰭魚背鬣也南都賦曰森
 時食制曰東海有魚如山之類音盧魏武西

時死岸上膏流九頃春秋元若乃巖坻直之
 命色曰積骨成山流血成淵若乃巖坻直之
 巖沙石之嶽嶽毛翼產殼候剖卵成禽鳥雛
 雛雛宜所鶴子林溲也所限反也銑曰巖坻下
 卵者乃也毛翼鳥族也產生也殼鳥子剖破其
 手初生貌言海畔山曲之中也此羣物溲毛
 也郭璞上林賦注曰坻岸也說文曰羣物溲毛
 子嶽沙石嶽嶽也嶽嶽也嶽嶽也嶽嶽也嶽嶽也
 其間鳥雛毛鶴子布滿克積羣飛侶浴戲廣浮
 深翔鷺作善本連軒洩洩世濞濞也銑曰侶亦羣
 或戲廣處或浮深處鷺飛也言飛翔自得天
 性連軒飛貌洩洩深處鷺飛也言飛翔自得天
 也洩洩貌洩洩深處鷺飛也言飛翔自得天
 飛翔之貌洩洩翻動成雷擾翰為霖作善本更相

叫嘯詭色殊音說曰翻飛擾亂也言飛動之

雨詭異也尚書傳曰擾亂也漢書趙王曰聚蚊

飛貌翰高若乃三光既清天地融朗不況陽侯

乘蹻去絕往覲安期於蓬萊見喬山之帝像

良曰三光日月星融通朗明也揚使波神躡龍氣浮三

安期仙人也黃帝陵在蓬萊復見喬山以思

龍氣橫絕往見仙人於蓬萊復見喬山以思

黃帝之像也善曰淮南子曰夫道維南子

而章三光杜預左氏傳注曰融朗也淮南子

曰武王渡于孟津陽侯之彼逆流而擊曹植

苦寒行曰乘蹻追術士遠在蓬萊山抱朴子

曰乘蹻可以周流天下躡道有三法安期曰龍

生謂始黃帝後千歲求我蓬萊山下史記曰

武帝始黃帝喬山上曰吾聞黃帝不死記曰

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神善本仙縹妙

養玉清涯宜履阜鄉之留鳥被羽翮之穆今所

反纏所宜反向曰縹歎高遠貌言食玉漿

鄉以亭安期留赤玉鳥而去鳥履被服也言於阜

視之貌魯靈光殿賦曰忽忽安期以響像列仙

傳曰赤松子服水玉又曰安期先生琅邪阜

阜鄉人自言千歲秦始皇與語賜金數千萬於

窮溟甄然有形於無欲永悠悠以長生沼戲

也窮髮之北有海天地而無欲故能長生也

鄭玄書緯注曰甄表也淮南子曰有常無
類莫尊於水莊子曰曰甄表也淮南子曰有常無
欲以觀其妙又曰且其為器也包乾之奧括
長生久視之道且其為器也包乾之奧括
坤之區善曰周其器廣大包括天地之深要
也又書傳曰區也內惟神是宅亦祗是廬何奇不
有怪不儲奇怪之宅所儲積神祗之居處
靈下者祭非惟天也說文曰儲積也曰有茫茫積
流含形內虛曠哉坎德卑以自居銑曰積眾
也言海象川所入含養羣形也內虛言水大
則受不遺巨細也曠大也北方坎為水言大
我美之也居虛也善曰海居卑故為百川長守
早故為人之主善曰海居卑故為百川長守
事於淮浦觀滄海於茫孫卿子曰不積小
流無以成河海含形內虛言水能含眾形內

虛似手謙也孫卿子曰水清則見物之形周
易曰君子以虛受人周易曰坎為水家語金
人銘曰君子卑也而弘往納來以宗以都品物類
謙謙君卑也而弘往納來以宗以都品物類
所赴下卑也而弘往納來以宗以都品物類
生何有無翰曰弘起而納來者謂聚也納大
之不自生亦何所以為百川之尊而所聚萬物
集焉百生亦何所以為百川之尊而所聚萬物
曰不自生亦何所以為百川之尊而所聚萬物
不逆高書曰江漢朝宗于海而納之
實惟河之九都郭璞曰宗于海而納之
品物言諸品物以類相生何所不有故曰九都
無言其多也韓詩外傳曰木氏海羣物以生品
物以正李元翰詩外傳曰木氏海羣物以生品
然首尾負揭狀若文章
亦將由末成而然也
江賦故善曰釋名曰江者出物不為
風俗通曰江者出物不為

卷之六

江賦

曰

者

也

其出物可貢晉中興書曰璞以中興
王宅江外乃著江賦述川瀆之美

郭景純景純河東人也性放散皆璞字

好色不修威儀有奇才璞以中興
王居江外為著江賦後為大將軍

王敦記室參軍謀逆為敦所害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郭璞字景純

河東人璞性放散不修威儀為佐
著作後轉王敦記室參軍製謀逆

為數所害又云有人見其
睡形變薨云是薨精也

容五才之並用寔水德之靈長之向也曰容數水

火金木土寔實也靈長言上善柔德廣大利

並用之廢一不可杜預曰金木水火土也

南子曰夫水者大不可極深不可測無公無

私水之惟岷山之導江初發源乎濫觴惟

也謂初山名導引也濫謂泛濫小流貌觴酒

也岷山導江已見上文南都賦曰岷山發源巖

家語孔子謂子路曰夫江始於岷山其源可

以濫觴及其至於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

可以濫觴王肅曰觴所必盛酒者言其微也

韋經始於洛沫昧攏萬川乎巴梁也洛沫二疾

水名江初出必經此二水而過巴梁二山名

言江與萬川類此二水於此二山廣漢郡

曰薛君韓詩章句曰韋辭也漢書廣漢郡

縣有漳山雒水所出入南與洛通瀛音煎

攏文曰沫水出蜀西塞外東南入江衡巫峽

以迅激躋江津而起漲濟上津峽山名迅疾

巫峽方曰盛弘之荆州記曰夾疾激上津

善曰盛弘之荆州記曰夾疾激上津

頭峽北對大岸謂之江津漲水經注曰馬極

頭峽北對大岸謂之江津漲水經注曰馬極

頭峽北對大岸謂之江津漲水經注曰馬極

頭峽北對大岸謂之江津漲水經注曰馬極

鳥量而海運狀滔天以森茫

器量朝宗於海運轉其波瀾狀如漫天也森茫

茫曰大鵬海運則將徒南慎司馬摠括漢泗

兼色淮湘并吞沅澧

沅澧也沮漳二水名摠括入江故云并吞皆相合為

流也沮漳二水橫流入江故云并吞皆相合為

出魯國卞縣至臨淮下相璜縣入淮孟子曰泗水

博落郭璞山海經而注之湘江景福殿賦曰兼色

沅陽水出山過秦論曰并吞八荒庭中心應劭漢書

地理志云入江武陵郡充縣歷山水也澧水所出入沅

水出馬而東南流注于沅江又與荆山漳源二

分於岨峽來流九派乎潯陽鼓洪濤於赤

岸淪餘波乎柴桑

曰淪激江自廬江至潯陽分爲二山名江水之

激浪於赤岸赤岸山名也餘波息於柴桑為

北江百四出馬而東流注于大江郭璞曰岨峽

尚書曰所出也岨峽山北江所出也漢書廣江郡有潯陽

廣濤興縣廣雅曰淪沒也餘波或曰赤岸在

于濤之興縣廣雅曰淪沒也餘波或曰赤岸在

漕外古表神委於江都混流宗而東會

漕外古表神委於江都混流宗而東會

漕外古表神委於江都混流宗而東會

記古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如轂之聲也

古震虎牙嶨禁豎樹以屹乙魚萃荊門閼

作竦而盤善本礪山鏡曰虎牙荊門二山名

也竦立也盤屹萃高貌善曰盛弘之樓荆州記曰

亦立也盤屹萃高貌善曰盛弘之樓荆州記曰

郡山西名江六十里南岸有山對楚之名曰西塞門北岸

石壁紅名曰虎牙二山相對楚之名曰西塞門北岸

開壁紅名曰虎牙二山相對楚之名曰西塞門北岸

迴以懸騰溢寸普流雷响而電激江鏡曰深急

激岸石而或懸圓流故云圓淵也九迴者言深

而如雷响之聲疾如電光之激波而迴者言深

子盛如雷响之聲疾如電光之激波而迴者言深

賦曰曰高峻嶺以造天磐礪之練也西京圓淵九

駭浪暴灑驚波飛薄迅復增澆湧湍疊躍

止也迅急復迴增高也澆謂急波疾灑或飛或

騰也言波急復迴增高也澆謂急波疾灑或飛或

荒切古砮巖鼓作淵澆灑湧湍疊躍

激巖之聲也淵澆灑湧湍疊躍

冬無水曰泉有水渠灑湧湍疊躍

并濟漢洑洑皇德灑湧湍疊躍

善本洑洑皇德灑湧湍疊躍

奇感本洑洑皇德灑湧湍疊躍

見上之貌深遠徹呼如地裂豁若天開深穴言

不旋之貌深遠徹呼如地裂豁若天開深穴言

水為烈風所以四浪起中為深穴則礮然

如地裂風波既息煙霧盡銷則豁然若天開

善書曰礮豁開貌易曰天開東北廣十餘丈崩觸

曲涯作善本以縈流作善本駭崩浪而相礮迴

反旋浪驚崩則相擊也善擊也浪相擊也岸則

鼓合苦窞以瀾萌勃乃溢普湧而駕隈谷良曰

也瀾而水聲也波浪分散曰溢湧言波浪鼓

穴窞而有聲或分湧分駕於山隈隈曲也

善曰窞亦窞之類也善擊也水聲魚則江豚徒

海豨喜叔鮪于王鱣也鱣也練練鱗特鮒流

曰海豨豨豨頭身長九尺似郭璞爾雅曰鱣魚其狀如大鱣

者猶璞曰王鮪屬大者王鮪小者鮪曰鮪魚其狀如大鱣

滑而鳥翼出入有光其音鯉音如鴛鴦山鯉曰鯉魚其狀如大鱣

其狀如鯉鯉居楚辭曰赤鯉音如鴛鴦山鯉曰鯉魚其狀如大鱣

舊說曰鯉似鯉居楚辭曰赤鯉音如鴛鴦山鯉曰鯉魚其狀如大鱣

魚黑文鯉狀如鯉山鯉食之腫魚何所出王遠音曰鯉魚其狀如大鱣

曰鯉或鹿骼象鼻或虎狀龍顏也翰曰倫廣雅

似此尺餘有角也腹下有脚如海異物志曰鹿山魚

長二尺餘有角也腹下有脚如海異物志曰鹿山魚

經注曰鹿角曰鹿角曰鹿角曰鹿角曰鹿角曰鹿角

甲錐罪七錯煥爛錦斑揚馨掉尾噴問普浪飛颺

甲錐罪七錯煥爛錦斑揚馨掉尾噴問普浪飛颺

甲錐罪七錯煥爛錦斑揚馨掉尾噴問普浪飛颺

甲錐罪七錯煥爛錦斑揚馨掉尾噴問普浪飛颺

甲錐罪七錯煥爛錦斑揚馨掉尾噴問普浪飛颺

甲錐罪七錯煥爛錦斑揚馨掉尾噴問普浪飛颺

蝦音避志曰海月大如食又口目有肉正圓常死如小兒臂其柱如搔頭大如食又腹似蚌蛤舊說曰螺蚌狀如蟹而小如鳥頭南向異物志曰鸚鵡螺狀如蟹而小如鳥頭南向腹南越志曰玳瑁長寸餘大者長二尺三寸腹中蟹子如榆莢合體共生俱為蛇正白蒙濛如海岸間頗有水母東海謂之俱為蛇正白蒙濛蝦依隨之物有智人則驚此物亦隨之而沒蛇有音除嫁切字紫坑岡如渠洪蚶專車向曰如車並除嫁切字紫坑岡如渠洪蚶專車向曰如車渠之寶洪善蚶似蛤大者四五寸獨充一車故云專車實洪善蚶似蛤大者四五寸獨充一車故云

紂鄭玄曰渠岡也高海甘切國志曰蚶則防風氏其骨節專滿也專車瓊蚌晞曜以瑩珠石蚶居賈達曰專滿也專車瓊蚌晞曜以瑩珠石蚶居則生花冬則死故公應節以晞曜向善曰蚶形如龜脚得春雨則生而裂南越志曰蚶似草華廣雅曰蚶范如龜脚得春雨則生而裂南越志曰蚶似草華廣雅曰蚶也花居諸森衰以垂翹玄螭力而礮烏礮如蠶也反向曰螭螭力而礮烏礮如蠶也反向曰螭貌善曰南越志曰螭不也螭尾有數條不尾也臨海水有物狀如蠶螭長七尺南越志曰螭不螭形如馬蹄其形高下不平頭尾有數條不喂礮不平之貌礮或泛澹

餘糧星離沙鏡鏡向曰餘糧也離羅也言如兩電

之布星之羅列言多也餘糧善曰電布星離言

擬楚篇曰光滅星離舊青綸競糾縲組爭映

良曰青綸縲組二草名皆有彩色也糾亂爭

交也言多而交亂為暉映也善曰爾雅曰

之糾縲也縲似組東海有紫黃本轉善熒擘以

紫也髮多貌研石也謂生於石上熒擘善曰

明貌南越志曰海藻一名海苔生於石上通俗

也文曰髮亂曰鬢髮說文曰覓滑石石帆平蒙

龍以蓋嶼序萍實時出而漂泳石音詠草名蒙

龍之多密貌出者不常有也萍實者楚王渡江得

賦注曰石帆生海嶼曰楚昭王渡江中流有海

物大如斗負而赤直觸曰舟舟入取之王大

怪使聘魯問孔子曰子觸曰舟舟入取之王大

剖而食之吉文曰唯霸者為能得馬王肅曰

其下則金礦丹礫雲精燭銀瑒麗柳留璿

瑰曰水碧潛昏善曰說文曰鑛並寶物也古

入地萬歲不朽穆天子傳曰乃披圖視典曰

天之子之賢瘠疥屬也又曰瑒曰石之有精光如燭

海經曰大荒之屬也又曰瑒曰石之有精光如燭

玉類也潛昏郭璞曰水鳴石列於陽渚乎

卷之二十一

磬肆乎陰濱銑曰鳴石似玉撞之聲聞數千

陽肆亦可為磬善曰山北岸故云陰濱水南曰

郭璞曰晉永康元年襄陽郡上鳴石似玉色

青撞之聲聞七八里尚書曰四濱浮磬孔安

國尚書傳或頰迥彩輕漣或焔涓曜涯鄰向

曰肆陳也或頰迥彩輕漣或焔涓曜涯鄰向

或光色也而相連或別雅於水畔言珍寶之物

已見上文說文曰焔水切林無不溽岸無不津

崖間觀觀然也力因切水而木潤淵生珠而岸

善曰溽津皆潤也言朱玉之所出林岸皆溽

不枯廣雅曰溽濕也鄭其羽族也則有晨鵠

天鷄鳩絞鷲鷓鴣也晨鵠天鷄鷓鴣鷲鷓鴣

皆鳥名鳩善曰山海經曰大鵠天鷄鷓鴣鷲鷓鴣

璞曰晨鵠天鷄鷓鴣鷲鷓鴣

而身赤尾郭璞曰音窈窕之窈如鳥青身

經青黃其狀如鳥郭璞曰音窈窕之窈如鳥青身

切陽鳥爰翔于以玄月於也陽鳥爰翔于以玄月於也

至也千類萬聲自相喧聒灑翮䟽風鼓翅

翻許翮毛羽洗濯於水疏理於風翮動也

貌曰翮翮與翮同揮弄灑珠拊拂瀑蒲末善

切沫於翰沫於翰連珠賦曰揚素波而為沫也集若霞布散如雲豁產

文選

卷

毳他積羽往來勃碣其列反而多銳曰言羣鳥
光之亦散又如雲氣之豁開也龍落毛也積
羽地各方千生羣鳥產乳解龍毛之處也積
地名亦鳥之所遊也善曰字書曰征行疏沙
也從與龍同音啣竹書曰善曰字書曰征行疏沙
千里積羽行千里漢書曰勃海郡東有碣石謂
都勃也伏琛齊地記曰勃海郡東有碣石謂
之勃也力祀積忍之薄於濔濔協計捷連森嶺
而羅峯良曰搆祀皆棹也森高聳貌此木叢
生羅列於岸善曰棹南子曰南遊江濔許
慎曰濔水涯也音濔挑枝簪筠當實繁有
楊棹亦二木名也音濔挑枝簪筠當實繁有
叢葭蒲雲蔓櫻一以蘭紅名實繁有叢言綠
江皆生也葭蒲草名櫻謂絲色相扶也雲蔓
言如雲相連葭紅澤蘭也

奇賦注曰批枝竹屬也雲蔓言多而無際也
資管竹生水邊長數丈可為杖吳都賦注曰
也采色相映也紅龍舌揚皜果聃二擢紫茸本
也而陰潭隩六被長江翰曰皜白也潭深出
也隩曲也言衆草花葉蔭於深水之曲被長
江之岸也善曰皜白也蔭於深水之曲被長
曰隩也郭璞曰皜白也蔭於深水之曲被長
今江東呼為蒲隩曰繁蔚尉芳籬隱藹水松涯
灑芋千策切見潛蒼外葱龍繁蔚隱藹水松涯
芳蘼水松香草名涯岸也水木雜生曰灌蒼
深蘼也芋蘼香龍青盛貌言滿於涯灌之
善曰蘼側蘼生也草也似水薺水松藥草名也
涯蘼側蘼生也草也似水薺水松藥草名也
龍皆魚鱧六躄巨躄俱於垠隰險魚獮
盛貌也魚鱧六躄巨躄俱於垠隰險魚獮
類獮睽失瞞穴呼乎廢去空有足躄行二魚名

歸馬而不盈尾間水之深從海而不虛標之以翠翳

泛之以遊菰善曰標猶表識也水翳草之翳木蕩之動故云游

芒種挺自然之嘉蔬言稻非人種而樹之自生於國尚書傳曰播

也嘉蔬鄭玄曰嘉善鱗被菱荷攢布水菰力翹

莖漢問藥濯穎散裏其多如菱荷水菰並草名

布之翹舉漢散藥被花也濯洗穎穗散開其苞

徒我流光潛映景炎我動貌流光彩善曰行委隨風之貌明潭施盛於

則有雲夢雷池彭蠡青草具區洮姚滿翻珠

善本漣丹滌善曰並湖澤名與江

曰錄名也雷池在瑤尚書曰彭蠡既湖具區亦

沆朗漾晶了漾沈湊晶深廣貌善

文卷一

曰七發曰極望成林鄭玄禮記注曰極爰有
 盡也沆瀣廣大之貌魯深白之貌曰極
 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達傍通幽岫窈
 窕也窈窕深也巴陵地湖名巴陵郡名
 水底潛通諸神也巴陵地湖名巴陵郡名
 奇狀也潛通諸神也巴陵地湖名巴陵郡名
 在長沙巴陵縣南太湖中無所不通曰
 洞庭穴道潛行水底云無所不通曰
 達通者穴道潛行水底云無所不通曰
 交通者穴道潛行水底云無所不通曰
 綽子會粹其表驪蚪渠膠居其址止梢雲冠
 其鏢也地反幽岫之瑱飾也綽五色彩也表外
 云飾其裏也瑤珠之寶怪石之珍生其內故
 云冠戴也鏢也善曰穆天子盤於河伯曰示汝黃
 也於山頂言龍子深泉之底瑞雲

金之膏郭璞曰英王有英華之也洵音綽存經
 授神契曰玉珠怪石似玉也瑤珠之寶怪石之珍生其內故
 石郭璞曰珠九重之泉故云綽其與綽同謂文林之山多怪
 小雅曰雜采曰綽其與綽同謂文林之山多怪
 於九重之泉故云綽其與綽同謂文林之山多怪
 珠在九重之泉故云綽其與綽同謂文林之山多怪
 曰參則出也孫氏瑞龍領下稍雲瑞雲人注
 德至則出也孫氏瑞龍領下稍雲瑞雲人注
 稍然也嶽山巔也海童之所巡遊琴高之
 爾靈矯翰曰此海中飛舉而遊也善曰海童
 已見上文列仙傳赤鯉魚來泊一月復入
 年去八石中乘赤鯉魚來泊一月復入
 水去方去來其矯也水善本夷倚浪以傲睨
 言龍而去來其矯也水善本夷倚浪以傲睨
 五龍而去來其矯也水善本夷倚浪以傲睨
 計江妃含颯而聯少撫凌波而鳧躍吸翠
 霞而天矯含颯而聯少撫凌波而鳧躍吸翠
 霞而天矯含颯而聯少撫凌波而鳧躍吸翠

倚波浪以瞻望江妃感眉而遠視翠霞江上
青氣也天矯飛騰貌言仙人撫凌波又似
善鳥曰山海經曰從極之川唯夷恒都馬騰也
夷與天而乘龍郭璞曰傲睨於萬物傲睨自
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可及也
寬縱不止之貌列仙傳曰江婁二女出遊江
濱鄭交甫所挑者孟子曰廣雅曰綽而
聯曰遠視貌去言曰廣雅曰綽而
注曰撫以手按之也廣雅曰綽而
春食朝霞者曰始出之赤氣天子明經曰
貌若乃宇宙澄寂八風不翔翰曰言風波不
曰四方上下謂之八風條風助庶風清明風
淮南子曰天有八風條風助庶風清明風
風涼風閭闔風蕭蕭而選其末舟子於是擲
洞簫賦曰翔風蕭蕭而選其末舟子於是擲
女棹涉人於是擻榜善行舟者擻執也舟子
角

人濟水老棹榜整人船具而行者也應
毛詩曰招招舟子人船具而行者也應
權也注曰孟孟切也王逸楚辭注曰擻船
運舩舩舩舩舩舩舩舩舩舩舩舩舩舩舩舩
善名曰劉船舩舩舩舩舩舩舩舩舩舩舩舩舩
預者左氏傳曰楚敗吳於笠澤也
桂也才管曰切也
交益投幽浪平竭南極東荒或漁或商越
漁謂捕魚人也商謂販賣也言流也
九名浪樂浪郡也竭謂盡也言流也
南窮東荒之外東荒海東也言流也
汜泗從之毛萇曰逆流而上曰泗
尚書傳曰或順流而下曰交益二州名也
或農或商或佃或漁交益二州名也

水經注卷之二十一 泗水 三十一

順風波以南年北子霧宵晦不能徧也爾乃域之
以盤巖豁之以洞壑疏之以海河汜似鼓之
以朝夕為良曰域界也洞深壑海也言江以大入
于海施記謂江水善曰尚書曰施潛既導孔安
上書曰遊曲臺臨上路不見如朝夕漢書投棄川
流之所歸湊雲霧之所蒸液珍怪之所化產
瑰作善本竒之所窟宅川流皆歸聚也江海下故
液蒸為雲霧珍怪瑰竒謂珠玉龜魚之類也
化變化也產生也窟宅居也善曰王逸
楚辭注曰山雲蒸而柱琴賦曰蒸靈液以瑤雲徐
南子曰山雲蒸而柱琴賦曰蒸靈液以瑤雲徐
文偉曰鬼偉也又曰怪鳥獸也說納隱淪之列真挺

異人乎精魄播靈潤於千里越岱宗之觸石
翰曰挺生也隱淪謂賢人隱跡漁釣者列真
仙人也挺異人乎精魄播靈潤於千里越岱宗之觸石
得江山之英靈也布潤千里言水德廣遠也
岱山雲觸石而起不崇朝而流於天下言江中
起雲霧疾速乃起也神也朝而流於天下言江中
天四神人五一日超也神也朝而流於天下言江中
海壽曰先真說文曰壽曰壽曰壽曰壽曰壽曰壽曰
孫弘贊曰真說文曰壽曰壽曰壽曰壽曰壽曰壽曰
是謂魂魄公羊傳曰壽曰壽曰壽曰壽曰壽曰壽曰
有能潤乎百里者曰壽曰壽曰壽曰壽曰壽曰壽曰
膚寸而合千里何休曰壽曰壽曰壽曰壽曰壽曰壽曰
爾海潤于千里何休曰壽曰壽曰壽曰壽曰壽曰壽曰
也無海與雲雨及千里及其譎決變儵叔况
符祥非一重應無方感事所出速也方常也疾况

文選卷之二十一
三十五

言謂詭變化離合疾速有如符契而為笑祥
蓋非一狀也感事謂致感具雲世善曰况
安國尚書傳曰方神妙無方經紀天地錯綜人
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無方經紀天地錯綜人
術妙不可盡之於言事不可窮之於筆錯綜人
而為地謂廣大利育萬物也人術謂樂道法
織為政言其妙理不可窮也地術謂樂道法
附漢書五行志曰則經紀地紀如淳曰錯綜人
匹帛之屬周易曰錯綜羣數王肅曰錯綜人
交也綜理事也仲長子昌言錯綜人情若乃
岷精垂曜於東井陽侯遜寸形乎大波岷山曰
之精地上為東井星遜是陽侯波神史記曰五
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後精上為井絡史記曰五
星聚為東井陽侯水其神能為高誘淮南子曰
陽國侯溺死於水其神能為高誘淮南子曰
而死登遊也三年奇相去得道而宅神乃協靈爽
而形遊也三年奇相去得道而宅神乃協靈爽

於湘娥良曰宅居協合也奇相者人也得道
俄俱為神也懷湘娥王逸楚辭注曰堯之二
湘水之中因駭黃龍之負舟識伯禹之仰嗟
為湘夫人也駭黃龍之負舟識伯禹之仰嗟
輸曰駭驚也禹濟江有黃龍負舟舟人大驚
禹乃仰天而嗟曰余受命於天竭才養人春
死命也何憂方濟手江黃龍負舟舟中人之
秋曰禹南省方濟手江黃龍負舟舟中人之
五色無主禹仰視天而嘆曰吾受命於龍焉
力以養民死命也余何憂於龍焉龍俛耳竭
尾而壯荆飛之擒蛟終成氣乎太阿良曰荆
逃而壯荆飛之擒蛟終成氣乎太阿良曰荆
太阿寶劍從楚王渡江斬蛟風乃止故思而
起兩蛟挾舟飲飛以劍斬蛟風乃止故思而
壯之終能成劍之神氣干遂反波江氏春秋曰
荆有飲飛者得寶劍於干遂反波江氏春秋曰
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次飛之拔寶劍曰此江中
腐肉朽骨也赴江刺蛟殺之荆王聞之任中以

卷之六
二
三
六

